

新中國

第八卷 第六期

第四十五號

八

月

號

王岑·語言的禁忌

陸向·馬弟尼·書簡抄

石雨·沉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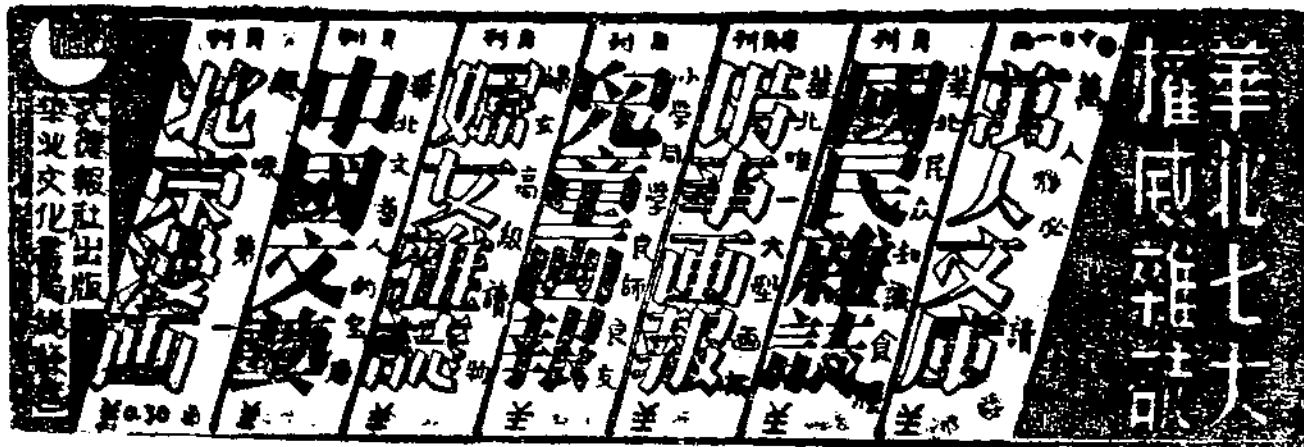
曹原·前夜

維拉·無題的故事

黎建青·風雨三期

中國文藝出版社

求知寶庫



歡迎訂閱

總經理

華北文化書局

北平王府井大街一七一號

分銷處

凡希望訂閱者祈先期付款（現金）不收郵票

- | | |
|-------|---------------|
| 通州分局 | 宜外鐵門十一號 |
| 石門分局 | 石門市至善街一五〇號 |
| 青島分局 | 青島市山東路六號 |
| 徐州分局 | 徐分市公園前巷二號 |
| 順德分局 | 順德城內中山西街十一號 |
| 開封分局 | 開封新興西街八號 |
| 新鄉分局 | 新鄉車站東二條大街北頭路南 |
| 大同分局 | 大同城內大東街九二號 |
| 京郊擴張部 | 北京舊鼓樓大街酒鋪局三九號 |
| 秦皇島 | 秦皇島西後街十八號 |
| 唐山分局 | 唐山市福星中街十七號 |
| 保定分局 | 保定東大街一九〇號 |
| 濟南分局 | 濟南城內后宰門街十六號 |
| 烟台分局 | 烟台市廣仁路十四號 |
| 太原分局 | 太原市成方街康寧巷三號 |
| 邯鄲分局 | 邯鄲車站新民大馬路中間路南 |
| 運城分局 | 運城阜巷八號 |
| 張家口分局 | 張家口新開大街二道井巷十號 |
| 厚和分局 | 厚和三賢廟巷七號 |
| 德縣分局 | 德縣城內大寺街二號 |
| 濟安分局 | 濟安上東街琉璃巷二號 |
| 武德報社 | 北馬路館亭西箭道二號 |
| 天津分社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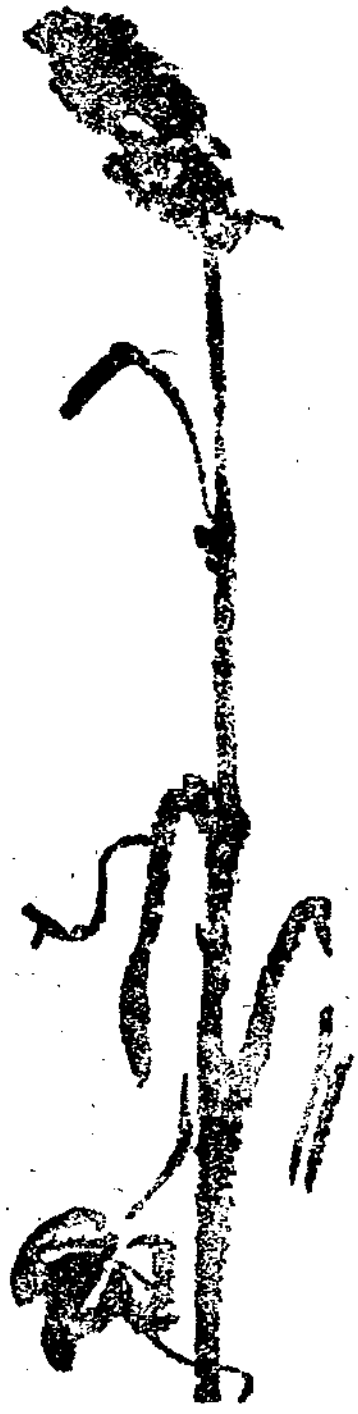
經銷華中南及滿洲雜誌

中國文藝

第八卷 第六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



中國文藝

第八卷·第六期
民國三十二年八月

目錄

談藝文

- 自然與人事……………葉非(四)
- 關於兒童文學……………孫知(五)
- 「南」與「北」……………維本(六)
- 談情感……………陸嘉(七)

隨筆□書簡□散文

- 語言的禁忌……………王岑(九)
- 讀詩偶記……………林夢窗(三三)
- (簡) 書簡抄……………陸向(二二)
- 駱駝吟……………馬弟尼(二四)





飄流……………田荒(四二)
 夜半……………狂夢(四三)
 採菜者(哈遜作)……………裕如譯(四〇)

沉憂(長詩)……………石雨(二二)

三詩三
 海棠……………聞青(八)
 江邊……………范舒(八)

世界文壇消息……………汀生(四〇)

前夜……………曹原(四五)

秋收……………柏綠(二〇)

地平線上的人……………魯施(三五)

逐流之歌(七)……………謝人堡(五〇)

無題的故事(菲律賓·維拉作)……………野萃譯(二六)

沒點心吃的時候(奧尼爾作·劇本)……………紀雲龍譯(一六)

風雨三期(書評)……………黎建青(三一)

徵文 教師節 教師節的一日……………王若雲(五四)





自然與人事

無論在何時代裡，凡偉大的文藝作品都是描寫有意義的題材的。

文藝的本質是在於表現現實的社會生活，而運用生動的形象。所以一個偉大的作品必須能生動地寫出真實的社會生活，深刻地表現出歷史的前路。

根據這個標準來檢討我們文壇上的小品

散文，必然地使我們對於一些作品感到不滿；因為它們都只映出了山光水色，春花秋雨，從那裏簡直找不到人類的氣息，觸不着真實的生活更說不上表現歷史的前路了。

例如現在的有些刊物裡，時常發表些某某山遊記，甚至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現在也要再來一個「追」記。可是拿過來一讀

四

呢，却不過是些白石黃泥；即使也有的提一提村莊旁樹梢頭上的炊烟，和橋夫肩膀上的汗珠，但是也僅只是「描」一下吧了，再不會說到別的什麼，實際上，這些也還是被作者們當做自然界裡的事物來寫。像這一類的作品，對於一般要從文藝作品中吸取些生活力，或從文藝作品裏認識社會的面目的人們，究竟有什麼意義呢？倘若說文藝的本質在於用生動的形象表現「現實的社會生活」這一個命題沒有錯誤的話，我真不知道那些純粹描寫自然景物的小品文還能不能算得上真正的文藝作品。

小品文的作家脫來耶珂夫曾說過：「小品文是報章文學和文藝中間的匯合處。所以小品文的使命必須是靠着藝術手段的幫助，描寫現實生活中間真正發生過的事件，使讀者深切地注意到這些事件中包含的意義。」並且接着說，爲了使小品文適宜於表現那時時刻刻在變動着的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小品文的特點應該在內容方面是零星的記述，在形式方面是短小峭拔的文體。

高爾基也解釋過，「任何小品文所要描寫的對象，不是大自然而是人。」

這些話雖然是根據着當時的社會說的，但是這種現象是有時代的意義的，所以小品文在中國，它的使命還是「描寫現實生活中間真正發生過的事件。」

這種現實生活的描寫，也只有從人們的行爲中能表現出來，是無法把它滲進對自然景物的純粹描寫裡去的。所以我們應該向現在一般小品散文的作者提出如下的要求：請把現實生活裡的人類的行爲作爲任何一篇小

關於兒童文學

最近，似乎又有人漸漸注意到兒童讀物的問題，默默的出了幾本書。

「兒童文學」這一名詞大概是「五四」時才正式被提出來；但是它却始終未曾佔有文壇上重要的地位，而被放在「文壇」那個範圍之外的。所以它以後的進展也非常遲緩，作品的產量異常稀少；然而在稀少之中也還有一些，那一些是什麼呢？

設若稱得起「翻譯」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說二十年來兒童可接受到的一半是翻譯西洋作品！——不過，就作品本身看來，却是片斷的割裂的，也有改頭換面的。我們常見到的王子，仙人……的一類的東西，便是屬於「遠方」，那幾部作品也說是絕無僅有了。

其次我們還見到了大批神奇故事的「製

品文的題材不要只單純的描寫自然。

我們認爲，惟有和人們的行爲配合起來，統一起來，對自然的描寫才有意義。

(葉非)

造」這類的作品是道地的「國產」，內容上純粹是超人間的幻想，只不過抓住一部份兒童好奇的心理而已。事實上這和現在報紙上流行的「武俠小說」之類的東西，又差得多少。

屬於第三類的是民間故事，歷史故事等。前者大半是傳說的東西，固然沒有真實性，却更容易把兒童引進懷疑，幻想的路途上去。後者，歷史的故事，常用皇帝，臣子的題材，沒有新的意義注入，也不知不覺地會把封建意識灌輸進兒童的腦裡。

擴大起來，說到整個的兒童讀物，這些年來又出了些什麼呢？兒童需要科學的，史地的，各類基本的常識，然而他們得到的是什麼？有的像翻譯過來的伊林童話「十萬個爲什麼？」「幾點鐘？」「書的故事」等，因爲還能保持原作者的精神，文字，即是它

本身是善良的，所以還是可以一讀的東西。至於國內自己的產品大半全流於「講義式」的敘述，不但沒有把常識告訴給兒童，甚或混亂了他們的清潔的頭腦。

今後，我們希望文壇上的作家，也要担負起一點責任來，不要再把兒童文學拋在「文壇」領域之外。張天翼先生曾有幾本童話的創作，却還是新奇而需要的。

由於上面那類「兒童文學」看，「內容」的故事上沒有切合現實的，至少現在的兒童文學，體裁是要合乎現實社會的；即是現社會人生真實的反映，在整個的故事內容上須是非常明晰的，趣味的。兒孩讀過要有一個印象，而這「印象」不是神怪，新奇，封建思想，必然是告訴他們怎樣去認識社會，怎樣做一個現代的人；所說的趣味，不是「油腔滑調」，也不是在文字上醜澀，而是在正當範圍內增加兒童閱讀興趣的工具。

最後，我們還得注意到文字上的技巧問題，因爲兒童並非只是要知道故事的内容，他們同時也要學得寫作上的技巧。這二方面就需要正確的用現代通行的話，也就是合乎「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的語言文字。他們由這裡才可以學得到運用文字的技巧，至於一般的兒童，讀物也要「文藝化」了，寫得非常簡捷，這責任就要現在的作家們負起了。

(孫知)

「南」與「北」

關於「南」與「北」之說法，歷來是多種多樣的。

有一個定義是，長江流域的所謂「南」與黃河流域的所謂「北」，依自然環境說，具有極大的區別。因此，對於人民思想和感情的影響，也就有了顯著之出入。什麼「文勝質」，「質勝文」，構成了思想方面的劃分；而「華麗」與「樸實」鑄就了感情方面的差異。這是較為悠遠一點的論斷。

略新一點的見解是，「海派」與「京派」，問題擴大和演進的結果——在「南」與「北」的文藝工作者之間築起了一道無形的分界線。據說，居留在滬上的作者屬於「海派」，居留在京的作者屬於「京派」。前者往往愛翻弄一些新花樣，後者却一味埋頭苦幹。前者的拿手好戲是出風頭，後者却虔誠的遵守了實際主義的信條。

說法盡管多，但主張方面最有力的，大約許算以上二種了。

這二種見地究竟在理論的基礎上具備了

怎樣的科學根據（譬如它們過份強調了地域的因素，和對於當前客觀政治環境和經濟生活的忽略或認識的不足），這裡姑且不談。我們先來看一看所謂「南」與「北」這條無形的分界線的實際給予中國人民精神生活之影響。

有一種近年雖然不掛在口頭上，然而久已生根在一般人心裡的「優」與「劣」的觀念，仍舊在這個問題上佔着相當大的勢力。但所謂「優」與「劣」的劃分，究竟以什麼為標準？却從來就含糊得厲害。結果，每每不是歸結到直覺的觀察，就是從自然條件的限制上來尋求一種解釋。好像生在黃河以南的人本質上更多接近於「靈性」，而生在黃河以北的人則「銘頑不化」；或者，反轉來說，北方人民多富於「勇武」精神，而南方人民比較，偏具「文弱」氣質。這種論調在理論上，正確與否的問題，在二十世紀人類的科學思維方式的鑑照之下，自然只能博得我們一笑而已，但它在一般人民——我們先不

計較這個成分的多寡）心目中投下的陰影，却依舊是，「南」與「北」在思想，感情，文化上，趨於融和的一大障礙。

前面略微提過了，這種錯誤觀念更進一步發展的結果遂釀成了「海派」與「京派」的互相輕視，而且擴大為「南」與「北」的對立。而且情勢似乎也相當的嚴重，於是有人在大聲疾呼：「尤其是當此交通利器突飛猛進，原動力已由蒸氣而電氣了，工具已由舟車而飛機了，難道同為中國人之間，還一任其隔閡至此麼？」

是的，我們認為這的確是當前文學界的一大危機，雖然這以危機的程度更甚於「海派」與「京派」的對立或隔膜，而且這個危機本身的範圍還在「文壇」以外，但我們且不要忘記了展開在我們眼前的一線曙光，這便是「南」與「北」人民對於消除這條無形的分界線的希望和要求。我們以為凡是敢於正視現實的人，誰都不至於否認這個以「大東亞戰爭」為契機，正在普遍的滲透於中國人民的無限巨大的動力；這個動力現在是一天一天的增強起來了，在它向前推進的過程中，對外方面可以決定東亞的安危，對內方面可以決定中國的興亡，自然，就這個動力的本身來說，是需要全民族一致參加。而且勢非如此不可。因此，它首先要全體的大團結，從前的「南」與「北」，舊的「海派

「與「京派」，都必須統一在這個動力的旗幟之下，以同一的步調走向新中國的復興大道。

我們不問地域上的「南」與「北」，我們同樣是黃帝優秀的子孫。在建設我們的國家的途程上，我們同樣貢獻了偉大的力量。在民族的生存史上，我們同樣刻下了光輝的業績。因此，在未來的奮鬥與創造中，我們還要同樣無分彼此的去發揮我們的神聖之力

談情感

誰都知道藝術作品是最能直接地打動人類情感而使之興奮，激昂，乃至于流涕的，這可以說是藝術的機能了，「藝術是人與人間的精神的結合手段之一」這話的意義也在這裡。所以，藝術作品表現出來的感情愈高，這作品愈加能夠適合的，和別的諸條件一起完成了當作文化的手段之自己任務。

但是，還和沒有無內容的形式一樣，沒有思想的感情也是不會有的，它的所以能够使人興奮以至于涕泣，就是因為它告訴了人們一些什麼和應當怎樣。倘若我們說感情

我們要打破傳統的「海派」與「京派」的含有惡毒意味的說法。我們都是中國文化的承繼者，在建立中國文化的過程中，我們都盡了一個實際工作者的責任，而且今後我們還必需保持我們已經的光榮的紀錄，去發揚和創造中國的文化。

借用一句現成的話：

「大家認清時代與環境，聯合起來！」

(維本)

的感情，那麼變成一種空洞的言語上的遊戲了，把這樣一個東西去對誰說，都只能使人莫明其妙而已。一點也不能叫人懂。那麼，收到一定的效果當然就更談不到了。

在一定的環境裡生活的人，便形成一定的生活感，即一定的思想，因而也就形成一定的感情了，在這裡我們明白了情感也並不是超乎萬物之上，飄渺不可捉摸，它和它的一切東西一樣是一個歷史的產物。

為什麼守財奴不能就失去了的金錢而歌詠呢？那理由極簡單，他即使就自己的損失

而歌詠着他的歌也仍不使什麼人感動的，換言之，就是對於他與別人之間的合法的手段是沒有的。

跟着每個社會型的確立，在這社會裏的人們也慢慢地相應於它的型而在心裡上也形成一種特殊的「型」了。這種型溶化到藝術形象裡便產生出一定的特殊的藝術作品；不過，我們要明白，這只是一般的說法吧了。

那麼，脫出這種特殊的統制着時代的感情的藝術製造，當然會失去它的人與人間結合的機能了。不過，還不可忘記這也是一般的說法，只有相對的意義。

這裡，感情的一般性與特殊性成爲問題了。愛情的歌詠不能只走「愛」的歌詠。比如說：親子的愛，朋友的愛，以至于同性愛，都有各自的特殊形式，而在各種不同的形式中貫穿着的只有一個抽象的「愛」。時代通過了藝術家個性的屈折去選擇一個的一定「愛」的特殊型來。

偉大的藝術家之所以偉大，便是因為他能够發見在他生活着的環境裡一般人們的「心」的「型」，而造成了他的藝術品的「型」。

(陸嘉)

海棠

聞青

我喜歡

海棠紅如杏花清秀，

春天是

艱辛幸福的源泉。

秋天

我對坐秋的海棠的時候；

隨滿天細雨就

安適的睡下了。

江邊

范舒

行走在江邊的平沙，

夕陽拖長行人的步伐；

不會有蕭蕭的馬鳴，

隔岸有漁船的橫斜。

眼前佇立着一隻白鷺。

臨流顧盼若有所悟；

遠行人值不得驚訝，

竟展羽翼在沒入蘆花。

編輯小記

這是八卷的最後一期了，編完了這一期再回顧一卷的內容，覺得過去對於讀者的貢獻還不太多，也就是距離讀者的理想還很遠，除了篇幅和續稿的限制外，這一期儘可能容納了各部門的稿件。在散文中除純散文外，並登了書簡與隨筆四篇，劇本的創作少見，這次只好濫用了一篇譯文，石雨先生近來很少作品發表，這篇長詩想亦為讀者所愛好。

從下一卷起，預備多登幾篇長的稿件，尤其是小說創作，每期當較儘可能的容納兩三篇，聞國新先生的「蓉蓉」已由作家協會出版單行本，現已付排，本刊暫時停止發表，謝人傑先生的「逐流之歌」二期內可登完。「楓了色的朱門」稿稿未到期，「秋土」正由作者修改中，以致這期都未能發表，是應在這種聲明的。



語言的禁忌

岑 王

以每逢陰曆年上，總要貼一張紅條，在上邊寫着：

「老少之言，百無禁忌」。

這張紅條正足以證明他們藉多禁忌，所以寫了出來，意在逢凶化吉，而紅色的紙條在他們認為正是逢凶化吉的妙具。這在我們想來，確實有些滑稽；但禁忌之由來，在於辟凶趨吉，却由此可見矣。

在北京的舊式家庭中間，除夕或元旦，忌諱說「沒有」，忌諱說「少」，譬如大年三十晚上，酒已經喝完，室內早已空空如也，但這時如果有人問：

「甕裡還有酒嗎？」

那答談的總要回答：

「有，多得很呢！」

這雖與事實不符，似乎自欺欺人，但雙方却都能心照，彼此笑笑，續上酒，接着暢飲。問話的人，倒反許悔悟自己的話開得唐突失禮了。所以那天晚上，爲了說起來吉幸，就連菜都有講究——至少，要有一盤煮首稱寶加鱸，還要有一碟魚肉；前者叫做「富貴」，後者表示「有餘」（有魚雙關有餘），「富貴有餘」，這是多麼吉利呀！

有一個通常傳說的笑話，最可以說明這種禁忌的情形：據說某官有僕曰高升，性情懶惰，而滑稽多智。起初雇用他的時候，約定以大年初一爲每年決定去留之日，每逢大年初一，這僕人便問道：

「老爺今年還要不要高升？」

主人本來有心散了他，但是如果回答道：

「老爺今年不要高升！」

則藉不吉幸，爲取吉利所以只好回答：

「周禮」地官：

「誦訓家道方歷，以詔辟忌」。

這里所說的方歷，就是四方言語之所厭惡，把各地所厭惡的語言揭示出來，爲的是使人明瞭以後，知道避諱，知道禁忌；可見古代的語言，便早已有了禁忌，甚至設有官職，專門掌管。至於現代，雖然沒有「誦訓」，但是語言的禁忌還是有的，尤其是在村婦村夫之口，以及街談巷語之間，這種禁忌特別的多。

普通，在言語之間，往往有爲對方所厭惡者，這種厭惡的語言，有時是嘲笑他人的工具，但有時則無心中說了出來，事後悔悟，連自己也覺掃興，受過新式教育的人，或者還不把牠當做一回事，倘使在一般迂儒或老太婆面前，那便格外嚴重；在曆書上要寫上「夜觀無忌」的字樣，夜夢作了惡夢還要在門上寫道：「宵無匪賊，札聞弘厥」（意即夜夢不祥，書門大吉），他們的禁忌本來就很多，當然在言談之間，也不會逃過例外，特別是在過年過節的時候，更要格外謹慎，所

「老爺今年還要高升！」

因此，主人雖然恨他懶惰無爲，但是結果一年年的積攢下去，終於把他無可奈何，這雖是笑話，但藉此便可以想像到他們避凶趨吉的心理了。

其實，這種禁忌決不限於過年過節，就是平日也多到不勝枚舉：吃飯不許說夢，說夢是不吉利的；小孩不許比做猴子，不然便有生病的危險；又如吃飯的時候，你可以說：

「你盛飯不盛？」
「你盛飯不要？」

因爲要飯是指叫花子而言，這樣是大不吉利的；又如偶一不慎，把盆打碎了，這時只可問道：

「誰把盆打了？」
「誰把盆破了？」

原因是摔盆是喪事中的一種儀式，兩個字合起來實在喪氣，故此忌而不用。

或者有人說：這是北方的情形，南方則不然；這話決不可靠，因爲南方的語言，也正有着無限的禁忌：即如長沙之諺言「虎」，因爲虎每傷害人，說牠殊不吉祥；甚至當地人因爲幾與混子而不分，所以「府」亦在避諱之例——府正街謂之「正街」；從前的「巡撫」謂之「大爬山子」；「知府」謂之「小爬山子」。又諺言「鬼」，以鬼字凶，故不云鬼而謂之「慶老官」，女學生們罵人，往往說：「你碰了鬼喇！」可是當地人往往把「鬼」說成「慶慶」，說：

「你碰了慶慶！」

可見南方人的禁止，也比北皆是哩。

此外，各行中間，因爲事業上的關係，更有不同的禁忌；譬如船家不叫「帆」，偏叫「篷」，因爲「帆」「翻」同音；梨園行，更字不

說「一」，偏說「乙」，因爲「一」與「驚」字同音，似乎都不大吉祥；還稱本行上的禁忌，局外人不得而知，於是便形成一種「行話」了。

以上所舉，大抵是避凶趨吉之類，除此而外，談吐之崇尚文雅，或表示清高，也是語言發生禁忌的動機；世說新語載：

「王夷甫」未嘗言錢，婦欲試之，令婢以錢繞床。

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呼婢曰：『舉却阿堵物！』」這正是表示自己清高，不同凡俗，其實骨子裡却未嘗不喜歡錢，只是嘴裡不肯說出來吧了。又論衡云：

「夫，更衣之室，可謂臭矣。」

此地所說的更衣之室，不消說，是指「廁所」來說的，不然不會臭到這種地步，故此，「入廁」也謂之「更衣」，三國志：

「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室下……」

此所謂「更衣」，正是解手的意思，然而，不曰「拉屎」，而曰「解手」，不曰「解手」，而曰「更衣」，這正是嚮吐要求文雅的明証。倘便說「入廁」，說「拉屎」，意義雖則相同，却有傷大雅，均在禁忌之例。至於「醋」之言「醋」，在一般人說來，總是有些戲謔的口吻，

爲求文雅鄭重，於是絕口不提，但有時說又不成，於是因爲忌諱牠，就叫牠做「忌諱」，這實在是太可玩味哩。

天下事大抵如此：越有禁忌，就越有人干犯禁忌。別人把忌諱的言語來說自己，自己當然不高興；但有些人偏要把忌諱的言語來說別人，這種揶揄戲弄的本領，似乎有些幸災樂禍的心理。北方人飲酒，如不及十杯，總愛開着玩笑說：「你總在十杯以下」，因爲十杯以下是個雙語，意思就是說「石碑以下」，「石碑以下」便是托碑的「龜」了而「龜」又是戴綠手巾的代名詞，說某人是「龜」，便是說某人戴綠手巾，這當然是有意玩笑，使聞者面赤，說者快意，所以河南人諺言「龜」，謂龜曰「爬爬」，每逢同別人開玩笑，往往說道：

「這個「爬爬！」

在魯東一帶，不准說「鴨子」，所以山東館子裡的「鴨子」不叫「鴨子」，叫做「扁嘴」，這也是爲了說來文雅，因爲其中另有緣故：原來魯東謂男性生殖器曰「芽子」，「芽子」與「鴨子」同音，所以如果說：「你吃鴨子不吃？」這便近於開玩笑笑了。又山東人忌說四十一歲，如果某甲是四十一歲，那麼有人問他，他總是這樣回答：

「我去年四十啦。」

或者回答：

「我明年四十二啦。」

我想這其中也定有緣故。

所謂語言的禁忌，也正有時間空間的差異，不但各地有各地的忌諱，並且各代有各代的忌諱。日本人送禮要送三樣，請人吃飯要上三個菜；如果送四樣禮，上四樣菜，那便是大不敬了。原因是他們以爲「四」「死」同音，所以忌諱「四」，然在中國則以送四色禮，上四樣菜爲合乎禮儀。同時「龜」字在北方人認爲有惡意，而南方桂林一帶，則以「龜」字與「貴」字雙關，認爲牠是富貴的象徵。至於日本因爲龜的年齡極長，所以每每藉牠來祝壽，甚至把牠引用到姓名裡去。又如「十三」，這在東方人看來，並無不吉之兆；然而西洋人則凡事禁忌「十三」，以爲一切事物物，都以「十三」爲不吉；東西是十三個不好；做官在第十三任也不好；其實都是來自宗教上的迷信，然即此亦可見語言的禁忌，每因地域而不同了。至於古今之異，尤其顯著：大概古代的人迷信過多，所以忌諱也特別多；近代的人，迷信愈來愈少，因之忌諱也愈來愈少；最低限度，趨吉避凶的禁忌是會逐漸減少下來的，至於「秀」字不見於說文（爲避漢光武諱）等，那一類的禁忌，若依今人看來，似乎更覺罕見，其實，也大可不必理。

近聞明人「笑倒選」，看到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徽州人連年打官司，甚是怨恨，除夕父子三人讀曰：「明日新

年，要各說一吉利話，保佑來年好運，不惹官事何如？兒曰：「父先說」。父曰：「今年好」。長子曰：「晦氣少」。次子曰：「不得打官司」。其三句，十一字，寫一長條，貼中堂，令人念誦，以取吉利。清早，女婿來拜年。見中堂長條，誦曰：「今年好晦氣，少不得打官司！」

這真是弄巧成拙，欲發忌，反入禁忌雖然只是個笑話，但古人對於語言上的禁忌，是如何鄭重其事，却由此可見一般了。

本刊下期要目

- | | |
|------|--------------|
| 蕭艾： | 婦道（小說） |
| 石羽： | 黎蘆（小說） |
| 寒流： | 林寧（小說） |
| 卞澄： | 鄭元和故事與蹦蹦戲的淵源 |
| 朱肇洛： | 新歌劇的創造 |
| 蕭林： | 罪與罰（三幕劇） |
| 林房雄： | 新中國文學運動 |

沉憂

石雨

我相識的人，你爲甚麼在邊道上徘徊呢？這是夜了，那石橋上閃出四個燈光。但這個地方，這燈光照不到的地方。沉默如夜半，在暮色沉濃的時候，你看，每一家的門都半閉着，在無望地休息，荒墟的氣息已佔據了這條街巷。

那大路上，那負着灰土和孔穴的大路上，看不見一個活動的影子，聽不見一句過路者的偶語或流浪人的悲歌，聽不見鞭轆的終夜奔走的車輪，只有似遠似近的狗叫正像是喃喃的怨恨傳佈到夜的世界。

你爲甚麼不想回去呢，我相識的人？你的脚步遲緩而且顛搖，拖着垂了頭的身子彷彿在夜色裡珍重地尋覓。

書簡抄

陸向

近來我很少寫信，一點沉默是一點生疏。

聽你訴說你是有默想的，同時又對別人不想解釋，甚至有時不敢對自己剖解一下，一點軟弱的聲音，你是不預備聽見的嗎？有時候我又很擔心我的安靜的日子，過去的已經成爲薄枝的想念了，我想如果眞的安置到睡眠裡去，我會不會得到滿意的對話呢？僅僅第一個。或者曾經有那樣一個早晨和一個黃昏，我覺得自己正坐在窗前的時候，窗外的樹正給我一個每每不同的顏色，早晨的和黃昏的，輕輕的染了我的書。而那顏色好像在你的手下面。

早晨有一隻飛鳥來了，我的眼光被它引到樹枝上，樹葉上，我向你說：「樹葉子可多了。」好像我投給你一個言語而互相友好着。我到隔壁去，聽一點聲音，或者和那女孩的弟弟交換一句話，而我忽然想起了一本書上曾經告訴我們「一切的語言都不過是空洞的聲音。」在環境中我學到了自己的沉默。

我常到外面去，就是你和鳳居住的那個房子後面，或者單單是兩天，單單是我自己，因爲我想故意看一看那裡和別的地方，看那些明朗的孩子和「快樂的新客」發育和繁盛的程度，但心情不知爲什麼有了分歧，但是不說那些，一個人總會有美好的平靜，我安靜一會兒。

我的房子後面，仍是那個小院子，今年篝火來得太早了，我喜悅我有這些新客，隨着它們，我走到我們並不常去的那個僻靜的後院，到現在竟是完全綠了，我獨自站立了一次，這個時間裡我覺得可哀。

在我的時間裡我覺得可哀。晚安。
在我的新居中我已經有了三十個日子，大半是我計劃自己的生

你說你從市場上回來，那兒住來着斑駁的影像和匆促的形骸，它們讓你的心空虛而且疲倦，你走着，如一個夢中人……

哦，你看，那石橋上的燈光只有三個了，濃重的霧籠罩住這條荒涼的街巷，你等待着甚麼呢，或者煩憂壓倒了你？你會成爲季節病患者，如果你這樣徘徊着一直到夜深，如果天上落下來淅淅的雨在這邊道上打濕了單薄的你的衣裳。

二

我起來了

滿院裡是青灰色的光，我是剛從死的國度裡出來，也像一個遠離故居的異鄉人。

風起了，樹枝劇烈地顫抖，寒冷悄悄地自遠而近，我的身子如一張紙，它沒處藏躲而縮成一團了。

我的心裡充滿濃重的憂慮，但我不知道爲誰，哦，爲那沒有上架的新生的葡萄芽，爲那找不到地方住地甲虫，

這前消費的。到來的十天後寫了一封寄出現在是不是收到呢，前兩天又寄去一點東西，大部是一些書，至少羅寧和桃園是看過的，但是再讀一下也好。並且還有一條手巾，上面有藍色的晚安兩個字，在一角上是很小的，我很喜歡它。

風走了嗎，我覺得是不會的，他太天真，我記得我第一次聽見你的時候，我聯想到一個姊姊或是妹妹，那太奇怪了，現在我就覺到那開始已經過去了。

我的隔壁，我已經向你說過了，那個姐姐和她的小弟弟，在我寫上一次的信的第二天搬走了，很簡單，而且很迅速。同時我也意外的受到了一種感動，我向你說吧，但我不能敘述得很幻美：第二天的早上我到隔壁去，我們已經是很好的鄰居了。我同那個弟弟在院子裡說話，我們坐到土地上，立刻門動了，推開了，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站在門前，我驚異這個人，他的眼光注視着房子，弟弟很快的喊他的姐姐，她推開門驚異住了，青年快樂的喊了一聲，他認識前面的人是他的姐姐，他跑過去，和她站得很近，我聽見她快樂的說：「弟弟，你怎麼知道的呢？」以後他們用別人聽不見的聲音說着，我站起來，走出去。他們在那天的黃昏搬出去了。

我感到空虛在最近我一定要到另一個地方去，雖然並不一定爲了那兩個可愛的人和他們的姐姐的原故。

「書簡抄」抄後

做爲「書簡抄」的主人是一個鄉下孩子，對面則是一個城市生長的少男，在年青人的書信裡面，最明顯的莫過于情感，而且做爲收信人的我，却並不重視這種情感，我重視一種存在，一種氣息的存在，而且這種存在乃是一種新綠，我覺得這種新綠可喜，這種內心的喜悅正可以拿來解釋一種必要的固執。

要說一下的是：這兩篇書簡並不是原來的形式，一個作者對面的人的要求雖然並不說作者的思想的範圍，但常常爲着自己的一點別的

爲那天角上喘着最後氣息的星辰。：

風敲擊着我的臉，

世界上每一個有生命的或無生命的東西都叫出它的無告的悲哀，這些聲音在四處輾轉着，驟風把它們割成碎片。

三

當我有了閒暇去尋求記憶時，我發現自己的心年久而凋廢了，如一個僵硬的空洞的樹幹，它不會緊緊地懷抱着甚麼，只做了蛇鼠的隱身處。

那奇異的地方是黑暗的，永遠得不到陽光的訪問，有時候一隻啄木鳥停在破裂的外皮上，用它的長嘴有節奏地敲擊着，正像一個更夫敲擊着木柝。

我癡癡地用了最大的力量想獲得一點從前的影子，彷彿破裂的外皮上會生過新芽，給自己披上嫩綠色的華裳，

方面的理解而另成一個疑問，而最自私的就是書簡，並不是自利，然而這樣就可以把書簡看做是一個作者的深處嗎？不，並不，我們欣賞一個作家的偉大，然而我們也可以同時細觀他的簡潔。我所以說這書簡並不是原來的形式，同時也可以用來替獨目的感情氣質。

陸向的兩篇書簡，我覺得都不好，我寫信給他說：「這兩篇書簡都失望，在你的範圍裡應該給他一個理想。我把它們改成了那個形式，實在勉強的我是不能有所幫助，但形式上少了一點，主要的它還缺少一些東西，上面說的理想，什麼不是代謝，什麼不是短促，而且什麼不是聰明，要緊的事情，仍是人們不肯注意與他們絕不相關的事情，這不是講那些東西，尤其是自己的辨識；由於近來的趨勢，他們感到應該叙以他們面前的東西，有物，並且要有一個確定，但是我們可以互相思索一下：在一切的藝術裡而，有什麼是不可讚美的，如果它表現出來的是更接近，藝術本身的？」

一九四三，六，尉遲西，抄後。

駱駝吟

馬弟尼

藍苔：

你的信由海外的同學轉來了。我謝謝你，妳還提念着我。我怎樣解釋給你的一切呢；是的，許久我沒有寄信給你，然而我是厭煩了來講說自己，因此我就這麼沉默着，一句話也不說。

五月中我的畢業考便完結了，七月天我便到南方去旅行了。我想我能遠點去，去一個新鮮的地帶。然而沒有，我又那麼赤裸裸的回來了，那時我真傷心我是一個女人。九月我又回到異國，在女高師的附

這已是或有或無的軼事了。

我只有沒有忘幾年來的風和雨，
也有夜半後柔和的淡白的月光，
它們支配着我的憂煩與安慰。
它們仍會再來的，讓我沒有閒暇
去尋求過去的遙遠的記憶。

文學集刊 第一輯 內容

論文八篇

駱名 魯平伯 鄭寧 李獻魚

朱鑾洛 商鴻遠 傅惜華 林格

小說四篇

李道靜 袁犀 馬圖 關水吉

詩五篇

沈啓先 沈賢基 南星 朱芳濟 賈雨

翻譯四篇

金輝 畢國棠 林栖 徐白林

三十二年九月創刊

每冊二百頁，售價三元

新民印書館總經售

中國文藝 沈夢 駱駝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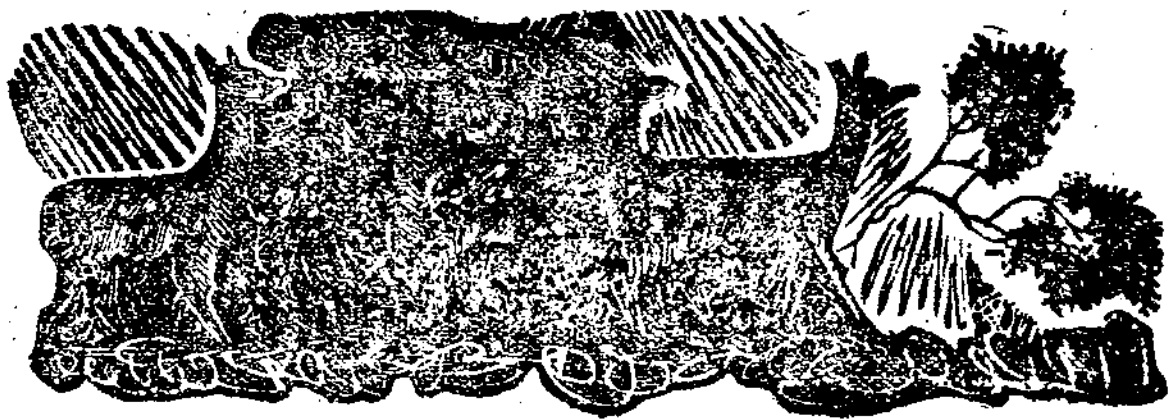
我度過了一個月的憂悶的教生的日子。終於在九月尾舉行畢業式了，那簡直如同葬式一樣使我嘗受了極度的苦痛，我結束了我的生涯。在嚴重形式下我從校長的手中接受了那所謂畢業之憑，在同學的鼓掌中我們將它帶出了講堂。我沒有感到它的可貴，我只吊惜我那些失掉了青春的日子而感到了一些無限的傷懷，然而當我帶着他回到法蓮町的小巷中時，我意識到了它就是我的麵包了。在苦痛中我曾那麼的微笑着。藍苓：妳會知道的，我是相當難過的，我解決了許多問題而又不能遠遠的去。因此我苦悶極了。畢業後我沒有立刻離去，仍然留滯在那寂寞的奈良，在寂寞的城市中我又度過了一個月的寂寞日子，一天一天的看着那透明的清澄的靜靜的秋走進了我的窗邊那艷麗的寧靜的秋光使我留戀了那麼久，我看看風吹落了一片片的梧桐的葉子，待秋變得十分零落冷漠的時候，我這流浪的孩子才被父親的電報催回來了。

藍苓！待我回到故鄉！我們的齊齊哈爾那裡已經落了雪，我的家的四周的那片曠野已變成了白茫茫的一片雪原，在那雪原我會參拜一次巴先生的墓。是的巴先生是沒有墓的，我只重新地踏過一遍他曾常踏過的那雪原而已，我憶起了他堅強的生和堅強的死。

爲了花掉了些官費，是必需得回來服務，終於十一日我又出席了民生部口試，是的，就這樣我又回來服務來了，作教員的確是一件苦事，但，我還不那麼想，來從事教育一些年小的女孩子，看她們堅強的長起來，也是一個極大的安慰。

我來到和道大的新的城市已經一星期了，陪着我作伴的是一個助產的女孩子，她已經睡著了，我將譯完了那篇杜娜的瘋狂，我幾乎爲那蒼幻的白色的魔靈而迷惑，我幾乎聽到了她那幽靈般的六弦琴，我有些害怕，我持着燈看看我的同伴，她已睡著了睡得那樣的安寧，我持着燈又回到我的原處，我仍然有點害怕。

新報一九四二年十一月



沒有點心吃的時候

E. 奧尼爾作
紀雲龍譯



Eugene O'Neill 是美國最出名的劇作家，即名伶 James O'Neill 之子，生於一八八八年。早年與父母游行七年。回家入學，在伯林斯東大學上了一年，後來就是漂泊，嘗試經驗，當過金礦工人，伶人，水手，店伙。他遠游過美國，南美洲，英國，南非洲，所以早年的戲劇多是暴露海上水手的生活。海上歸來，又隨父漫游，偶而也演一點戲。後在紐芬蘭當了訪員，在哈佛大學一年才奠定專心戲劇的志向，他的處女作刊在 The Smart Set 雜誌上，後由 H. M. K. 輯起米，誇他是天才給他很大的鼓勵。他的最出名的獨幕劇是有「加力比斯之月」，「瓊斯皇」，「天外」等。

人：羅蘭女士

阿爾夫力，其夫（不上台）

景：紐約克力多佛路一間廚房飯廳兩用的小屋。後邊偏右有門通外屋。門左有一水桶，一個雙口的煤爐。爐上面，直到左牆是一盞碟等的壁厨。左牆有二窗，望出去太平梯上有幾盆慘淡的花。窗前一桌，上蓋漆布。桌旁二藤椅，一椅是

靠着有門的那面牆。右牆靠後有門通睡室。櫃前邊有衣鈎掛着一男一女的各種品件，由左牆後部到右牆前部挂有一繩，繩上掛一男人襯衣。
初秋之晨，八點半的樣子，天氣很好。羅蘭女士伸着懶腰由睡室入，到鏡台前用簪子把頭頂的褐髮別了一個大髻，她中等高，有點不合式的肥胖，又穿了不成樣的藍衣破破爛爛地更顯肥了，她的

臉沒有一點意思，小的臉總那樣，雙眼也難比比喻地那麼藍。她的眼上，鼻上嘴上都帶着急的樣子，她才二十但外表像還大。

她走到屋中伸懶腰，把臂伸到老遠老遠。那個睡到現在還打不住，她的倦眼生氣地凝視着屋中。她懶懶走到衣鈎前，從鈎上拿下飯單，她扎着腰間，結的扣不聽她肥手指說，就洩氣地罵一句。等到實在扎好才慢慢地來到爐前，生着火，她把咖啡罐盛滿水放在火上，隨後坐在桌旁椅上，一手托着前額像是頭痛，她的臉馬上又活潑了，好像記起一點事，她就看了壁厨一眼；隨後又狠狠地看着睡室的門，細聽一會。

羅蘭女士（低聲）阿耳夫力！阿耳夫力！（那屋沒應，她更低聲猶疑着說）你別假裝睡了。（那屋還沒應，沒有錯了，她就站起來躡足潛蹤地走到壁厨前。她慢慢開了一扇廚門，小心不作聲地從櫃後拿出一瓶酒和一個杯子，歸根兒還挑了上邊的碟子喇了一聲，於是腰又含怒地來到門口防範着那屋）

（顛聲地）阿耳夫力！
（隔了一會，她精神着聲響，把杯子倒出一大口狂飲而盡；又把杯瓶藏回原地。小心地又把廚門闔上，喘一口大氣又倒在椅上。喝了不少濃酒很見效力。她的臉更精神了，

她也像更有力量，就惡狠狠地向睡室的門苦笑一聲。她急切地看了屋裏一眼，看見鈎上掛着的男人的外衣，外套，她鬼鬼祟祟地藏到敞着的門後聽屋里的動作）

（幾乎成了耳語地叫）阿耳夫力！
（還沒見回答。她急忙從鈎上拿下外套外套回到椅上，她坐下，把口袋里的各物掏出來又掖進去。結果在外衣的里口袋里找着一封信）

（看了筆迹——慢慢地自言自語）噢！我知道了。

（她打開信，表情起先是懷疑，忿怒，末後，卻變爲得意揚揚了。她深思一會，看看面前兩手捧讀的信，狠狠地笑了。後來又把信放回原口袋，又把衣服掛好，又小心地來到睡室門，往里看。）

（尖聲震耳地）阿耳夫力！（更尖了）阿耳夫力！（那屋發出模糊的伸懶腰聲）你也不想該起了嗎？你要睡一天嗎？（轉身回到椅上）不是我疑你癱在牀上太懶呵。（坐下，憤恨地看着窗外）是人就知道天是幾時了？自從你像個傻子當了錢後我們哪里知道鐘點去，你知道，我們就剩那個寶貝了，你不問青白皂就知道——當呀，當呀，當呀——人家都是出去做工，人家都是出去做工做人。（她咬一下嘴唇，用力登一下地板）
（隔不一會）阿耳夫力！起，聽見沒有

！我臨走還得疊被啦。我就恨跟你耗着。（報復地）要不你想法兒賺錢去，要不就別耗了。老天知道我是盡力而爲——甚至——我每天出去縫窮的時候你卻不要命地跑咖啡館里去充流氓紳士。

（隔不一會，把一杯碟用力放在桌上）
你上哪兒找錢去，我倒樂意知道知道。這個星期又欠下房租啦，你可知道房東是好惹的不，他多一分鐘也不叫呆呵。你說你找不了事，反正你說話話自己知道。你沒留神過事由，你就知道白耗光陰，成天寫什麼吳詩，臭小說，沒有人要——人家當然不要。我說，我總能維持現狀，但只能從餓維持到死。

（站起來走到爐前——看咖啡罐里的水沸了沒有；又走回去，坐下）
你今天非賺錢去不可。我不能包辦，我不都管，你醒悟吧，你得要去，借去，偷去，（冷笑）可是上哪兒去我得知，你太自大了，你不要去，你借錢也有尺寸，你沒勇氣偷。

（隔一會——生氣地站起來）老天，你還不起嗎？你好像又睡着了，要不就是假裝，（走到睡室門向里看）嚇，原來起了。好，也得起了，你不必那樣看我，你的氣態一點也別迷住我，我太了解你了——你和你的

行動——簡直是你想不到地洞悉，（轉身離開門——下意識地）我知道許多事，親愛的，我知道了絕沒關係，我沒走先告訴你一句，你別煩。（她來到屋中間站那兒擰着眉）

（生氣地）嚇！我就算把早點預備好了吧！——我們的事不是都好辦的。（問）除非你有錢，有嗎？（她等着那屋答話，可是沒答）問得好段！（短促地苦笑）我不是早就知道這情形嗎？你昨晚一怒氣躲到這里我知怎麼回事了，你一點也不能叫人信，你回家倒好！我們鬧了一頓只是爲原諒你發牢騷，你如果簡直要錢是爲買酒，當了錢又何濟於事呢？

（說着來到壁厨拿出碟碗之類的東西）快點呀！這些天點心倒沒犯愁，謝謝你。今早我們要吃的是麵包牛油咖啡；我出去縫窮恐怕你連這也摸不着吧。（把麵包塊劈拍劈地擱在桌上）

這麵包就是沒味。希望你倒愛吃，你不配吃好的，可是我就不明白我怎麼也得受，（來到爐前）咖啡再過一分鐘就得了，求你別叫我等你。

（馬上火了）這話又說回來啦，究竟哪是你幹的呢？（來到門口向裡看）好，至少你穿上衣服了。我又盼你還輪回床去。你正是這種人。你今天看着多麼吓人呵！老天，

那堆鬍子！你真討厭！你的外表簡直像流氓。莫怪沒人給你找事了。我不怪人家——而是你半點也不配。（來到爐前）這兒有好多熱水。你本不能叫人原諒的。（用碗倒些熱水）這兒了。

（他伸出一隻手來拿碗。那手很美觀，手指也尖而細。手顫了，水流了一地板）

（諷刺地）看你手顫了！你頂好戒酒吧。你不能服氣酒。你中癲痺病了。再難忍受呵！（看地）看你弄得這份亂七八糟——一地烟捲頭，煙捲灰。你怎麼不擱一個碟裡呢？不，這事用不着想個週到。你不顧我。你不掃屋子，也毫不介意。（拿掃帚亂掃，塵土飛揚。那房發出磨刮臉刀聲）。

（掃着）快點！快到我走的時候啦。我若晚了難免丟了機會，同時也就無從再養活你了。（又想了一會，諷刺地補說）同時你也得出去做工，就這麼可怕，（掃桌底下）我要知道的，是你今天到底出去找事去不。你知道，你們家一點也不管我們。他們比你趁錢。（隔一會，靜靜地掃）我痛恨這人生，要不是因爲我太自尊而沒讓人知道你的短處，我早拿好主意回家啦——你呀，你這富翁羅蘭的獨生子，哈佛大學畢業全市女人追逐詩人嗎！……唉！（傷心）她們如果知道實情也就沒幾個猜忌我了。我很喜歡知道我

們的結婚到底是怎麼一段呢？你的富翁的爹死前給各人錢，你對你的妻也絕沒耗過時候。我想受了窮以後你一定又想起我當然樂意你有個樣兒娶我的事了。我一接見你的好朋友你就紅臉，因爲我父親是一個雜貨鋪窮掌櫃的。但他只是老實，這一點，怎麼也比你的一切強呵。（一直掃到門口。擰着掃帚怔了一會）你希望人人說你是被迫娶我而可憐你，是不是？還沒真象大白的時候，你支支吾吾地說你愛我，還叫我信你的瞎話，是不是？你父親要離開我們，你叫我別猶疑。現在真象大白了。我簡直沒跟你活在一塊呵。（愜意地）結果還僥倖他歸根兒死了。你算個什麼爹呢？

（沉悶地靜一會——又狂喜地接着說）可是，感謝跟你活着沒趣的，不只我一個人呢。至少，還有一個現在不能希望嫁給你。（手指這屋）海倫是怎麼回事？（半驚地從門口走回來）

別那樣看我呀！對了，我讀了她的信。她是怎麼一段？我有權利問呀。我是你妻。有什麼我全知道。你別說謊話了。你何必朝我怔神呀。你別用出人頭地的氣態嚇嚇人了。只爲我，你今早到吃點心出去。（掃回牆角——發哀聲）你千萬別當我的一切也有尺寸。（來到爐前把咖啡倒在罐裏）咖啡得了。我不等你了。（又坐到椅上）

(隔一會——手撫在頭上——煩惱地)

我今天特別頭痛。整天到一間不透氣的房裡去縫窮簡直是羞恥。我如果半點像人他絕不去。我也一樣會說謊話，騙你跟我換換個兒。你知道，這後半年我病魔纏身；稍爲樂一樂你就不行。從葯鋪買點補葯吃甚至也不行。(苦笑)我知道，你簡直恨我死了。離開你的道；於是你就跑到那些信你了不起的傻子身後去了——海綸她們那幫子。(那房發出一聲痛苦的尖呼)

(心滿意足)哈哈！你是庸人自擾呵。這給你一個教訓。你知道你不應該整宿異想天開地跑外面去喝酒。(來到門口向裡看)

你的臉怎麼這樣白呀！這樣死照着鏡子是怎麼啦？老天，快擦擦臉上的血！(發了一下)呵吓死人。(又慰藉地)這樣好點了，我簡直不能看血。(從門口縮回一點)你頂好到理髮所刮去吧。你那手顫得多吓人呵。你怎麼這樣盯着我？(走開門口)我給你一毛五——只要答應我別買酒就行。你還惱我看那信嗎？(大膽地)哼，我可以看看呀。我是你的妻，(又坐到椅上。隔了一會)我知道你不時地追逐着一個女的。別哄我上圖書館去了。這個海綸到底是誰？一個藝術家？要不她也寫詩！她這信倒有那股味兒。我準知她跟你說過，你一切都好，於是你就信了她，像個傻瓜似的。她是年青長得漂亮

不是？你用好詩迷我的時候我也年青漂亮呵；可是一跟你過上日子就全糟改了。我多麼經歷過這事！

(走來從爐上拿下咖啡)點心得了。(慢慢地看那邊一眼)點心！(給自己倒出一杯咖啡，把罐放在桌上)你的咖啡快涼了。你幹什麼啦——，老天，還刮臉了嗎？你頂好打住吧。那天早晨那下可非同小可呵。(切了麵包抹上牛油，下面一邊吃喝一邊說)我吃完就得跑。有一個已經擠過我的位子了。(怒)你今天找事不找事去呀？我想你的好朋友若拿你當朋友總能幫你。但是他們都愛聽你說。

(默默地坐一會)

我管這個海綸是誰，我很替她擔憂。你又愛上別人了吧。她家裏說的什麼？我看她信裡提到了他們。他怎麼——懷着孩子——！要找一個大夫去？我當然得說這是好事。她哪兒找錢去呢？她闊嗎？(她等着那個答這連珠問話)

你一點也不提她的事嗎？我倒留心。想起來又不怎麼替她擔憂了。她知道自己的事。看看她的信不像我這樣的學生她知道你結婚了嗎？當然她必知道。你的朋友誰不知道你這不如意的婚姻呢。我知道他們可憐你，可是他們對我這方面却都茫然。他們一明白過來必也交頭接耳吧。

(又忙着吃了一秒多鐘)

這個海綸如果知道你結過婚一定也是好人。那麼她怎麼打算呢？叫我們離婚再娶她們？她想到我要瘋了嗎？不！你知道你別想離婚。是人別想說我做錯了什麼事。(喝了最後一口咖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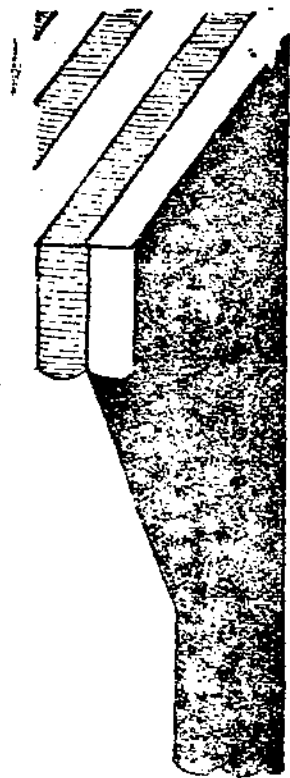
她讓讓步，我就說到這兒。我告訴你，這個海綸簡直不如密姐。(那屋發出一聲痛苦難堪的呻吟)

你自己刮了嗎？好好刮吧，怎麼給你錢不上理髮所刮去呢？(站起來解下飯單)好，我得跑起來了。(抱怨地)這日子過得倒不錯！我不再跟你耗着了。(耳部聽見一種響響，站住傾耳靜聽)嚇！你把水洒了一房吧。別說沒有。我聽見碗掉在地上了。(臉上現出猶疑，害怕)阿耳夫力！你怎麼不答應我？(慢慢走過去。有一聲椅子傾倒聲，接着一聲沉重的倒地聲)。她害怕地抖顫地站着)

阿耳夫力！阿耳夫力！答應我呀！你攪什麼了？你還喝了嗎？(這張張，一秒鐘也不能再忍受，她急忙來到睡室門口)

阿耳夫力。

(她站在門口，看着房內地板，驚惶失措。後來，狂叫一聲，拉開這邊的門，也沒關就瘋狂地喊叫着跑到外邊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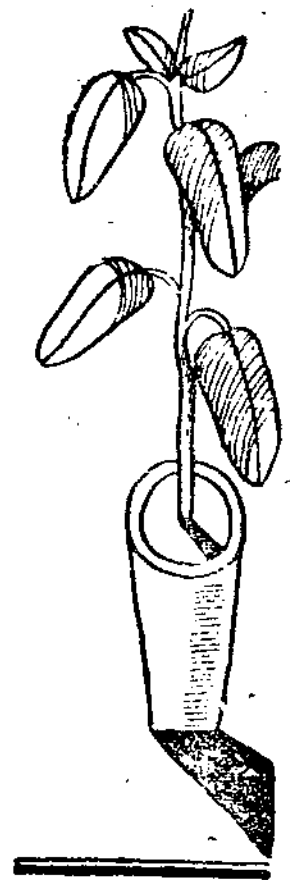


秋 收

上

夏季的田間，是綠色的世界。那亭亭玉立的高粱，玉蜀黍，伸張着大葉子，遮掩了鄰近的村莊，那密密的穀類，莖出了的嫩穗，低垂着頭一動也不動。矮小的棉花類，開着白的紅的花；葉子上有着叫曬響在歌唱。片片的菜畦中，長着瑪瑙紫的茄子，鮮紅的野柿子，和土黃色的甜瓜。陣陣的薰風吹來了，吹動了藍天上的浮雲，吹動了井台的楊柳枝。

在一塊較大的棉花地中，有兩個農人蹲着身子修理棉類的枝杈。年輕的一個，慢慢的站起來，摘下頭上的破草帽，擰住邊緣便擰了起來。又在腰間解下粗布手巾，擦額前的汗漬。裂着嘴不住的喊：「熱呀！今兒個真熱！」他順便舉起日光，瀏覽左右。他仍似看見了什麼，那張紅色的面孔上呈現出一層笑容。他轉過身來和他的老同伴說道：「老哥，你看那是誰來呀！」



柏 綠

他的老同伴也站起來，仰着長滿鬚鬚的瘦臉，向大道張望。他微笑着說：「啊：是秀姑娘來啦。大有！你還不叫住她！」叫做大有的青年傭工，搖晃着高大的身軀，走到地頭便喊道：「秀姑娘！來！我跟妳有話說。」

提着籃子正在行走的當兒，突然聽到有人喚她，便驚疑的抬起頭來張望。一看是大有在地頭叫她，她便嬌笑着搖頭。

「來呀！我跟你說句話！」大有仍是在嚷。

秀兒看了看左右，悄悄走到大有面前說，「叫我幹什麼？」

「咱們說會兒話成嗎？」

「不行！我害上園子摘茄子去呢！」她說完便要走開。

大有有些着慌，急忙拉住秀兒的袖子，不放她走開。回過頭來和他的老同伴說道：「老哥！你也來攔攔哪！」

老傭工笑謎謎的走到他倆的跟前，向着秀兒說道：「秀姑娘！你就跟大有說會兒話吧！他老是念叨妳呢！」

秀兒沒法子，只好悻悻着說：「好吧！我不走了。你有什麼話就說吧！」

大有高興了，高興得都不知道說什麼好了。只是向着秀兒傻笑。

「你不說，我可要走啦！」秀兒被他笑得有些發窘起來。

「別走！我說……」大有鑿着眼睛，用手摸着額項在想。想了一會兒說道：「你吃過午飯拉麼？」

「廢話！天都快黑啦！誰還不吃午飯？我看你是沒話找話。」

大有茫然了，急急的又說：「你吃瓜不？我給你摘去。」

「不吃……」她剛說完這兩個字，便機靈的一笑，冷不防的跑開了。等到跑出很遠，才回過身子，氣喘喘喊道：「我走啦！」

大有和他的老同伴目送着秀兒的影子消失在綠蔭中，才扭過頭來，相視着笑了。

秀兒沒有父親。只有身體孱弱的母親。他們的家產，僅僅有一所泥土房子，和三四畝菜園子。她倆把家中的瑣事料理完了，給人家做做女紅，摘摘棉花，搗搗穀，掙些錢來，也可以過着平安的生活。秀兒是個無心肝的女孩子。不知道憂愁，不知道虛榮。終日播種那幾畝菜園子，或是坐在門洞做些針線活。她的面貌長得很清秀，稍黑的面龐上，有着一雙明亮的大眼睛，有着兩片薄薄的嘴唇。細窈的身軀，發育的很是勻稱。她的性質挺溫和，隣近的人們都喜歡和她談話。尤其是年青的長工大有，更是喜愛她。而秀兒的稚弱的心田中，也印上了大有的清淅的影子。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秀兒的性情還有些孩子氣。說笑就笑，說哭就哭。把一切的事情都不放在心上。

大秋到了！莊稼的綠葉，變得有些焦黃了。高粱，穀子的穗都鼓脹着熟透。白花朵的棉朵，開滿了枝頭。主田們向着成熟的五穀發笑，傭工們擔心這一秋的痛苦。

身體強壯的大有，對於工作很是忠誠，割穀割的是那樣的快，劈玉蜀黍劈得又是那麼多。就是鐮刀的木柄，磨破了手指；秫秸的根扎

傷了皮膚，他仍是滿不在乎的工作。他的主人有時拍着他的肩膀說道：「你真行！那個能比得上你！」性情直爽而倔強的大有，聽到主人贊揚的話，便無邪的笑起來。

一天的午後，大有和他的老同伴不顧陽光的毒射，彎着腰在田間割穀。鐮刀削在穀顆上，發出了沙沙的響聲，穀顆也就臥伏在地面。

秀兒和她的同伴來到這塊地中拾穀穗。大有見到她，高興得什麼似的，急忙丟下了鐮刀，連跑帶跳的來到秀兒的面前笑嘻嘻的說道：「妳來拾穀穗嗎？妳來的正好。」

「怎麼好？」秀兒乍聽到這話，歪着頭莫明其妙的在反問。

「妳跟我來……」大有不管秀兒允許不允許，便拉着她來到井台的樹蔭下。秀兒的同伴，見到這一幕喜劇，都忍不住笑了。

「你拉我幹什麼？」秀兒的臉紅漲了。

「在蔭涼下坐會兒多好，那兒多晒得慌啊！」大有的一面說着，一面用帶着泥土的拳頭擦額前的汗珠。

「我害去拾穀穗去呢！」秀兒要離開。

「呆會兒怕什麼！」大有拉住她不讓她走去。而難為情的她，也無可奈何的隨着大有坐在井台上。

「妳喝不喝？我給妳打一罐子。」大有指着旁邊的水罐子。

「渴。」秀兒故意的說。

「妳不渴我可真渴了。」他一邊說，便拿起了罐子往井中汲水。汲上來，用手托着罐子底，嘴唇挨近邊緣。咕嘟咕嘟的喝了起來。喝完了又對秀兒說：「真涼，妳喝點吧！」

「涼嗎？喝點就喝點。」她站起來，走到托着罐子的大有的面前，探着身子，兩手按着邊緣，便喝了起來。誰知大有淘氣，猛地把罐子底往上一托，罐子裡的水便洒在秀兒的臉上。秀兒急忙閉上眼睛，鼻孔中覺得酸酸的不好受，止不住的打了一個噴嚏。

「哈哈……」大有得意的笑了。

「你真缺，」等到秀兒恢復了原狀，翻着大眼睛，嬌聲細氣的罵。她罵完了覺得還不够，舉起拳頭來，向着大有的背上猛打。

「你打吧！我不怕。大有連動也不動。反倒挺直了胸膛故意讓她打。

「不打啦！我的手都碰疼啦！」秀兒猛打了幾下，覺得不上算，便似笑非笑的放下拳頭。

「你的手疼，能怨我嗎？」大有裝做很嚴肅的在說。

「不怨你怨誰……」秀兒戴着小嘴一起氣來。

「別生氣，怨我害不行嗎！」大有又笑嘻嘻的安慰她。

四十幾歲的田主，慢慢的從遠處來了。他望見大有和秀兒在一起，心中很是不痛快。一方面是嫉妬大有和秀兒談話。一方面是抱怨大有人來了。便如逃寇似的往穀地中工作去了。

田主的打扮很是講究。頭上戴着大草帽，身上穿着白褲白褂。胖的大臉上，現出了一層油氣。他邁着四方步，向着秀兒走來。

「秀姑娘！你也來拾穀穗嗎？」他微笑着和秀兒說。

「是的，今兒個開在。」秀兒也笑着回答。「當家的，這麼熱天，跑到地中幹什麼來啦！」

「我來看看他們割到什麼地方了，是不是今天可以割完。」田主一邊說着，一邊打量秀兒。沉了一會兒，田主又笑嘻嘻的說：「今兒可真熱，你看樹梢一動也不動，連點風兒全沒有。秀姑娘！天挺熱的，你害拾的什麼穀穗。咱們在這兒說會話吧！」

「不行！我快拾去吧！人家都拾了那麼好些個！等我回家，我媽看見我籃子裏沒有多少穀穗，她又該罵我貪玩啦！」秀兒說完，撿起了籃子就要走開。

「別走！等會我給你……」田主要攔住她，可是她沒等他說完這句話，她便很快的跑往同伴「幫」中了。

第二天的午後，大有把一捆一捆的穀子，堆在廣場上，便大聲的喊道：「插穀的插穀來！插穀的插穀來！」街坊四鄰較窮的婦女們，聽到了呼喊聲，便紛紛的來插穀。一捆穀的代價是三大枝。在這羣婦女們也有那活潑的秀兒。

「大有夥計！給我搬一捆穀放在橋根蔭涼。」秀兒嬌聲細氣的向大有說。誰知大有假裝聽不見，這是照常的給別家婦人搬運穀捆，倒把秀兒丟在一旁。

「大有夥計！給我搬捆穀，放在蔭涼下，」秀兒迫着兩眼可急囉！大聲的又說：「你聽見拉沒有？我跟你說話呢！」

「啊！我沒有聽見，你說什麼來着？」大有故意正經的說。

我說搬下一捆來，給我放在蔭涼下好插。」

「啊！是叫我給你搬捆穀嗎？好說！好說！」大有說完便攆起一捆穀，往廣場的中央走去。放在有樹蔭的地方。

「放在橋根下的蔭涼那兒，找太陽地兒下插多熱呀！」秀兒又催促着大有搬運。

「就在這兒插吧！這清靜！」大有故意說笑話。

好夥計！給我搬在橋根下吧！別再和我麻煩啦！」秀兒牽大有的衣襟，像孩子似的要求道。

「你要早說好聽的不完了嗎！」大有得意的又笑起來。他用力的把穀捆又掛起來，扛到蔭涼下。

秀兒剛要坐下插穀，無意中看見大有的胳膊上流出了血。她急忙的說道：「你的胳膊扎破啦！」

「是嗎？」大有這才低下頭看自己的胳膊，果然有鮮紅的血流了出來。他蹲在地上扒起了一把細土，塗在傷口上。

「塗點土那兒成，一會又流出血來啦！」秀兒關心的說：「你解下你的手巾來，我給你裹上吧！」

大有把腰間的手巾解下來遞給秀兒。她便輕輕的裹起來。

不知道什麼時候，大有主人走到他們的面前，臉上顯出高興的樣子說：「怎麼啦！大有！」

「不知道怎麼弄破了。大概是着穀根扎壞啦吧，」大有指着傷口笑嘻嘻的說：「不要緊！我連覺出疼來都沒有。」

「要是不要緊，那就不用裹啦！那兒還有人等着你搬穀呢！」

「好！我就去！」大有急忙站起來，也顧不的裹好，便又工作去了。

田主見大有走開，才把臉色轉變過來，嬉皮笑臉的對秀兒說：「秀姑娘，你好好的指穀吧！管他那份閒事幹什麼？」

「……」秀兒聽到田主的話，本打算反駁幾句。可是剛一到嘴邊，她又嚥了回去。低下頭指起穀來。

太陽慢慢的爬向正西，放出了黃金的光輝，照耀在樹枝梢上，照耀在指穀的婦人臉上。那抱樹的知了齊聲狂歌，山鴿子在樹上跳來跳去，咕咕的哀鳴。這又是一天的工作將要完了的時候。

田主提著白帆布的錢袋，從二門口走出來，掏出銅元來，便一五一十的數起來，一份一份的數好，遞給指完穀子的婦女們，得到錢的婦人，站起來拍拍肩上的塵土，整整髮髻，便走回家去。最後一個才輪到給秀兒錢。田主把穀份錢遞給她，又在袋中掏出了一把銅子，很大的說道：「秀姑娘！你今天指的穀最乾淨，連一個穀穗都不丟，我要多給你這些錢。」

「當家的，你這是怎麼回事！」秀兒稍帶驚訝的樣子說。她把手藏在背後，不去接錢。

「有限的，你拿去吧！」田主硬在秀兒的手中塞。

「我不要……」秀兒仍是搖着頭不收。

正在打掃穀穗的大有，看見田主多給秀兒錢。心中覺得不舒服，禁不住的走到他倆的面前，向着他的主人說：「秀姑娘不要，就不用給她啦！」

「有你什麼事，快去，」田主見大有湊在一邊說話，心中老大的不耐煩。

「當家的，秀姑娘不要，那你就不用給她啦！」大有仍是在一邊精叨。

「你老在這兒囉嗦什麼，快去担水去！」田主翻着三角眼在大聲的吩咐。

大有看了看秀兒，無可奈何的走了。

下

太陽又從東方升起，放出了不甚強烈的光輝，晒乾了草間露水。深藍色的天空的浮動着朵朵的灰雲，樹上來回跳躍的小鳥，唱着悅耳的歌聲，顯得這大自然中是非常的和平，幽靜。

大有擰住鋤柄，微低着頭，在籬菜，畦中的雜草。他那粗野的嗓子，唱出了沒有音律的小曲。

「好啊……」大有背後突然發出了清脆的呼喊聲，他故意裝做沒有聽見的樣子，大有安靜的唱他的小曲。

背後的秀兒，見他不與念，有些沉不住氣，趕快跑到大有面前，唧唧的說道：「唱的多好，也得理人哪！」

大有笑了笑，伸出了大拇指，撇着嘴很得意的說：「咱家唱的倒是不差，妳會唱不了這個樣兒呢！」大有說完，又恢復了常態問道：

「咳！妳在園子幹什麼來啦！」

「上園子摘野柿子去。」秀兒高興着，用她那明亮的大眼睛掃了大有一下又接着說：「你一個人倒挺自在呀！一般幹活兒，一般唱歌兒！」

「自在什麼呀！這幾天心中可麻煩了呢，不知道爲什麼，我們當家的老跟我發扭，我好好的幹活兒，他硬和我找岔。」大有說完，面孔上呈現出一層暗影。他沉思了一會兒，又和秀兒說道：「我問妳，

前天插穀的時候，當家的多給你的錢妳要了沒有？」

「要啦！」

大有猛聽到這句話，很是驚疑。他皺着眉毛禁不住的叨叨：「要啦！要啦！要是我就不要。」

「他死白賴的給我，我不收下也不行哪！」秀兒很虔誠的給他解釋。

「妳知道他接着什麼心呢？他的錢怎麼能隨便的收下？」大有越說越覺得有氣，他很高興的又說：「反正是妳願意要！」

「怎麼能說我願意呢，你幹嗎說出這樣不通情理的話來。」

「不通情理嗎，妳找通情理人去呀」大有也不知道那兒來的這麼大氣。他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能說出這樣難聽的話來。

「你看這個樣兒，誰惹着妳啦！」秀兒覺得一陣心酸，眼眶里充滿了晶晶的淚花。

「誰也沒有惹着我呀，哈哈……」大有瞪着眼睛冷笑起來。

「幹明兒少理我！」秀兒流着淚，悻悻的走去了。

大有是個粗人，並且他的個性又是那麼直爽。他的氣要是上來，也不管東，也不管西，就認定自己的對。絕想不到對方的難堪。現在秀兒生氣的走了，他連阻攔也不阻攔，扭過頭來，還是幹雜草。可是他心中變得不安寧了。好似有什麼東西在肚子裡跳動。

熱風刮起了，天空上朶朶的灰雲，漸漸的散佈彌漫，把整個的天空，籠罩出一幅憂鬱的灰臉。不一會，雷聲隆隆，豆大的雨點，嘩嘩的洒了下來。悶悶不樂的大有，不再鏟草了，他扛起鋤頭，赤着足便三步併做兩步的跑起來。當他跑到中途，狂風大作，密密的雨，傾盆似的流下來。大有的力氣用盡了，再跑是跑不動了，他只是蹣跚着邁步，讓雨點澆在身上。大有那濕淋淋的衣服，緊貼在身上，他覺得很冰涼，不由的打起寒噤來。好容易熬到家門，又覺得渾身發冷。他放下鋤頭，連飯也沒有吃，便躺在鍋房中，摸模糊糊的昏睡去了。

大有終於病了！他的老同伴可忙起來。高粱該殺了，他便去殺高粱。棉花該摘了，他便雇村中的婦女們去摘。這田間的一切工作，他都代替了大有。

一天的中午，老傭工挑着飯担子，來到田間給摘棉花的婦女送飯。

「喂！吃飯呀！」老傭工站在地頭的樹蔭下，向着前面摘棉花的婦女們呼喊。

那羣摘棉花的婦女們，聽到了呼喚聲，都解下腰間的棉花包，匆匆的走來，圍成一圈，又說又笑的吃起來。在這裏面的秀兒，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往日的活潑。

「老哥！」李家二嫂在說。「大有夥計幹什麼去啦！他怎麼不來送飯？」

「他病啦！」老傭工回答道。

正在咀嚼着窩頭的秀兒，乍聽到這話，心中一怔，急忙問道：「他是什麼病呀？」

「着涼啦！又發燒又發冷！」老傭工回答。

這病倒不要緊，喝點鹽糖水，出身汗就會好啦！」張家黑姓在一旁搭訕道。

秀兒的心中不安起來，她想到：「他的身體那麼結實，怎麼會病了？莫非是和我吵嘴氣病了嗎？」她越想心裡越亂，她覺得大有太可憐了，來到外村給人家作長工，現在病倒了，有誰來服侍他呢？她不再吃飯了，只是仰起頭來，看着藍天出神，一隻手情不自禁的伸進口袋，摸索田主多給她的十幾個銅元。

大家吃完了飯，休息了一會兒，便都把包袱繫在胸前，彎下腰又摘起棉花。唯有想心事的秀兒摘得最慢，以至于同伴把她丟在最後。

她伸直了身軀，看了看正在整理飯具的老傭工，又盼顧了她的同伴一下。便像胆怯的老鼠似的走到老傭工的跟前，用最低的聲音說道：

「老哥！我求你一件事！」

「什麼事情呀？」老傭工眯眯的直笑。「是不是打聽大有夥計的病呀？」

「……」她吞吞吐吐的不願說出來。

「妳直管說，我一定給你幫忙！」

「大有夥計不是着涼了嗎？我這兒有十幾個銅子，託你給他買點紅糖。」秀兒怔怔的說完，便紅漲着臉把錢塞在老傭工的手裏。

「好好！我一定給妳辦。」老傭工欽佩的眼光看了看她，又笑嘻嘻的在說：「妳這孩子真有心眼哈哈……」

「老哥，你別說我的錢買的，他要是知道了，是不吃的。」

「那是怎麼回事？」老傭工又懷疑的問道。

「你害不知道他的脾氣嗎？」秀兒說完了這句話，便很快的跑開了。

黃昏到了，天空上浮雲盪着片片的紅霞，縷縷炊烟升起。伏天在樹上亂叫，蝙蝠在空中翻飛。趕着一羣綿羊的孩子們走回村中。大有的老同伴做完了這一天的工作，便走到雜貨舖買到紅糖，給大有送去，他把昏睡在炕上的大有推醒，很親切的問道：「大有有好點麼？」

「害是燒的慌！」大有睜開惺忪的眼睛。

「你把這包紅糖喝了，出點汗就會好的。」老傭工把糖包遞給大有。

「老哥！你那有餘錢買這個，你待我太好啦……」大有拿着那包糖，感激得什麼似的。

「不要說這些話來，還是好好的養病吧！」老傭工不等說完便攔住了他。

屋中暫時沉靜了，窗前的棗樹上，小麻雀不住的吱吱吵吵，踏踏

的步聲又從遠方傳來。不一會兒，田主邁進了屋門。

「好點嗎？大有！」田主在問。

「害是有些發燒！」大有看見田主來詢問他的病，想掙扎着坐起來。

「看他這個樣兒，害得歇幾天。」老傭工也在一旁插嘴。

「要是這樣……」田主搓了搓手，沉思了一會兒接着說：「在這兒養病也不方便，要不然，你先回家養病，我這兒另顧人好啦！」

大有猛然聽到這話，好似有一盆冷水澆在他的頭上，禁不住的打了一個寒噤。他急忙在說：「我這就會好的，當家的不用再另顧人啦！」

「大有多能幹，當家的可別叫他走，再顧可找不出這樣能幹的人來啦！」老傭工也在一旁講情。

「不是那麼說，他回家好養病，也省得耽擱我的活兒。這會兒我不是正用人嗎？」田主說完，也不容人分辯，便邁着方步開出屋門。

大有知道沒有希望了。他不願和田主哀求，使他仍然在此作工。他反倒向着田主的背影冷笑了幾聲。

大有終於被辭了。他變得很是可憐，憔悴的面孔上突出了高高的顴骨。眼窩也深深陷了下去，一點也沒有精神踴躍的向着村外走去。

他舉起了戀眷的目光，瀏覽土坡上的楊柳，瀏覽清澈的小溪，瀏覽叢叢的蘆葦。一個青年女子背着身在溪邊洗衣服。他睜大了眼睛，原來是和他吵過嘴的秀兒。他不想招呼她，因為他還怨恨她。他拖起了沉重的步子，毫不猶豫的向着無際的原野走去。

三十一，四，十三作

三十二，六，二十七改作——



無題的故事

菲律賓·G·I·維拉作
野萃譯

的翩翩的花朵似的，然而它們不絕的隨着日光的旋律在跳躍，一齊就使我昏迷了。於是，我只回到船裏去睡覺，往往哭起來。

五

我們在海上過了一個月。當我來到亞美利加的時候，我是孤獨的。

六

在舊金山，我到南市街去買物事，之後，在洛杉磯的日子，我去參觀好萊塢，但我仍舊是孤獨的。

七

在巴羅，阿爾託，我看見胡佛總統的住宅，然而我是不關心胡佛總統的。

八

在卡里福尼亞，我又看見一個跛脚的老太婆，在人行道上賣鉛筆。夜裡，他坐在冷森森的洋灰路上，像一隻母雞似的，然而卻沒有幼雛。她以沉默的，忠實的眼睛看着我。

九

普爾曼旅館的黑奴自由自在的唱着小曲。夜裏，他替我們預備床舖，他像一座機器一般的準確。我一看見他，我就明白，我不想作機器。

我的投考的大學還沒有學生呢。這不過是八月，學校不到九月不上課。學校是在山

一 父親不瞭解我對他的愛，因此，派我到亞美利加去留學，遠遠的離開她。我沒有辦法，只得離開了。

二

我怕父親。

三

在船上，我患着航海病，我不能吃東西。我懷念着故鄉，懷念着愛人，我作了一些可怕的夢。

四

在青春的目光下，海水的碧波好像蔚藍

上，風很大。夜裏，在宿舍中，我聽見風像無家可歸的山狗似的在哭喚。風是盲目的狗仔，它們哭喚着它們的母親。

十一

哪裏是風的母親啊？我睡在床上，聽着風的孩子哭喚着它們的母親，然而當母親還不會歸來的時候，我已入睡了。

十二

白天，盲目的小狗不再哭喚了。只是在夜裡，它們害怕黑暗，這才去哭喚它們的母親。它們的母親回來了沒有？也許它們的母親有一個情人了，她愛她的情人更甚於那群狗仔呢。

十三

無事可作的時候，我給朋友寫了許多信，而朋友的回信，却一封也沒有。

十四

有一天，一個學生來敲門。他是一個青年，他說他是孤獨的，想和我交朋友。他終於成爲我的好友了。

十五

這學生名叫大衛。他是一個窮孩子，穿一身粗糙的衣服，而他的眼光却是溫柔的。他好像一朵年青的花。

十六

大衛害病的時候，我看護他。

中國文藝 無題的故事

十七

後來，大衛一時一刻也不能離開我了。

十八

夜晚，大衛和我在街上散步，他給我讀

着詩。

落日與黃昏的星

對我清晰的招喚——

這正是大衛的悠閒，落日與黃昏的星的

悠閒。

十九

某天夜裡，大衛來見我，說他明天要回故鄉去了。他所賺來的錢不能供給他受教育

二十

我茫然了。

二十一

大衛去了以後，我走在街上，覺得我好象失去了一件很可貴，很可貴的事物。一想到他，我非常的心。

二十二

學校在九月開了學。飯廳裡和我同桌的有七個人。我喜歡喬琪亞，奧蘿拉，露蕊絲與葛莉。此外還有一個名叫雷娜爾達的女孩子，不過她有一點兒傲慢。

二十三

男學生一個是周，一個是魏里。周來自大衛的故鄉，我問起大衛的時候，周說，他

們在高級中學同窗的日子，曾經像兄弟一般親切。周愛大衛，而遠在他鄉的大衛，遂成爲周與我之間的聯繫。

二十四

周和我往往難免發生齟齬，而我們一想到大衛的時候，即刻要好起來。

二十五

周立志想作牧師，魏里想作體育欄的編輯。我不知道我打算作什麼。起初，兒童時代，我想作一名電影演員，後來我又不想作電影演員了。我想繪畫，可是父親反對，說畫家賺不了多少錢。

二十六

父親是財迷。賺了錢，可是不想去化。我要錢化的時候，我去問母親討，因爲她不是財迷。

二十七

於是，我愛上了喬琪亞。喬琪亞的頭髮是金黃色的，它使我陶醉了。在我的故鄉，女孩子們的髮色一律是墨色的。我請喬琪亞答應我去摸她的頭髮，而我用手指接觸她的頭髮的時候，我神魂顛倒了。

二十八

喬琪亞和我一同去白相。之後，她給我寫了許多情書。

二十九

在一封信裡她叫了我一聲「我的天」

二七

另一封信裡又叫了我一聲「可愛的」。然而我只叫她喬琪亞，雖然往往也叫幾聲阿喬。當我叫阿喬的時候，我微笑着，因為這好像一個男孩子的名字。

三十

有一天，喬琪亞跟我弄翻了，因此，好幾夜晚，我在馬路上走來走去，一個人說着鬼話。我不知道我說了些什麼。我叫着我自己，「你……」而這句話却再也不能說下去。我看著天，看著星，我自言自語起來。

三十一

有一天夜裏，我不復自言自語了。我接不上氣來，而以「你」字開始的那句話，終於完結了。

三十二

完結了的話是和黎明的舞蹈者一般美麗的。話雖在夜裡獲得了完結，可是它却不像暗夜而近似於黎明。

三十三

後來，喬琪亞和我復歸於好，然而一切都異於昔日了。完結了的話是和黎明，天使一般美麗的。此後，我不再關心喬琪亞，她也不再關心我了。

三十四

我到學校去上課，然而我不喜歡上課。

三十五

我自己發誓除了故鄉的女孩子之外不再

去愛任何女孩子。我懷疑我所遭遇的一切薇也遭遇了。這麼一想着便生氣來，不是對自己生氣，而是對薇生氣。

三十六

女孩子應該是堅貞的。

三十七

薇使我生氣了，在我的幻覺中，我看見她跟許多男孩子交接。她跳舞，她笑，她早已把我忘記了。

三十八

最後，我夢見薇結了婚，醒來的時候，我哭泣着。於是，我不再生薇的氣，我氣憤那造成我們的告別的我的父親。我給父親寫了一封責備他的信。我說我就要退學，斷絕經濟來源，我也不在意。

三十九

我非常生氣。我成爲詩人。在幻想中，我的憤怒變爲一朵絢麗的紫花。我我那纖細的手指撫愛它。於是，當我的愛情戰勝的時候，它在我的手掌裏像一顆光彩煥發的寶石似的，我把她贈給我的父親。

四十

我父親不瞭解這朵絢麗的紫花的意義。當我獻給他的時候，他把牠在地板上。於是，我說，「我父親不是一個愛人呢。」

四十一

我拾起花來，因爲它曾被父親拒絕，所

以一直保留着。

四十二

有一天吃早飯的時候，我對魏里，周和女孩子們，說我要退學而當天下午準備到紐約去，最初，他們不相信我的話，但用飯的時候，我始終保持安靜和沉默，最後，他們才相信了。他們想知道我所以離開的原因，可是我對他們說，連我自己也不明白。

四十三

吃中飯的時候，他們苦惱的看着我，我說：「這是我們最後一次共餐了。」我開始非常憂鬱起來。

四十四

我一一和他們握手告別，路蕙絲和奧藏拉問我是否願意給他們寫信。當我離開餐桌的時候，她們以溫柔的目光送我走出了門外。

四十五

周與魏里和我一同走進臥室。他們不想離開我，但是我說他們必須離開，因爲我需要打點我的行李。他們想幫助我打點，但是我說我的東西很有限。一一握別之後，我使他們走開了，我們約好了互相通信。周與魏里想到車站去給我送行，央求他們不要去。送行使我很難受，我說。

四十六

這樣，我把周和魏里打發了出去，在他

們離開我的寢室以後，我走近窗口，長久的眺望著他們的背影，我哭了。我愛周，愛魏里，愛奧蘿拉，也愛路惹絲，我爲什麼要離開他們呢？

四十七

於是，我睡在床上，一動也不動。我一直認爲我並非正想到紐約去，雖然我太傷心了。在我自己，我固然離開了一切的痛苦，而在我以外，却又離開了周，魏里和其餘的女孩子。我又將感受孤獨，和我最初來到亞美利加時一樣。

四十八

我已經說過，我想到紐約去，而事實却並非如此。我是一個說謊者，我以爲我已經對別人撒了謊，我生氣我的父親，我所想到的一切，不過是痛痛快快的幹一下，譬如像離開學校而在一個像紐約一類的大城市裡去。

四十九

在陌生的紐約，我沒有錢，我忍受了飢餓。我住在小間暗室裡，因爲租費低廉故此是黑暗而污穢的。屋裡只有一扇小窗，却又釘緊了打不開。

五十

有一天夜裡，我打開窗子，一塊紙片飛進來。它落在地板上，於是我的腦子開始思索。——我並不是孤獨的。窗外有一個愛人

在期待我。她給我寫信，約我去相會，「我就來見你，親愛的，」我溫柔的微語道。

五十一

於是，一陣強烈的風吹來，紙片開始移動著——是一個因愛情而顫抖的白花。是上帝的白花。——它使我記起我的絢麗的紫花，父親雖加以拒絕，而我却想使它成爲上帝的白花。使我的紫花成爲白花，上帝，我祈禱着。

五十二

在新墨西哥，我會經爲父親，母親和姊妹祈禱，而在紐約，我却爲一朵花祈禱。

五十三

紐約比新墨西哥冷。

五十四

我想買一身新衣服，我想看一張新的「烏發」(OFA)影片，可是我沒有錢。

五十五

因爲我沒有錢買新衣服，沒有錢看新的德國影片，我便在街上走來走去。我看見那些服裝店的櫥窗，我注視着那些新的款式。有一小衣服是葡萄酒色的，只要有錢，就可以買下牠。定價是六十五元。

五十六

大影戲院門前被燈火照得分外的輝煌。在舊金山見到福克斯影戲院的時候，我以爲就很大了，而這一座的規模却更大。太豪華

了。貴族青年婦女和細弱而瀟灑的紳士，不絕的走進去。他們高興的笑着。

五十七

於是，我對這期待厭倦了，我回到我那間黑暗的小屋，這種黑暗使我需要一個女人。

五十八

小屋很冷，我想，假使我有一個女人，就不致這樣冷了。我們可以分享彼此的溫暖。

五十九

溫情的女人，溫情的女人，我唱道。這幾個字是如何的美麗呀。這念頭是如何的美麗呀。

六十

我於是開了燈，在有燈光的室內，我打開一本書讀下去。是關於一個騙子的故事。我想到我自己。我欺騙了周，欺騙了魏里，欺騙了奧蘿拉，欺騙了路惹絲，我欺騙了同桌的每一個人。我只是偶然的說了謊，現在，我不能繼續說謊了。

六十一

我對你所說的這一切關於我在紐約的冒險，是當我因爲自己作了騙子而睡在床上哭泣的時候，在我的寢室以內發生的。然而我不怕哭。

六十二

事後，我起來穿衣服，一心在考慮怎樣去車站的事。穿好衣服之後，我不能繼續一味的考慮了，我離開寢室預備到車站去。

六十三

路上，我遇見奧蘿拉。她陪我走在馬路的一角，開始和我告別。她長久的握着我的手，而且緊緊的握着。她的手好像花一樣柔軟，像樹根一樣纖細，但它們都是強烈的愛人。她的手對我的手表示了殘酷的愛。

六十四

給我寫信來，她的確這樣說——然而她的手，我們不是曾經互相表示了永久不願分離麼？我們不是曾經互相表示了永久不願忘記麼？

六十五

當我跳上公共汽車以後，車身移動了，而奧蘿拉沒有動。她站在馬路的一角，目送着我漸漸的遠去。她長久的站着，一動也不動，我對她揮着手，而她那裡只有眼光在移動。曾經一度是愛人的她的兩手，現在安靜了。她全身成爲一個安靜的愛人，汽車開動的時候，在遙遠的路角上，她不再是一個安靜的愛人，而是一只沉靜的歌曲了。

六十六

坐在公共汽車裡，我開始有一些奇怪的心緒，我已經握了她的手。我爲什麼不像愛喬琪亞一樣的愛她呢？我爲什麼不請她允許我去摸她的頭髮呢？假使我一旦摸了她的頭髮，我也許會像顛倒於喬琪亞似的愛她罷：我應該去摸她的頭髮。她也許喜歡我這樣作。我們也許會成爲一對愛人呢。

六十七

至於喬琪亞，我並未和她告別，而且從未考慮這件事。——我曾摸過她的頭髮。我用手指接觸了她的頭髮，當我說完那句像黎明的舞蹈者，一般美麗的語的時候，我不再關心摸她的頭髮的事。——在公共汽車裏，我不明白這件事的底細，這使我傷心了。

六十八

我走進車站，等候五點三十分的火車。它來了，又去了，我眼巴巴的看着它，一直到再也看不見的時候爲止。我懷疑我是否登上了火車。

六十九

我曾經對自己告別嗎？

七十

之後，我走進城去，我好像把我自己遺失了。我失望的找尋我自己。我迷失了。我

這時不過是一個外殼，一座房子而已。我自己的房子是空洞的。

七十一

我的心靈飛逝了，他帶走了我那朵絢麗的花。父親現在會發笑嗎？

七十二

我的心靈飛向何處去了呢？他將我父親會加以拒絕的絢麗的紫花帶往何處去了呢？

七十三

清晨，在校園中，我遇見奧蘿拉，她說我騙了她。之後，人人都說我騙了他們。然而對於奧蘿拉，當我一想到她站在馬路的一角，她的手對我的手訴說着愛情，而她自己像一只沉靜的歌曲似的，那當兒，我說：你的手已經對我說了一個不能忘却的故事。你的沉靜的歌曲把我喚醒了。現在，允許我來摸摸你的頭髮罷……

七十四

我的心靈在她的髮裡。在她的髮裡，我的心靈輕輕的把我的絢麗的紫花貼 胸口上。我張開他的手，他交還了我的花。我把它嵌在奧蘿拉的髮上。當紫色的花瓣吻着她的薄黑的頭髮的時候，我的花成爲銀色的，之後，又成爲白色的——成爲上帝的白花。於是，我不再對父親生氣了。

雖然上海出版界儘管如何發達，純文藝的刊物畢竟還很稀少，從「文學」「現代」「文學月刊」「文叢」之後很少有幾種生命悠長，地位顯赫的文藝雜誌，尤其是自事變後，作者零落，支撐文壇的刊物不過此起彼落，生命異常短促；而近來則小品文刊物盛極一時，求一本完整的文藝雜誌，也如鳳毛麟角了。

說的幾句話，也是「風雨談」的可珍愛處，我們看第一期「風雨談」的封面，就連想到「風雨談」所生的這一個怎樣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裡也唯有熱情的人才肯說幾句話，而這幾句話也是多麼親切了，我很為柳雨生先生在「古今」半月刊寫的「異國心影錄」所動，「風雨談」的讀者若想知道辦刊物人的態度，我想那是一篇很好的文章，那



風

雨

三

期

黎建青

「風雨談」(月刊)

柳雨生主編

這時候，在今年四月中，「風雨談」月刊出版，這是一個廣泛的刊物，包含專著，評論，小品，散文詩歌，戲劇各方面，比起「古今」除了散文之外還多許多長文，比起「小說月報」却也有不同的發展，這也就是它創刊的一目的吧。

「在典麗之中見實，於沖淡之懷寄熱情」，這是編者在創刊之辭

樣，你就會相信所謂「新文學運動」中「風雨談」的地位，也可以知道這與北方新創刊的「藝文雜誌」是異其趣的。

這話說來未免太遠了，我想還是先談「風雨談」的本身。打開第一本我們就可以看到那些在上海常發表文章的作者，如陶亢德，周策庵，周越然，文載道這幾個人，而他們所寫的又是以散文見長的，「風

雨談」雖然綜合的文學刊物，却難免仍是以散文形成中心的力量，這環境與作者使然，不容我們多置一語的。

在第一期裡面，陶亢德的「談雜誌」充分代表了個人主調的小品文的風格，隨意寫來，裏面却有很動人的事實；周黎庵的「銘心的紀念」則更充滿回憶和親切的感覺。二期中特載了矛盾的「我的小學時代」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作品，作者筆調異常沖淡。這幾篇可以說是它在散文上比較可貴的收穫。

另外，文載道的兩篇文章：「知人論世」和「水邊禽語」，却另有一種淳厚的滋味。我尤喜後一篇，這裡却最有了西洋散文的優美，在中國的書籍外還有對人生微細的觀察，這就非一般人所能寫得出的了。而記果庵的「稼味」和「亡國之君」兩篇，像是爲我們展開一個鳥吸的鏡頭，在短短的文字中含着無限深長的意味，讀者接收以後，會覺得其中另有一種風趣，和前一類的散文是絕不相同的。

在北方的作者中除了知堂先生之外，沈啓元的「閑步菴書簡」也很有意思，談廢名的詩一封信，真給我們「不覺春風容易別，始知懷友是情深」的感覺。另外南星的「荒城散記」那樣優美的小品文，却不是南方作者中可以找到的。

說到小說，這刊物在量上也相當注重，像第一期中馮和儀的「兩條魚」楊樺的「五月」，第二期中譚惟翰的「一封無法投遞的信」，李道靜的「燈」，第三期中陶秦的「枇杷」，馬博良「小向的夢」等，看來似乎後者比起前者要差一點。「枇杷」的故事還很曲折，然而作者技巧却近於電影的手法，在文藝作品中看來像是稍稍平淡了，「小向的夢」也有相同的感覺。

但是做爲這個刊物小說的特色，還是幾個長篇連載，這連載中却包括了各種各類的作品，較新的有予且的「迷離」，譚惟翰的「夜闌人靜」，蘇青的「結婚十年」。此外却也有包天笑的「民國四十二年兒童日記」，最後還有兩篇偵探小說，一篇是秦瘦麟譯的「依茄，華雷斯自傳」，一篇是衛友靜（疑即程小青）譯的「最後的恐怖」。這新舊新舊雜合的現象很使我們連想到「萬家」「大眾」和「小說月報」這幾個雜誌，都是相同的辦法，這恐怕是爲刊物銷售的原因吧，然而

讀者的趣味也就不是批評作品的標準了。

翻譯小說却很平常，第一期中橫光利一與谷崎潤一郎的作品都是經人譯過的，但二期中的「濟度之道」（印度泊萊姆，羌達作，荻崖譯）同三期中片岡鐵兵的「蝴蝶花和蒲公英」倒是可讀的作品。

戲劇上的兩篇長篇四幕劇「繁華夢」（沈鳳）和「魯男子」（羅明）却剛開始，這是我們所期待的；上海戲劇最近異常發達，有些劇本還不是公開發表的，有些却爲各刊物所未有，「大眾」中連載過顧仲彝與姚克的作品就不多見，「風雨談」想也是這樣發展。至於康民的「情幻」獨幕劇却是一個很有趣味的小劇。

「風雨談」對詩似不大注重，除了第一期登載了路易士，田尾，莊損衣的詩以外，二三期中就不多見，不過只是沈啓元的「寄別」而已，另外就是以從前的作品當做補白，這是我們覺得唯一可商討的一點，今後在這方面是應該再多所發展的。

關於專著與評論部份材料也相當缺乏，除了譚正璧所寫的宋元戲劇研究論文以外，很少專門的東西，三期的「清末的翻譯界」（楊之華）却過簡單。錢公俠的「談非爾丁」是關於西洋文學的唯一研究，一期中朱聲浴的「戲劇與民衆」，林榕的「叛徒與隱士」是現代文學的研究，批評上則僅有「讀劇隨筆」（阿茨）一文了。這也是爲未來全面的發展所應該顧到的。

但是在這些文章之外，它也有一些很有趣味的短文，如「記英羅安先生」（龍沐勳），「記楊剛」（泥蓮），「知堂老人來蘇州記」（郭夢鷗），這些文章都是很難得的，因爲裡面有許多外人所不知的材料。然而這却是散文，而非屬於論著的範圍的。

我們這樣大致的觀察這風雨三期的內容，覺得這裏面還有幾點欠缺，一個是這雖然是文藝刊物却仍難免有過重散文，而忽視其它的傾向，一個是選稿固然嚴嚴，却多少還有一些冗長的和瑣碎的不必要的作品，因爲這兩個關係，使「風雨談」距離理想還稍有些距離，但時間久了，讀者和編者自然會使它慢慢走上軌道，這就無需我在這裡爲杞人之憂了。



讀詩偶記

林夢窗

—— 孟斯 ——

孟斯羽，

疏說兮，

宜爾子孫振振兮！

x

x

孟斯羽，

疏說兮，

宜爾子孫振振兮！

x

x

孟斯羽，

疏說兮，

宜爾子孫振振兮！

x

x

在這三百篇裏，有許多非常有趣的問題，這篇詩歌正好是其中的一個。

據「詩序」及朱傳上說，這是歌頌后妃

中國文藝 讀詩偶記

不妬忌，因此子孫衆多；這種迂見，就連東璧的「讀風偶識」，也未能免掉，其實這篇詩歌，既與后妃無涉，更與妬忌無涉；而那些一夫多妻制下的男子們，却偏要拿牠來作爲自己的護身符；古人說詩，大都是這樣不着邊際，尤其是「詩序」，簡直一無是處！

「孟斯」做爲這篇的標題，因爲這兩個字是在一篇的起頭。但這兩個字攔在一起，實在沒有意思，正如該書中「簡兮」，「伯兮」，兩篇的標題一樣，上邊是個名詞；下邊却是個助詞，合攏來並沒有什麼含義（這種例子很多，譬如「關雎」，「何人斯」等等，便根本不成語意），然而古人竟把「孟斯」認爲一個整個的名稱，說來實在可笑！

其荒謬者，甚至疑惑「斯字當衍」（見陳奐「毛詩傳疏」，原因是他們根本不明白「斯」字的用途；須知所謂「孟斯羽」的「斯」字，正如「柳斯」，「鹿斯」，「雉斯」一樣，乃是一個語助詞，（這一層姚際恒早已看破，見姚氏所撰「詩經通篇」，故此，如果把这三個字說成白話，那便是說孟的翅了。疏說，舊說「羽多貌」，非，「集韻」三十二筱引說文：「說，衆致言也」。）今說文中無說字。）如果我們把牠引中一下，則是孟斯爭鳴的意思。「振振」，毛詩訓爲「仁厚」，亦非，即如「振振君子」（見殷其雷）及「振振公子」（見蟋蟀）的「振振」，也不該曲解爲「仁厚」，因爲這都是形容身體健壯的樣子，又有人把這兩個字釋爲「衆多」，這也過於含混，據我想，「振振」在這裏乃是興旺的意思。至於「薨薨」，舊釋「衆多」，似亦不妥；「集韻」十七登引博雅「薨薨……或作敷，通作薨」。玉篇：「敷，蟲飛也」。所以「薨薨」乃是蟲飛的聲音。「繩繩」，當然是連綿綿不斷的意思，毛傳訓爲「戒慎」，或釋爲「衆多」，都不對。「揖揖」或許是指會衆，但「整整」則指伏藏，舊說訓「整整」爲「衆多」，也未免過於籠統，過於含混了。

爲了清楚起見，我們不妨把這篇詩歌譯成白話：

蠢翅蠢翅，

齊歡唱，

× 子子孫孫永興旺；

蠢翅蠢翅

飛滿天，

× 子子孫孫永不斷！

蠢翅蠢翅

團團聚，

× 子子孫孫遍地！

雖然這裡翻譯的不大好，但原詩的意義却不過如此；看了上面這幾句，也許全詩的意義，便不難洞悉了。

這篇詩歌，如果不是慶賀婚禮，便該是慶祝人家生兒養女的，今人所謂「益斯衍慶」，豈不正早從此地借用來的？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研究一下，這四個字，與其說是稱頌，勿寧說是咀咒，這一點，倘使要想弄個明白，那麼最先倒要略解蠢的實際生活：

蠢的形體很像炸蟻，通常本是鮮綠的，只等深秋草黃，便又變成褐色。這種東西，到處都有，只要有一片草地，就可以聽到牠「吃利利……吃利利……」的在叫。他非常喜歡叫，始自人月，而盛於九月，並且每當陽光普照，牠們便叫得格外興奮。這種叫聲

，是從翅膀上發生出來的：在前翅有一塊圓形的近於透明的圓板，叫做「發音鏡」，與摺疊在上面的左前翅相磨擦，就發出「吃利利——」的響音——在這里，我們更要知道

，這種叫聲，只有雄虫才能發生，乃是專為引誘雌虫的戀歌，正因為這種原故，所以作者才會由「恍惚蠢鳴」，聯想到「子孫振振」，原來這雄虫的叫聲，正是子孫繁殖的先聲啊。

蠢既有翅，能飛，每每相追相逐，這種追逐，也正是雌雄繁殖的先兆，故此蠢蠢的虫飛，正預示着子孫的連綿不斷。

在青草遍綠的時候，牠們是綠色，入秋，則變為黃褐色，目的當然在以保護色來維護生命；所以牠們棲息藏匿在草木上邊，簡直很難發現。更因為牠們的繁殖力遠勝於蟋蟀或叫哥哥，所以牠們遍地皆是，多到不可勝數。一入深秋，雌虫排卵入地，卵子非常衆多，待到第二年春天，便由地中孵化成虫。所謂「螿螿」想係指卵子埋伏在地下而言，而第三段所寫的，大概也就是歌咏這種情形。

統觀上述一切，拿蠢來慶賀新婚或生子的確是再恰當不過的，似乎道中間絕沒有什麼惡意，更無所謂咀咒；然而，假如我們仔細研究一下，你便會相信這實在是一種惡作劇——而古人却沒有注意到這一層。

原來蠢的叫聲，一入九月，便成為誘

惑雌虫的戀歌，雌虫一聽到歌聲，便找向雄蠢，使雄蠢的口舐着她的脚，做出了種種的媚態。這時雄蠢愈興奮，則叫聲愈高亢，愈急促——但讀者注意，就在這與高彩烈的時候，早已伏下了悲哀的結局：交尾後，雄的

被雌的打在地下，顯着十二分的疲憊無力，這時精囊已給雌的奪去，附着在她產卵管的基部；雌的則高舉後肢與產卵管，表示勝利

——祇要她高興，就會把雄的從尾部一直到頭部，統統吃到她肚裡去，目的在營養她受精的卵子；這樣說來，如果拿「益斯」來慶祝新婚，則新郎豈不要被新娘吃掉？倘使慶賀人家初生的子女，則子女的父親，豈不要做了媽媽的犧牲？不消說，這種慘劇，古人未必知道，不然，決不會拿來稱頌別人的；至於今人之所以能够發現這種慘劇，則完全仰賴於科學家的指示：科學之有功於文學，於此可見一般矣。

每逢看到蠢斯一詩，便不禁啞然失笑，覺得其間頗有趣味；而前人的解釋，則又滿不是那麼一回事。所以便信手寫了這篇文章，準備給研究草木虫魚疏一類的學者們，做個參考。並且，因為這篇詩歌的注解，在以往錯誤頗多，故此聯想到三百篇裏，應該整理探討的問題正復無限，即如這篇詩歌，便向來不甚為讀者所注意，但仔細考察一番，却又如此可笑，可見即使很平凡的東西，倘肯拿來咀嚼，也可以發見裡邊的趣味哩！

地平線上的人

(續完)

魯施

十五

他們成功了。

五日的涉跋的路程，他們從遠遠地鄉土上進到這座大城市裡來。

可憐這兩個鄉下人，他們不知怎樣生活，暫時不得不在一個極狹仄的客棧裏買下房間住下了。

理想地可以生活的地方這樣地在他們眼前展開了。

最初城裡的一切都使他們驚奇着，這裡的一切都着他們無限的誘惑，無限的欣快；爲了貪婪擺在街上的一些新奇景物，他們曾受過警察不少的叱責，可是，這在他們覺得無論如何這些人也比鄉村縣城裏那些強迫收稅的衙役好得多。……他們走在街上看見有一些人張着手向走過來的人不斷地乞討着，馬成這樣奇怪的笑着了：「都挺年青地，怎麼不能賺着吃飽了。」他認張手討要的事是頂恥辱的。……其實這還沒有甚麼。只是，看見走在街心裡的光腿的女人，他們都覺得從心裡難受着，尤其是望到一些男女抱在一起走路，「這是怎麼好？」他們心裡這樣不好受起來。……啊！他們的腦筋太古板了……但好在

中國文藝 地平線上的人

這些暫時都不會引起他們對這裡的生活感到恐懼；這些並沒有有影響到他們的快活，這只不過是在觀察上臨時的一點苦促罷了。——不過，這臨時給他們的苦促唯有走這裏的生活裡才能使他們覺得這苦促的危險。因爲現在他們還不會走進這裡生活來，現在他們還吃着他們從鄉下帶來的東西……

但是，他們並不能永遠這樣呆着啊！他們還要去找與他們合式的生活而使他們在這裏住下去！

——這——難了。——

後來因爲找不到生活的問題使他們有些不安了，

由這不安漸轉爲一種惱怒。結果變成了這樣：他們看不起這裏的人；這裏的人更瞧不起他們。他們笑這裏的人化起錢來不知難來處……這

裡的人則笑他們鄉巴老運「請安」問喝茶都不會。

然而瘦子的身姿，馬成堅實體格却爲這裏的人所欽服。

……他們的希望竟會凋謝得這樣早啊！

沒有一點辦法給他們爲眼前的日子擔憂了。

「究竟那場可以容許我們去。」這種得不着回答的問題時常這樣

索擾着他們。

——他們能向人張手討要嗎？不！他們要的是生活，生活裡的幸福。

理想裏的幸福生活倒是向那裏去尋找？——在希望裡他們越法顯得

不安了。

十六

……受過幾個月折磨，他們終於走到這條路上來。

馬成幹了一來便喜歡的拉車生業；他進了車廠，瘦子進了宅門裏

去做了人家的支使。……

三五

——這種生活下他們這樣地過去了一些日子，在這些日子裏馬成幹得很得勁，因為他那副高大的體力再加上臉子又不顯醜惡而招了太太小姐們的喜歡。——他講話：「賞什麼就得給人家喊叫甚麼，幹這行就得抄起把來一氣到……因此，馬成的車子一天空着的時候倒少。

然而在另一方面，瓔子却辭職了。知道這消息後，馬成特趕來問她時，她始終不肯將主人的卑劣行為告訴他，她只告訴說主家嫌她太年青，說她自己幹不了這手活，……不過從此在她的心裏，她對這裡的人有些懼怕了。

「你願意再回到鄉下去？」——聽到這話她多痛苦啊！

「不！我願意同你在一起。」她堅毅地。

「那麼你先住着吧！你放心我現在很能養活得了你。」——馬成有些痛憐她的小姐出身了。

但是，因為她愛他，她不能讓他在這一方面看她是懦弱於甚麼，爲了他們的幸福，她須馬上找到職業和他共同度過這性辦法的日子。

……這一天，終於在這樣地一天，她背着人的恥辱走進了咖啡店裡去。從一早起，她便背着馬成暗中在這裡找生活了。在這種生活下瓔子多提心着馬成的性子啊！爲了不使他知道，她時常在白天預先將話詞想好，以應馬成在夜晚特來關照她的時候不致於失口！

——但是，她知道，除去夜間，她放心馬成不會到這裡來看她的！

啊！咖啡店裡該是多荒唐的地方！然而瓔子在這種容易荒唐人的場所裡她依很嚴厲地，爲那粗壯的馬成保守着貞潔。——她在這裏唯一的目的，就是努力工作。她希望由工作賺來的錢去購得他們應該有的幸福。啊！她爲她的幸福顯得是多勤謹的工作者！

十七

……城裡的日子比鄉間過的顯快，甚麼都不覺得已是該換夾衣裳

的時候了。

馬成的衣服還可強就，但這在瓔子的生活上衣飾是最要緊的，因此，她用她賺來的錢暗中做了幾件適合的衣服——這衣裳她並不放在家裡，她把牠們放在櫃上，預備臨時穿用。——

瓔子的事情在馬成的面始終保守得很緊密。……

馬成的差使升高了。——王公館裡的坐車喜歡上馬成的忠實，馬成的力氣。以每個月二十元的薪水打倒了這條鋼性的漢子。

這事情引起他多大的高興啊！晚間他特地從廠子裡回來這樣告訴着瓔子：「老天是不會虧人的，只要你努力去做，你看這是我用力的結果，由拉散升爲拉包月，而且你要知道這還是在一個大宅門裡呢！」

這是多痛苦！在瓔子的心裡，她始終覺得這不少有人性的職業並不是他們所願做的，她希望他們到這裡會服快地好了起來，她爲希望着這裡的事情不會使他們在感覺上失望得這般厲害，……然而說起來，這兩個鄉下人真正能做些甚麼，除掉這使他們漸感到失意的事情外，幾乎沒有一點合於他們理想的事情讓他們來做——這種使她夾心的意念常給她好多的不快活。但是這種不快活在這天晚上她當着馬成的快樂的情緒下她並沒有表示出來。啊！站在高大的馬成身前她依然顯示着這樣榮耀！她又對着當前感到的幸福眩迷起來，你看！充滿在她的想像裡她是多麼壯胆的女子！這個時候她多麼膽大地希望着今晚馬成會因故被留在這裡伴守着她；但是，事實上馬成身上永遠不會這樣。正如瓔子所盼望的相反着，他預備離開這裡了。在離開的前一刻，瓔子怎樣心跳地希望着他會站下來。但是他並沒有完全聽她的：與「你該多坐一回，」她不禁臉紅了。

「不！我們以後相會的日子多着呢！」說這話時他顯得是多吃力啊！這是他在他們地情愛中第一次這樣對待她。但是，不待這句話說完時，他像羞怯於甚麼似地很快地逃了出去。

意外地，他離開了，將孤獨寂寞的情景留給瓔子一個人担受着！於是，她對着燈光又十分不安地幻想了起來，她爲自己担心着，因爲她不斷地想到她那很少有把握的職業。設若某一個終日照顧她的顧客對她有某一種要求，她當該怎樣辦呢？啊！還有，還有使她想到，萬一這種在她身上成爲秘密的職業被馬成發現了呢？……這是多使她難堪的幻想！沉在這種難堪的幻想中她又開始了她的失眠裡！然而，這時候在另一方面。在另一個黑暗的街道上，馬成很快的走着，他絲毫沒有爲甚麼不安的事情憂慮着。他只是想着以後該怎樣拿起忠心侍候着主家，依他以前忠心瓔子家裡的事情一樣；他永遠在這種忠心的誠懇中知足着，快樂着……這樣在快活的想像中，他那高大的身子很快地消失在另外的街道上。

從這大夜裡起，瓔子和馬成的意識有些背馳了，她爲現時的工作憂慮着，他則爲現時加在他身上的事情知足着……

十八

城市裡的氣候真早，不到四月中旬的時候，這裡的人便已穿上夏天的衣服。——這個時候馬成也承受主家的恩惠贈給了他一身拉車的衣服。

馬成現在比從前進步了，他曉得見人請問以及懂得了用下人的口語怎樣恭維主人。從他到這家公館任事後，使他格外多明白了許多事，許多在鄉間人看來麻煩的事。

……因爲他不懶的緣故，他在這家公館裏很受優待，而且他在這裏的工作很顯是鬆閒的，除每天接送老爺上學外，另一部份時間他則幫助花匠鋤地，間或地拉太太到宴會的場所去；這個事情本來是汽車的事，不過太太有時高興坐洋車時，便招呼馬成拉她去，她喜歡馬成那個高大有力氣的像：「馬成拉起車來簡直如同飛……」就在這稱讚下馬成吃香起來，同時，在這稱讚下他也漸明白了錢的功用

了。不過他始終還是一個誠樸的鄉下人，他並沒有被染上一股拉車的習氣，例如：喝二兩，抽兩口，逛逛這類的事他從來也沒有想試試的勇氣，他唯一知道的，只是有了錢便趁晚上送給瓔子，或者買一些鄉下人沒吃過的食品捐給她，因爲他覺得瓔子的出身不像他那樣從少受侍候人的，因此，這粗人對瓔子的一切都很經心地，有時候他想到她一個人終日坐在家裡一定會苦悶地，這樣；他常常忍着她到公館裏去看：「你去看看人家多福氣。」他只是這樣高興的向她講着，引誘着，他却從不知道瓔子這堅持不告的原因是屬甚麼，——這在瓔子的心裡是一種重要的心事，她怕她在那裏會被揭破，因爲這時候那公館裏的少爺每天正爲愛慕她而向她起膩着……馬成對這太粗心了，想起馬成的粗心她便有些怕了起來。可是她依然像往常一樣地愛着他，爲了堅守着貞潔，爲愛他不斷的懷念他，她會有多少個夜晚專爲等待他而晚睡着，但這在馬成那裏他永遠沒有像她那樣細心地想過，在想的時候：他頂多這樣在暗地裡重念着：「她確是一個好姑娘。」跟着這句話後，接連着便是一種永存不滅的堅毅的心力，我一定要保護她。」這便是他對她唯一的情愛了。

十九

……壞了，一種意外地的誘惑困住了這條土英雄……

事情原是這樣地……

正是五月端陽的時候，公館的小姐忽然從外地回到家裏來。

「多麼妖氣的小姐！」第一次看到小姐那兩隻特意弄烏的眼圈，他便這樣地瞧不起她。

然而侍候小姐的差使却偏偏派定了她。

不知道怎地一看見小姐那身奇怪的裝修，他從心裡覺着彎扭的，但是這種彎扭他並沒有在差使上表示出來，他依然是那樣忠心的工作着……

日子在他覺着暫扭的期間內很快的飛逝着，一個月……一個月……一年的季節裡又輪到穿夾衣的時候了。——在這些無緒的日子中馬成幾乎完全遺忘了鄉下的一切——

這多的日子，堆成了堆，小姐漸漸熟識了他：「馬成這健實的漢子真能跑。」在這種意識中，她差不多每天沒事也要坐車子出去溜一溜。

……顯然是是一種誘惑，但在那愚純的馬成身上他却沒有施出來。

每當車子在馬路上飛跑的時候小姐多愛和他談話着；一下車的時候，有整張的票子在車箱裡。……雖然馬成並不是專爲錢上打算的，可是小姐的賞光那能不叫下人聽。

「小姐，我不要。」

「你留下，這是我的意思。」

初次的時候他還是這樣客氣着，再一次的時候馬成便不那樣了，這連他也不明白他忽然由：「我不要。」而改變爲：「小姐我謝謝您。」

也許就是他的力量漸軟化以前他對她的那種厭膩，使他不由得甚麼開始往污穢的地方去想。……一天，馬成忽然這樣想了：「小姐的爲人還算和氣！」這樣以前在他心裡覺得暫扭的思想起了搖動了。

……日子又過去了一月，這時已近冬了。

一個陰黑的夜晚，達到了一種深穢的陰謀。……

從這天起馬成心中對小姐的憎恨終於化的烏有，有誰想得到如此粗壯的漢子竟會站在以前爲他所不滿的人的牀邊上任她心意的所指揮了。

於是，一種罪惡的慾望，深穢的秘密遂在這座大公館裡開始了。從那天的夜間，忠純的馬成沉沒在這種污穢的迷惑下，他自己漸漸學會了驕傲。

……在另外的一個人，一個永遠心戀着馬成的人，她永遠爲他保持着長在人體上的貞潔，近來爲了這寶貴的貞潔她特辭掉了那少有把握的職業隱匿在家裡……並且，在這期間她已準備好了可以使他們幸福的東西。她多希望馬成會快一些走回來！然而，想不到這種渴望下

，他很少回到她的面前來，在急切的盼待中她變瘦了，她瘦得懶以再照鏡子……

二十

一種媚諂的引誘包裹着他，使他那極其良善的心變黑了。

就是馬成在那淫豔的姿色下，他想拋棄了先前的那個女人。

這一切在櫻子她還被蒙在鼓裡，在她那勤謹地思想中她真的相信底馬成的欺騙。「他現在正忙着，也許明天他會抽出一點工跑來看我的！」……這樣不知有多少個明天她是白等了，相反地馬成連一個口信都不會捎過來。……啊！多顯得赤純的女子！她又對那負義人做出種種幻覺來吓唬自己了：「甚麼使他這樣忙……難道他那健壯的身子會病下來嗎？」這她只能在暗地裡讓所有的盼待構成的幻覺折磨着自己，實際她不敢勇氣地去看他，因爲她擔心怕那裡的少爺給她意外的麻煩……「那麼讓這漸變成可憐的女人怎樣辦呢？」……沒有辦法！於是，她又沿用了以前在懷想中苟且得安的辦法：「再多他等一些日子把！」不過，這時在盼待中她漸漸對未來的幸福有些害怕了。

在那邊，在櫻子望穿的盼待中的馬成那邊，他將不會重走回來看了。他並不會像櫻子所想像的那樣！他忙着，病着，事實上在這個時候他比任何人都舒服；白天他多景緻在自己的屋子裡休息着，睡着。當夜晚深黑下來的時候，他便走到另一個樓房內去受被指揮的工作……他以為這是一種光榮，他不曉得這是一種最大的破壞，陷害。

馬成墮落了，墮落在他以前所忌恨的女人的手下……這是多可惜的一件事情！那麼一個忠誠的鄉下人！……

二十一

年近了，馬成依然沒有來看過櫻子，更沒有將一個錢寄過給她。在這完全孤獨中櫻子將她平日所積下來的錢都化光了，她變成一個最可憐的窮女人，爲了解決生活，她不得不恢復了她先前的生意。

這是多苦痛的一種惡劣的忍受啊！進得咖啡店裡的第二天先前的

那個男人又開始向她追逐起來，但是，她仍然忍受着一切等待着馬成的回來。……

二十二

……是甚麼風吹向了他，事情忽然轉變了。

這樣地一個黑暗的晚間，在華園的園房裏馬成醒過來似地。這究竟是受了誰的指使，他忽然不願再做這種不光明的事情了。他要求她作他的妻室，他要求她答應嫁給他，這一切都用他那一身堅硬的體力作保證……。但是，超出意外地他遭到了反駁，而且除反駁外他臉上帶了狠狠地一個耳光！

「你當知道你的身份，你是僕役，我是主人，設若僕人不願意時主人不是可以拿錢來打倒他嗎？你該明白，明白你這反要求對主人是一種最大的恥辱。」

這話使他暈下來，他不知怎樣發落自己，他完全失去知覺地呆在那裏痛苦着，羞恥着，他心裏開始憤恨了，就在這種憤恨的羞恥下他忽然想起了環子，他覺得不能再在這地方呆下去了，於是，他衝了出去，他從後門跑到街上去，他不回頭一下地直向環子那裏跑了去。

「到了」跑到她的門前，他爲他的羞恥停下了脚步，然而，他始終是得見她的，他是這樣急切的希望着他很快的能在她面前求恕着他以前的罪惡，這樣他便推門進去了，屋子裡想不到會漆黑地：

「環子！環子！」他喊着，他不停地喊，可是找不到一滴回答的聲音，他有些慌張了。他着急地把燈點了起來：啊！頓時觸進他的眼睛裡地，是一些可憐的風景，這很快地使他想到了這無着落的女子在他走後如何過着冷清的日子！同時他又想到有很久的日子他沒給她甚麼了，這些冷落的日子她怎樣過着的？這樣想着的他很頹唐地呆立在那裡，這時突然有一種景像在他面前浮現出來，這是前年在遠遠鄉間裏的一個悲慘的情景裡。在那可悲地情景裡漸漸有一種極微弱地聲音在他耳邊響了起來：「……只是這個家庭太孤弱了。」……「……不！我願意將這個家庭建立起來，不使他孤獨。」啊！這回憶使他感到多大的威脅！這懺悔的威脅給他一種絕大的力量，他馬上想到他應該對

剛才的玩弄去實行一種報復。……他這樣決定了，於是他很快地從這裡跑了出去。——當他從這裡跑出去的時候，他沒有留神到隨他身後便有一個人回到這屋子裡來，並且在她的後面緊隨着一個人！

——他跑到了，他仍然像平日一樣地躡足走上了小姐樓梯，他推門進去了，他望到地正斜躺在牀邊上，她向他媚笑着：「回來了，我知道你會回來的，記着！下次不……。」他不能再等她說下去了，他竄到她的面前，用力地兩隻手緊握了她的喉嚨，她起初想喊着，可是她卻喊不出聲音來，她只是用腿掙扎着，但是她那能禁得住這兩隻鐵手，於是她在這種情形下失去了知覺，隨後他鬆下了手，他笑着，他恐懼地笑着跑了出去。……但是跑出這公館的門口時，他踉蹌了，他失掉了方向，他不知道他該向那裏跑去，……站在那裡停過一個時候後，他彷彿清醒了似地開始又向環子那裏跑去，他多需要找回環子向她表示的一切反悔！這樣在這條路上他加緊地跑着，跑到了。這回他並不躊躇了，他一直跑進屋子裡去。

意外地，一個場面使他驚奇了！環子坐在炕上哭泣着，另外一個使他想不到站在他面前的是那公館裡的少爺，他氣憤着，他顯不得再問到甚麼，抓住了那個男人他力用的將他打倒，接着他罵着：

「願意這，你滿可以到你們家裏去找你自己的姐姐。」……

這時環子爲他那粗亮的聲音竄立起來，她惶惶地跪下來向他求恕：「請原諒我……我並……」

「不！這全是我的錯誤，我該向你求饒。」他這樣極顯痛苦地說着，隨後他機械地抱起環子來：「我們不能在這裡住下了。」——現在他開始無推搡的愛着她了——於是她將她緊緊抱在懷裡向外面跑了出去，他一直跑着，向前跑着，像跑開一切黑暗一樣地努力向前跑着，跑着，無休止的跑着，跑向他們原來的路上去……

二十三

另一個春天，他們回來了。

在春天極是暖和的天氣中，這兩個年青人在家鄉的道路上欣喜地走着。他們並不談過去的事情，這時在他們心裡仍然像往常一樣地希望着他們該有的幸福，希望着未來的年月將豐收。……於是，這雙相偕的影子，很快地便消失在地平線上了。



採菜者

哈遜作

裕如譯

日暮，海面上吹來的烈風開始覺得寒冷起來的時候，我站在砂丘上，俯視着下邊低窪的地——一塊被砂丘從海那裏隔離的海灘——上的一位往來多忙的老婦人；我很驚奇她的舉動，因為她的身體是一個脆弱的老年婦人的體態，而她在她低窪的地上，用一種驚人的輕快和矯健的步伐移動着——我幾乎要說是疾馳而過了——不時的止住脚步俯下身去，從地面上檢起些東西來。但是我不能把她看得十分清楚：太陽眼看就要沉沒在地平線下，並且當這歲晚日暮的時分，天空中的朦朧和海風中的寒峭，使一切景象都現出模糊的樣子。我走下去來到她跟前，才發現她已經年邁，一顆裸露的頭顱上覆着稀疏的灰髮，一副瘦削憔悴的面龐上襯着端正的面貌和幽晦的雙眸，可是眸子並未透出老態來，並且直直的瞪着我，一種匆遽不可思議的悲感打動了我，因為它們是悲悽的雙眸，所以在匆促的一瞥下，好像表現出一種難以形容的憂悽似的，即或不然，也宛如憂悽給它們遺留下些幽暗的東西，當生活中一切的快樂和興趣都棄她而去，而她亦不再追憶往昔或懸慕未來的話。這不過僅是推測與想象而已，但是假如她是從另一個世界來的人，我就不能再認為她是奇怪的了。

我問她天到了這般時候還在那裏幹什麼，她就用一種鎮靜，平板的聲調——聲音中也透出一個幽暗的陰影來，回答說，她在採那末一種岡羊樞菜，這種菜生長在平坦的鹹地上，並且長着深綠色青蔥狀的多肉葉子。在這個季節裡，她告訴我，最合宜把它採來醃漬，備作年中的食用。她提着一個提桶，把來放菜用，手裡拿着一把小刀，用來掘拔菜根。她還拿着一個舊包袱，裡邊放着檢來的一根一條的乾樹枝和碎木塊。她又說，許多年來每到八月底，她總是到這個地方來採岡羊樞菜的。

我延長了這個談話，盤問她，並興奮的傾聽她那種機械的回答，同時揣測着注視我的眼睛的那雙毫無笑容和驚人的眼睛。

世界文壇消息 汀生

▲關於意大利旅行記的日本近著，麻生三郎之「意大利紀行」出版，又，意作家巴比尼之「我們的意大利」日譯本已由柏艮達生譯出，高山書院版。

▲日本名作家長谷川如是閑近著「日本之短詩形文學」已由新聲閣出版，為作者近論日本短詩」中之重要文獻。

▲「在海原之歌」係大木厚夫之近作，已由東京阿爾斯出版社出版，此係戰時下詩集之一，內容在以詩的形式報道從軍於南太平洋戰線之戰士，篇篇流露詩人對愛國之熱情。

▲「實業之日本社」所出版之「德國民族作家全集」，已出者計有瓦蓋爾作高橋義存譯之「血」，維赫爾特作小島貞介譯之「歸農兵」，布命克作石中象治之「大航海」，修爾作佐佐木秋山譯之「甜」，維赫爾特作野島正城譯之「森林與人們」，金卡依作植田敏郎譯之「跳舞考」等，該社近將以上出版者列為好評書。

▲「古典希臘之精神」係中川清之近著，將於東京河山書局出版，內通論古代希臘思想家之精神，並闡明其哲學之見地，為本年上期日本出版界有名的哲學新著。

▲五月份日本雜誌界可注目之小說創作如下：新作家河合哲吉在「中央公論」所發表之小說「石」，「公論」上之淺野著之「神代之規律」，「文藝春秋」菊池寬之「日

當我們談話時，一陣喧嘩的聲浪，突然傳到我們的耳鼓裡，於是我們微轉身軀，就看見一羣打高爾夫球的人從他們剛喝過茶的球場旁邊那座高爾夫球房裏走了過來。男女球員共約四十多名，成羣結對，雜然成行的向着較遠的海岸那邊的高爾夫球飯店進行着；一群非常漂亮的人物，有着紅潤愉快的面龐，考究的服裝和飽滿的精神，個個都在無拘無束的談笑着。有幾個人仍然停留在飯店裡，並且約莫二十輛汽車停在飯店門口，把其餘的人送到他們內地的家中，或他們居住着的住宅的。

當他們在我們站着的三碼以內的地方經過時，我們就中止了我們的談話，並且當他們走過時，他們午飯後消遣的那個高爾夫球場的故事，就浮現在我的腦海裡了。這裡的土地，是爲一個古老的家族所佔有的；據龍從羅馬戰勝紀念以後，他們就佔有這塊土地了；但是家長現在却窮困了下來，倫敦的房產沒有了，威爾斯的煤礦也沒有了，除掉這塊兩三千畝的土地出租外，一點別的進款的來源也沒有。雖然如此，可是嚴格的說來，只就城裡沉於安樂生活而擁有多量私產的兒子們來說，他也不能算怎樣的窮困的。他們想必養着許多匹賽馬，擁有多輛馬車，並且住在最好的俱樂部房間裡，這位有耐心的年老父親，年後一年的被他們纏着替他們償還債務。這樣一個可敬愛的人處在這樣一個痛苦的地位，所以一般朋友和鄰居都不可憐他，認爲他是本郡中最善良最古老的家族中的一個難能可貴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不得不想盡方法以謀出入相抵，所以他所要做的事項之一，便是在古老的海濱村與海之間的長約一哩的砂丘上，建築起一所高爾夫球場，並且從事建造和經營一座高爾夫球飯店，以便招徠四方的賓客。如此，村中人直接到海岸的路徑就被切斷了，而且那些荒瘠的砂丘也被攫奪無餘——這些荒丘是他們的曠場和遊息之地，並且在這裏做爲公共的場所受他們踐踏，已經是數百年之久了。可是現在他們是被禁止了，而且聽說他們必須由一條小徑到距離他們村莊約有半哩之遙的海濱沙灘那裏去。可是他們一向是卑恭順從的，所以也不敢有所抱怨。不過，經理人也着實鄭重的向他們宣揚過，他們實有感謝地主的理由，因爲，爲要報答他們這點小小的不便，他們一定要把打高爾夫球的人招致到那裏，那末一定就可以僱用許多村童作爲侍者了。然而，我發現了他們一點感謝的意思也沒有，只當做一種不平之事，加在他們身上，徒使他們心痛吧了。

我記得在這個時期內，到那裏打高爾夫球的人是川流不息的，可是不曉得可是可憐的婦人，是不是和她的同村人一樣，對於剝奪了他們荒丘的那些人——數百年來，他們慣於在荒

「運文章」，牧野吉在「現代」發表之「朔風」，井伏鱒二在「改造」之紺色之「反物」，大江賢次在「創造」之小說「生死」，此外「新潮」爲四十週年紀念號，作家陣容甚充實云。

▲日本萬葉研究權威武田祐吉，近已將其大著「全譯萬葉集」已完成，先後共七卷，每卷原價五元五日金。

▲丹羽文雄之長篇小說「青蟬」銷路極佳，近又再版。

▲大岡龍男近著之「每天之懷念」爲其新著俳文長篇小說，內容爲愛慕母親，想妻愛子的描寫，這也可說是作者一部美麗的生活記錄。

▲新太陽社（舊現代日本社）所主辦之朝鮮藝術獎金已發表，本屆爲第四次，受獎者計有，文學—李無影，美術—李壽鎰，演劇爲移動劇團第一隊，音樂—成和領等七名。

▲第二屆中央公論獎金獲得者爲海軍報道班之一員——作家丹羽文雄氏。去年度名作「海戰」而榮膺此獎，獎金爲三千元，已於上月下旬舉行獎狀與獎金授與式。

▲小宮水心著之「漢詩講座」已完成，共五卷，此爲對漢詩之作法與資料之入門書，定價十二元。

▲據聯聯電影當局所發表之去年度最受歡迎之文藝電影如下：沃斯得洛夫斯基之小說「鋼鐵是怎樣鍊成的」；「奇異的種子」（由新童話改編），彼得布列特之「脫手的殺人犯」，加西莫諾夫之「從我們市街來的青年」（由原戲劇改編），巴烏林哥之小說「認烏戈洛特人」等。

丘那裏的荒草叢間的鬆散的黃色沙灘上散步或坐臥——對於切斷了他們到海岸的截徑的那些人——他們每天到海岸尋找着零星木塊和被海浪漂上岸而於他們窮苦的日子多少有些裨益的無論什麼東西——也懷着一種隱痛。

我想假如是這樣的心情時，那末她那不起變化的眼睛也要有些變動了，如果看見這一切愉快，歡樂的打爾夫球人乘着汽車到他們旅館，或他們華麗住宅的話。

但是，雖說我注視着她的臉，可是她的臉上並沒有絲毫的變化，一點惡感或任何感情的痕跡也沒有；不過僅有同樣的一種陰影，仍然逗留在那裏，並且她那凝視的雙眸，好像被攔的小鳥或小獸的眼睛直勾勾的看我們，可是並不像是看着我們，而是向着遠處望的一樣。當打高爾夫球的人在我們身旁走過，我們中止了我們的談話而我把錢放在她手裡的時候，她仍是木然不動於衷的樣子；她謝謝我，絲毫無有笑容，說話的聲音仍然是鎮靜和平板，和回答我發問岡羊橋茶時說話的聲音一樣。

飄 流

— 荒 田 —

離鄉十多年，負着滿身的創痕，飄流到這座古城裡。我真愛這座古城，因為它是那樣寧謐和靜穆，而且和我同樣地有着往日的哀愁。流浪的生涯，我疲倦極了；還是讓我在這古城裡，消磨這長閑的歲月吧。許是幼年受到神話和傳說的影響，從小我就歡喜冥想，常常爲了很小的事件而想入非非。最初我覺得天空很神秘，因爲白天除了太陽之外什麼也不見，然而一到晚上就會出來月亮和小星星。我總覺得月亮是星星的母親，我並不十分關心她，但對這些小星星們，不知耗費我多少童年夏夜的時光。不久我便懂得着大自然的一切：有時望着平靜的湖水出神，總以爲湖水的深處另會有個十二分溫醇的世界，富有詩意的時候，悄悄地把手伸到水裡去，一剎那冷冰冰的感覺，才驚破我這富有詩意的幻想。我會用臉頰過過冬天的積雪，我會吻過半開的薔薇花，我也曾在初秋的早晨，受不住晶瑩露珠的誘惑，滾到草地上，弄得滿身精濕害了一個禮拜傷風。只有優才作這樣的事情，但我確實是作了，而且並不只一次！離鄉之後，爲了扎掙求生，終日爭求着與性靈無關的事物，在時間上不成許我再多冥想，實際上也不容我再去做那些傻事情；母親高興着自己的兒子長了許多，然而在我自己只是一筆損失而已。幸而流入這古城，又會引起我的冥想。離鄉的月夜，但終歸勝於無。無往事不堪回首，但終歸勝於無。尤其是那褪了顏色的朱門。雖

我又回到沙丘上往下看，又看見她——和第一次看見的一樣，只是顯得更模糊些——矯健輕快的走動飛舞着，好像蛾子或幽靈一般的，在低窪平坦的鹹地上，繼續在湧動的寒風中際岡羊橋茶。於是浮在我腦海中的思潮，就是低頭往下看和辨識一個生物，這個生物極像一個鬼，一個幽靈，或無法形容的任何一樣什麼東西，如同風景畫師所忽略的一些地面上，水裡頭和天空中的幻景一樣。爲要避免這些幻景，他訓練了一種所謂「惰眼」的法術：他用手指塞住耳朵，唯恐跟他身後而笑他才分有限的嘲笑聲浪溜了進去。想要用筆將他的印象傳達出去，那幾乎是近於妄想：在這種情形下，他所能做的，就是盡力把他看見的景象所引起的情感傳達出來就夠了。

那末就讓我就着訓練眼睛，就爲是觀察所選到的每個人的面孔而總可從說人在孔上發見其內心無論怎樣細微的隱情的人來說吧。這樣的一個人，很難說走過一斯申和福利特街——或「牛津街」，能夠不因隱見演過悲劇，帶些神秘性來包藏着隱約可辨的去事。一張面孔，而吓一大跳的。但是這面孔在他面前呈現不久，另一張惹人注意的面孔緊跟着就來了，於是一張跟一張的來個不絕，並且這些印象在記憶上停留片刻，就全消滅不見了。但是每當經過一個長期間或三五載，說不定他還許碰到一張面孔，這張面孔不斷的縈繞着他，那種栩栩如活的印象，竟許數年不會消失的。我於那個寒風的黃昏裏，在那位探岡羊橋茶者的身上所遇到的，正是那末一種面目；但是它的神秘，仍只是一種神秘而已。



夜半

狂夢

夜半醒來，夜的白光透澀滯的黑暗。似乎是誰潑在夜色裡一片牛乳，然後用什麼無形的手攪勻了。

夜，岑寂的夜；我由熱氣窒息中醒來。記起舊劇中有一個牌曲，叫做「夜深沉」，詞曰：「夜深沉，獨自臥，醒來時，獨自坐，似這等孤寂奈何？」致詞後面則是憂鬱悠揚的樂曲了。……於深夜的孤寂中，我的靈魂却從生活的泥濘裡蘇醒過來，好像聽到深夜的寂寞諧歌伴奏在廣遠的太空；恍然我青春的暖流於太息時停滯了。

怎樣恰在這地球酣眠的時節醒來，那騷擾的都市在原始的單調下睡熟，人類以奇形怪狀臥在床上，或者做着荒唐的鄙事。

如果是獨自一人脫殼出遊，在黃月芽的微光俯視下，漫遊於地殼上面，看，地球是在睡熟的時候了，一切的競爭和騷擾，都覺悟了它本身的無聊可笑，而停於靜止的狀態。那時，忍不住要嘲笑我們生在怎樣的一個

世間，把世事那麼認真做了的。

夜是下等動物和昆蟲類的世界，臭蟲，跳蚤，蚊子，老鼠，佈成大大包圍網，向我襲擊。因此，我乃企盼着黎明的早來。

何處有受了驚的驢子，大聲喘喚起來，因此把乳白色的暗夜點綴得更深更陰暗了。原來，驢子還沒有睡熟呢！它或者時時睜眼環視黑暗中是否隱藏有鬼怪，因它在人類的壓迫下飽受鞭笞，人類與人類之間，永久是有着無邊的宿仇。

驢子的喘嘆靜息了。震動的音波像憂悶的符咒，散碎地零落下來；零落在平靜的大地上了，沒有發出一絲回響。

風來了，外面的屋簷，喀喀地響起來，金屬的鳴奏，使我想到的地球的各角角落上，有多少人們在這時埋身於戰場，在砲火槍彈下流着殷紅可怕的血河，即使是睡眠也不會使他們停止殺機，黑暗的時候，正是他們利用遮蔽而發揮屠殺才能的好時刻；來，

殺，殺得一人不剩才好……而在這金屬音的鳴奏中，却使人連想到屠殺上了。於是，那鐵簷每在有風的時候便會跳動嗚咽起來呢？

記得當我開始由遠方移居在這古老的城市時，陌生而懷念家鄉，或在失眠之夜，聽風簷私語，那蒼老的哀唱，使我以爲有算命盲者沿夜街摸索徐行，手裡敲着大鼓，咚咚，寂寥的運命之音。然而盲者爲何在夜半來爲人算命？誰又肯夜間醒來叩問命運之門？難道是盲者不能知道日與夜的循環嗎？難道他不會聽到市聲已然沉滅下來了嗎？……於是，三年過去了，於一個風雨夜，我偶然站在那簷下，才分明聽得原先誤以爲盲人鼓聲的，原來就是鐵簷的怨聲。

現在，簷語又響過了，似絮語一段很悠久很遙遠的古代故事的片斷了。

突然有一隻虛驚的狗吠了起來。犬吠聲，在古詩詞中常可見到的聲境，

在夜之荒村，吠聲那塵空洞地震動着夜氣；而現在的情形正像那樣古畫似的死寂，汪，汪，汪，吠向過路的幽靈鬼怪。於是，我坐起在床上，看窗紙上透射的白光，陡然以為自己是處在迷途的荒村裡，竟不禁感到世上一切都是空虛的呢！

後來，只有幾聲因誤為黎明而鳴叫的雞啼，這啼聲的突來，的確使彷彿在暗夜裡的人兒有些興奮了。雖然那祇是老母雞的夢囈，是錯認為黎明的信號，但總使人有着光明的希冀；聽雞啼，黑暗在退步了。

一隻季候鳥，在大樹的繁葉深處叫起來，牠的聲調含着新的機警，並不像那些幽怨的鷓鴣，也不像飲泣的杜鵑，而那種怪鳥的聲響，帶着金屬音，如同用金屬片敲在木板上，清脆而沉悶，割，割，割，割去你華麗的外皮，你非惡的假面，你黑暗的面紗，割

去使你沉睡的眼罩……而我這時空洞極了，我靜聽五臟血管的急流，胃中空虛着，我似乎已然饑餓起來。最後，饑腸漉漉響起來了。

我忽然想跳起來，抓起任何一件樂器，在這完全寂靜的夜間忘掉一切地儘情演奏着，悲壯而含血淚的，哀嘆青春的，咒詛而厭倦人世的，懷念故鄉和母親和友人的，或是震盪昏睡中的黎明的，……勿論怎樣的歌曲，由什麼樣的樂器演奏出來，被西樂家所不齒的胡琴也好，月琴也好，三味絃也好，再不，就是叮叮噹噹的鋼琴也好，悠悠忽忽的提琴也好，……總之是彈奏一曲我內心獨有的哀歌，沒有一個傍人在如此夜間可以聽到，不需要他人參與我心靈的歡愁。

琴伴奏，……或是悲多汶，修貝爾的交響樂，展開的一片親切景色，……如果這時桌上有一座留聲機，開放起鼓使我心靈搖撼的樂片，而又是在這樣陰沉的夜間，至少也可在這炎涼的世上得到些暫時的幸福碎片了。

什麼也沒有，也沒有樂器，也沒有什麼交響樂的唱片，我立刻記起住在同院對門的詩人那裡有一部交響樂的唱片。然而，我重又臥倒在床上了，臥倒在這臭蟲，跳蚤，蚊子，所交織成的大包圍網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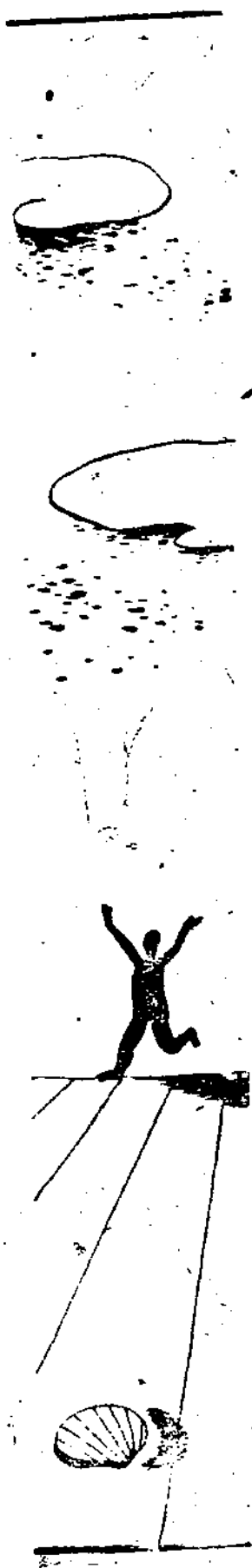
瞌睡蟲走向我的身邊，由耳朵眼爬進來了。我詛咒自己在夜半醒來，想了這許多，又聽了這許多，這許多白天以外的事，使我格外因之而煩悶了。瞌睡蟲完全支配了我的意識，我再沉入朦朧的黑暗裡，愁悶地睡去。

華北作家月報 第八期要目

| | |
|------------|-----|
| 卷頭語 | 柳龍光 |
| 文化運動的意義與精神 | 管翼賢 |
| 觀察旅行別記 | 王介人 |
| 滿洲的文化十年 | 少虹 |
| 圓明園(三) | 白林 |
| 戲曲家張大復作品考 | 傅惜華 |
| 勝任愉快 | 呈分 |
| 故園 | 一葉 |

| | |
|-------------------------|------|
| 第一次到教堂去 | 趙今吾譯 |
| 華北日本作家短篇創作介紹特輯 | |
| 上海的中日文學 | 和田宗 |
| 釋迦(三) | 袁犀 |
| 新編記文學論 | 趙支武譯 |
| 鄉下的故事 | 楊倫 |
| 雨夜 | 楊倫 |
| 學術講演會記錄 | |
| 譚偉·陳綿·張我軍·陳紹裘等講演記錄(上) | |
| 中華民國出席大東亞亞戰文學者大會華北代表及本會 | |

| | |
|---|-----|
| 派遣赴滿日文學觀察團一行行前感談 | 梅娘譯 |
| 沈昭元·徐白林·張我軍·柳龍光·王佩夫·王介人 | |
| 桂化及文化人 | 張金壽 |
| 由韓文談到火氣 | 五知 |
| 世界歷史文學名著介紹 | 汀生 |
| 憶宏告君 | 平白 |
| 半夜 | 陳綿 |
| 其他會到學術講演會記錄，會員勸導，會務動態，文化消息，內容豐富為華北文壇唯一種文藝刊物定價一元各處書店均可代購華北文化書局總經理。 | |



前夜

曹原

有人說人生是戰爭，有人說是迎會。若是戰爭，則必有被殺之人，若是迎會，也必有被踏死的人，真是沒有辦法的啊！

大致人這東西，生來便記得過去的美，可厭的事都忘記！不，即使不忘記，也必改造之爲美之物而記憶的。能如此人才想生。否則即由我來說，若自己的不快事情，統統記着，快樂的事一些也不記得，這完全是地獄了。

——佐藤察夫

下面是我把一個人的日記公開抄錄下來，同時我可以說這是一篇小說的結尾，或者也許是個開始，我的筆不能把這裏的人物寫得更實在，所以我現在只要先來介紹主人的文字，也許會使你們有感傷，不過我覺得讀者們，應當讓你們的情感不要抑制了理智，因爲賺了你們的幾滴淚，却不是我的本意，我只是想上天怎麼會使這對愛侶走上這條路去呢？那麼如果有機會的話，我想要把我所搜集的材料寫出來，我來紀念他們相逢的一段事實，讓大家來做個更深刻的認識吧！

這篇日記寫得相當綿長，雖然有些地方是被原主人塗抹得很凌亂，可是我相信總還不會失去了真。我現在應該向原主人表示歉意，因爲我背逆了他的意思而發表出來，似乎一定很使他不快，不過我也只

有表示歉意了。至於我如何得到的，聰明的讀者，恕我不能多費了。

現在開始抄錄吧……

晚上，六點多鐘的時候，她果然如約來了。

從前天夜裡，我才曉得她要離開她的家庭，並且她是煞有所思似的使我不安起來，於是我說：

「今晚，我有個不愉快的散步，歸來依然如是。」

昨晚，依舊不吐一語，我的難過愈甚了。

今晚在路上她的淚始終不停，我默默地伴隨着她，耳底聽着她唏噓，我更難過。

走進了北海，天空陰得黑沉，稀稀地飛着秋雨，園內燈光亮得不多，行人也很少見了。

當我起始向她談話的時候，好像她的淚水要流出她的悲痛，於是她用手絹蒙着臉，我用手一邊攙扶着。在那時候，我真恨我不能把她的苦惱抓來替她担受一點，可是她有時擦乾了淚水却又閉上眼睛跟隨我走，沒有多久，却又被淚水淹滿了眼睛，我曉得那條手絹已經是濕淋淋的了。

她沒有言語，我們只有輕輕的脚步在地上響着。

「讓我們找個椅子坐下談吧！」

她點頭應了一聲「噫」又隨着我走下一段路，在路上有些昏暗，很難地才找到一個椅子。

我倆坐下後就沉默着，望着面前靜的河水，幾度燈光照在水面上，遠處教堂敲着鐘聲。

「現在可以告給了我吧？」

當我這樣問着身邊的她，在暗中我看見她低垂着頭，用手依舊蒙着臉，兩肩直發抖擻。

「爲了甚麼呢？使她這樣難過。」我這樣想。

天空依舊飛落着秋雨，打在那柳條上沙沙地響。

現在她不哭了，只是閉着眼深深地嘆氣。

我沉默了會又去問她：

「×，如果你要哭就哭個痛快，免得悶在心裏是會使你生病。」

可是她連吐了幾口痰，就開始談起話來，首先談到我對她一切隱瞞，由這個地方起，而懷疑到我的忠實，坦白熱誠和愛情，似乎是使她難以相信了。

「這樣，我們的問題，完全依你處理了。」

她說到最後這一點才算是最主要的焦點，同時她像是萬分失望了，因爲她是這樣想：

……我丟失了父母的撫養，甚至如今我丟失了一切愛護，可是我想却仍有個赤誠愛着我的人，那麼我還有更大的希望呵！

這樣究竟是忍耐着去尋找那快活的日子，可是如今她覺得一非如昨，於是她失望點說：

「我的前途實在渺茫得很。」

天曉得，她實在是沒有認清了我。可是我都做了些甚麼事呢？我對於她所處的態度，我始終沒有絲毫異意。而她總是這樣苦惱着自己，所以我曾經一度想和她切實表明，結果她對我說：

「我愛你，甚麼都不能移動我的心。」

於是我也有個表示。

「只要她對我真誠，我對她是有始有終的。」

現在我完全失敗在我未曾把事實過程講給她，這樣就可以證明我够不上忠實坦白熱誠和愛護，好像我只是用了一種方法才把她纏絡住，甚至於好像顯然我是懷抱着甚麼目的而來使她做犧牲品。

天哪，愛是沒有條件的。多少人都認爲我們是不會有幸福的結果，他們的觀測也不是毫無根據，可是我總不願那樣毅然地有甚麼表示，因而我想我們不是沒有愛，而一再使她誤解，似乎就愈漸漸不幸了。然而爲了愛，我就不惜去向她解釋，就是解釋也是必須的，如果她認爲還是來牽強去乞求她的愛，那麼似乎把我看太渺小了。現在我沒有方法去辯護，只有請她原諒。

「原諒，原諒，可惜來得太晚了。」

「原來已經晚了。」我這樣想。

雨點漸漸打在人的臉上也發出一陣一陣的冰涼。

我往前看了看，五龍亭和漪瀾堂還亮着幾盞燈。

河水裏有魚在跳躍着翻出水浪。

一些河蛙在那枯乾的荷葉上爬跳，好像引人的腳步聲。

「那麼以後的日子呢？」

她說一句話又俯下頭去了。

她說着突然，又哭起來，我曉得她的傷心絕不是幾句話可以化解的，不過如果爲了愛，我想是沒有不可解的。我看她的神經已受了相當刺激，她怕想以前，更不願談個以後，她現在除去難過甚麼都不想了。尤其是她好像已經把自己安排到一個她所不願走的路上去，似乎又不能不走的路了。

「苦惱是自己找的，快樂也得用自己的手來找。」

隨着我沒有辦法地表示我在方法上是錯誤了，然而我的最終目的，唯一的還是要保持住我倆的愛，爲了這個愛，我不惜用甚麼手段來

尋求將來的幸福，可是她沉默。

這樣，因為我的過失使得她遭到一些人誤解，雖然我絲毫沒感出有如此事實，然而她覺得那樣的日子實在使她有些難堪了。

「我願你加刀來殺了我。」

「我願你加刀來殺了我，我佩服你是勇敢。我願你直接表明厭憎我，我佩服你有決心。可是我不願你背後講着相反的話。」

「好！你盡管說下去吧！」

「我現在也沒有甚麼可說的，能希望你安心繼續去實行你的讀書計劃，而我呢？也要安靜讀書。」

隨着她無力地把頭倒在我的肩上，甚至她的身子也顫抖起來，你摸着她那雙冰涼的手。

空中的雨漸漸大起來了。

我擁起她來一同靠在前面河岸的鐵欄杆邊。

「×！我的希望，絕不是卸脫責任。」

她又把頭垂到我的肩上，我用手擁抱她。

「×！你自己委曲了你，我很抱歉，你一定原諒。」

我終於又說出原諒的字樣，然而我想方才她所說的那些話，真有如萬支冷箭都刺到我的心頭，我應該震怒嗎？不能，我想那樣更會使她誤解了我。我還能再求她寬恕嗎？不能，因為她似乎是決然了。

「我沒想到，我是自找苦惱而弄巧成拙了。」

她聽了我的話又在我的肩膀上哭起來。

我自己還此而想，這是一個天真純潔的孩子，她給人熱誠而所必需的也只此而已，她是再也禁不起打擊的。可是我現在有些懷疑她是不滿意現實，或者她是不能說。

我慢慢扶起她的頭，她緊閉着那雙淚水浸腫的眼。

我低聲叫着，她猛地抱着我吻起來。

在我們耳邊。還可以聽見遠處一陣竹管聲音。

雨點滴落在我的頭上，周身已經濕了。

「你看今天的天氣又是這麼壞。」

我說着用手抹着額前的雨水。

她從書包裏拿出一件雨衣給我披在身上。

「現在，不管你想什麼，我們究竟是怎樣呢？」

「我不恨你，也不厭你，我還是愛着你。」

「那麼你應當放棄你的意見。」

「可是，說出去的話是不能收回去的了！」

我慢慢睜開她那雙過視着我的眼睛，我心裏難過的是，我不曉得我們相識這麼久爲甚麼弄得成見這麼深了！甚至我覺得她也過於任性了，因爲她爲甚麼不體會到對待她的一片苦心，即或她認爲不可解的時候，我想她也應該光明點表示出來，還有甚麼可以勉强的呢？我現在只有無言沉默了，我咬着牙不使我落淚。

「放心吧！」

她說着用手撥正我的身子。

「讓我送你回去吧？」

這是她的善意，可是我不願接受。我表示要在這兩夜中，我想再多停留一會，因爲我希望的是安靜和解脫。

「爲甚麼呢？我們一塊來的也要一塊走。」

我沒有回答甚麼，只是不忍再看她的臉。

「每次總是你送我，今天我來送你。」

我聽了她的話忙轉頭來看着她。

「×，妳答應我不再說那失望的話。」

她突然抱住我的脖子，用那淚水的臉絲擦着我的面頰，現在難到說她真的願從我了嗎？天曉得，我用着苦痛的心去慰藉她，我不明白爲甚麼使我們合在一處，不但自從我們相識以來，就遭遇到若干風波了，難道是因爲我們的意志不堅定嗎，抑或是有些不真嗎？現在她的淚浸着我的臉，我用力抱住她，她的唇也合在我們的唇邊，我倆互聽

着心房的跳動。

「×，」她在我唇邊叫了我一聲。

我應着聲問起她來：

「母親不是來信了嗎？」

「現在已經沒有方法給她寫回信了。」

「那麼我可以告給你一個寫法。」

她忙捧着我的手追問我怎樣寫法。

「你說，我從前所希望的如今已是變成失望了。」

她無言又把雨衣給拉緊點。

河水上面的雨罩在白霧裡，寒氣有些逼人。

當我把她再緊抱在懷裡的時候；我不知都在想些甚麼？現在我不是做夢？我是誰？她是誰？我和她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如果她不要我，爲甚麼要接受我的愛，而我難道是乞求她愛嗎？不，都不是，這只是情感自然流露，我倆不是沒有愛的。

這時候，她滿頭淌着水珠，我戴着一頂滿被水浸濕了的帽子，我倆在泥濘的道上撲撲着走下。

「遇見這樣壞天氣，道又滑。」

「一會兒，她把眼睛閉上，握着我的手說：

「閉着眼睛也會走到的。」

天哪！這是我倆的歸途嗎？這是甚麼錯誤呢？我這一生的關鍵可以說是要顯然的表現了。我這個平凡的人，自己把自己弄得莫知所從，尤其是你把自己的幸福拋棄了。但是我沒有方法來愛護她，反而使她苦惱，我想我是沒有方法去憎恨自己了。

雨水落得更緊了，在朦朧中我望着河水裡還飄浮着一葉扁舟，這時候，我自己想我正好比在風雨中的小舟，飄浮吧！任牠流下去，不管方向地流下去，然而我絕不願把同舟的人撇在河水裡去，可是如今雖不是用手親自把她推下去，是不是正像遭到了風雨，我也撐不住那木舵使這小舟翻去落到河心裏了。

我用力握住她的手，在路上，她貼靠我的身旁，慢慢走上那座石橋，前而貼着圍城的牆邊亮着一盞燈。

我每走一步就好像離她遠了一步。

「我送你回去，讓我再多留一會。」

她堅持着不允許我，一面用那冰涼的唇很快地吻了一下，立刻我倆就下下那座橋。

「我往那裏去呢？她又去同那裏呢？」

這兩個問題在我的腦海裡旋轉，我倆的脚下沾着泥濘，我們的身上掛着雨水，我默默地隨着她走出了圍門，我的耳邊還聽得見雨水緊打着鉛板棚。

等到我倆走了一段路的時候，我忽然說出一句。

「這也許是我們一生裡的一個很奇怪的日子！」

我總覺得幾次的風波，再沒有比這次來得悽楚了。我爲着我倆的問題享受了多少辛酸如快愉，我將取了若干的方法去折衝，我用盡了我的心血，結果我還是使她感到失望，那麼我的希望也算完全毀滅了我的衣服已經濕透了，兩隻冰涼的手緊握着。

終於她不允許我送她回去，我的心異常不安起來，這樣的深夜，我如何安心使她獨自地回去呢？可是我停在雨中兩眼望着她的背影離開我一步地遠了，我盡力用我的眼去尋索着她的影子；我不曉得到底該怎麼好？現在我忘掉自己，只有那頂帽子的邊沿往下落着雨水，我的淚水也偷偷地爬出來了。

「天哪！我們就這麼分手了嗎？」

我慢慢回味着方才她向我說的那些話，我曉得她不會再有甚麼留戀的了。她的希望，她的幸福，是不是因我而消失了。她爲甚麼還要委曲求全地活在這裡呢？沒有理由，絲毫沒有一點理由。我現在可以說我認識了她，她是個倔強的孩子，她能忍受任何人所不能忍受的苦惱，如果現在還要我說，我想她是整個的錯誤了。她居然就這麼認爲前途是無限渺茫了。

「晚了！晚了！」

我現在只有這麼無可挽回她說，我一向表示，生活是有目的，而如今我的一切都葬送了，我做了這麼一幕悲劇的角色，我想現在我思索真是晚了，反不如說是完了。

「遠哪！我能答應你的請求，我覺得那是遠了。」
我反想着方才我的話，她也用眼逼着我回答：

「時光是稱不起長短的，我覺得我倆的心讓風波弄得遠了，這個心的距離原是沒有的。」

她不是也默然了嗎？現在我甚麼都不能想了。

當這朝時候，我在暗中看見她的身影在雨中又躡過來，不由得使我那顆雜亂的心猛的戰慄了，爲甚麼？她睡哄了我要做些甚麼呢？我在她後面緊緊跟了下來。

路上，我的眼讓雨水和淚水迷濛着，用力把牠擦乾，再去追尋她影子，我躲避着燈光距離她好遠，這樣我倆走了一個相當長的路，這是件多麼奇怪的事呢？

她已轉灣穿進了一條胡同，我後悔我的脚走得緊了，在胡同裡沒走多長的路，她就在一家人門邊停住了，我想她是發現我在後面了。

這件事原是我出意料，而我也不是預定要試探她的，可是我這麼做了。我雖然沒有力量阻止她去走她的路：然而她也不該睡哄了我，難道她以我們不坦白而錯認了我，甚至她就這樣忍心走開嗎？我想，她不能，一定不能，因爲她自己總說她是有始有終而言必行，行必有果的，可是現在我不能不有所懷疑她是要弄我。

「你爲甚麼跟着我？」

她向我不知回答甚麼，尤其是她那副不大自然的臉使我不能思索地說了一句：

「妳要幹甚麼？」

「難道你要跟我一夜？」

一夜四幾夜，我也要跟的，因爲我不能眼看着我愛的人把翠活弄得如此顛倒，我怎樣去爲她也在所不惜了。那麼也只要看看她的心吧

「那麼現在讓我回去。」

「不，我送你。」

「x！」

我很沉痛地呼喊了幾聲，直到她很毅然地背過身走去，我的嘴裏還是這麼喊着，可是沒有聲音，

她走了，那個影子完全不見了，現在她使我沒有力量去追她，我的心就是挖出來也不能使她滿意了。我呆呆「站在街巷裡想：

「也許她回來！」

我那樣傻呆呆地等待着，我不知道時光是走過去多少了。偶爾有三兩個夜行人走過我的身旁，他們都神奇地望着站在雨中的我。過會，我的眼望着巷口的燈光照着水窪的影子，我還想她必定是走回來的，但這時只有一個人力車夫拉着空車走過來。」

我失魂似地蹣跚着沈重的脚步在泥水裡走下來，我也不曉得怎麼走回到家裏去了。

「這樣就算是完結了嗎？」

我走進了家門問着自己，從前我們不就約着在不久的將來再合在一起嗎？是嗎？真的嗎？我要哭，要笑，我的腦子裡飛躍着「希望」「愛情」，我要打我自己的嘴臉，可是我怕媽媽看見我這副鬼樣，來追問個究竟，所以我忙跳到屋裡去脫去濕到背心的衣服，兩隻腳讓雨水弄得冰寒。

「開燈，睡覺吧，夜深了！」媽媽在外面向我說：

我的眼雖是汪着淚，可是我還模糊地看見現在是快要兩點鐘了。我提起筆寫出我倆的今夜。

「她何時能回來呢？也許她能回來！」

我無言地用筆亂畫着，這夜我睜着一雙眼直到黎明。

這段日記真是鈔完了，但是我也好像把滿腸愁傷發洩出來，同時似乎償還了一筆內心的債務。然而我不敢想他倆的將來日子了。

逐流之歌

(七)

謝人堡

第二十一章 再接再厲

由於半載的光陰，所換取來的，除了對自身博得一種反省之外，此外再無長處可談。這半年裏，經過一番崎嶇的生活以後，第一，使我深深認識自己，却是一個不學無術之人。對於一切世事，莫不感到淺薄。尤其在那偽善者和假道學家面前，無疑我必表示低頭。我於是發誓，無論如何還是再接再厲繼續求學為妙。

求學的結果，不論對自己所學是否應用，至少對於個人底精神可以豐富得多，而且會把自己造成一個較比健全的人。

只在匆匆一周之內，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尋到了老友黃向榮，這一次，我這既定復學的志願，因而如是實現。第一老友黃向榮和本市一個商業學校的校長，有些親屬關係，我就請他為我介紹，他毫不遲疑地應允了我，且還歷述努力為我奔走。我底心，爲了期待這件即將實現的事，當時心神不盡顛動不寧。每夜躺在床上，也總要費了許多時間，去計劃一些未來的事。

過了兩天，向榮陪我到學校去，且把那位素以文雅出名的校長為我互相介紹。接着，我把這繼續求學的抱負得以向他申訴。

老校長向我問道：「插班入學可以麼？」因為該校的制度向來是春季始業的。

「當然可以！」我謹慎答道，「入學以後，我肯努力追隨同學水準的程度就是了。」

「好！明天上午十時——請你來口試。再見！」

老校長大概許是忙，愉快間和我定了口試之後，拿起教案和粉筆便向另一座樓上的教室走去。

老校長底辦公室內，頓時寂靜了。

校役在向榮先生的關係，於是又為我們斟一杯茶。數分鐘後，黃向榮和我，暫時離開學校，便向碼頭上一個小飯舖裡走去，我請他吃中飯，同時也喝了許多酒。就在醉眼矍矍之下，我一方和他談着讀書的樂趣，一方又在隔着玻璃窺子，向那遼闊的海面望去，靜觀那種海上的風景，來來往往的船隻，波濤起伏的海水，掛滿天邊的雲塊……當時我底心頭真是懷有說不出的愉快。

在這名貴如畫的海岸，能與知己得到飲了幾杯酒，什麼還有比這更其快樂的呢！這海岸上，雖然沒有多少古代遺留的名蹟，只有這幅海風的情趣，也很可使人陶醉的了。

聽說檀香山東南靠海的莎馬亞島之上，大詩人「史蒂文森」曾葬在那裡，而且墓前有碑，係史氏生前自題之詩：

寄天光之曠宇兮，

作一墓使予長眠。

生無憂死亦樂兮，
予惟安臥之悠悠！

大詩人史帶文，被葬在風物瑰麗的莎馬亞島之上，不獨爲未來的遊人憑添了許多情趣，就是爲莎馬亞島本身恐怕也會增添一件不朽的史料罷！

現在我所願望的海岸，雖然沒有像那樣的名蹟，但會得到一時的歡欣，美酒，知己，眼臉向着海面，內心蒙受爲道秀麗風景的激動，快樂得使我自己都不知如何是好。

次日，上午九點五十分，我到了學校，拜見老校長，以備舉行口試，果然，老校長適在辦公室內等候着我。

他隨以他不素談話的態度，問了我許多問題，其中我只對於數學與基本商業常識自感遜色，外國語和漢文自然不成問題。

口試既畢，校長對我這種舉動非常表示重視，他居然用許多肺腑之言向我獎讚，這是我在近一二年來，從未聽過使我深受感動的話，當時把我感動幾乎要流出淚來。

「今天是星期六，下星期一就請你來上學……」校長向我穩重地說，「因爲本季開學已經兩周多了。」

「好的！」我在萬端感激之下，向他深深鞠了一躬，又說，「謝謝校長，星期一我一定開始來受課的。」

走出校門以外，四顧街頭寂靜無人，由於過份蒙受快感的結果，曠目街頭一磚一樹，都好似已被喬裝爲一種新的姿態，連我自己，也似乎踏入了一座新的世界裡去。

於是，我去訪謁老友黃向榮，把這成功的經過報告他，他聽了，不禁向我表示同情之樂，並且祝福我。

其次，我隨回到衙門，向長官和同人闡明理由之後，我便辭去原職。他們大家都以過份讚揚我這有爲爲話題，因此都不肯向我挽留。究竟有爲無爲，是不可知的。既或繼續求學之後，仍然無爲，亦未可

知。不過聖人從來是教人讀書的——聖人讀書的時候，是讀些竹板子！現在讀書，却是讀些紙片子。以紙片比竹板，其相進已數千年了。時代雖然不同，而其誨人之道則一。

且說同人聽說我要告別，馬上暗中計議爲我辭行。在官場中，這雖是一種儉收的習氣，但因隆情難却，也只有順水推舟了。

當日晚間，他們已經議好，爲我餞行，請我到「燕春坊」飯莊，一同吃酒。這番厚意，真是使我感愧不安。

黃昏過後，當日燕春坊飯莊樓上之一角，果然燈紅酒綠，高聲飲酒鬨拳的聲音達於街市，我喝得一醉不休。當時除去同人之外，還有一位友邦朋友東條先生在場，這是一位輪船公司的總經理，向來待人和藹可親，這一次也在百忙之中趕來，參加這一個餞別宴。

東條先生不但是位事業成功的人，他的學問尤其可觀。他能說德法英華四種外國語。

「聽說你要念書，很好，年青人是應該多多念書的……」東條先生拍着我底肩，向我小聲說道。益其顯示感情之篤。

大家分手的時候，莫不帶着十足的醉意，尤其是常乃齡和曲佩直，這二公喝得東歪西倒，醉是醉了，嘴裏依然忘不了叨嘮地說。他們彼此一說一合，走下樓去，腿腳踉蹌不穩，小堂倌把他們扶下樓去，上了車子之後，我們這才興盡分手。

第二天是禮拜，我在兀自準備一切入學的手續，忙得不亦樂乎。夜晚歸來，因爲企望着明日快快的到來，我底心開始在跳了。經過一天的奔忙，不是很疲乏的麼？不，我不但忘記了疲乏，而且反倒十分興奮。

我在心中暗暗盤算，現在我還是個事務場中的一員，可是一到明天，我便馬上要變作一個年青的學生了。像這樣一個可貴的名銜，當初我會把它放棄過，現在又重被我捉回，機會，真是難得的很！

入夜，九點過了許久，我在一切準備停當之後，自然，再沒有什麼閒是雜非纏繞着我，我偷偷走了出去，我跑到一個繁華街市，望着

晶瑩的燈，喜笑顏開的遊人，這才使我呼出了一口氣。

期待和愉快的心理趨策我徘徊在夜光幽明的大街上。一刻鐘後，又被那咖啡館內甜膩的音樂把我喚了進去，無端使我又喝兩杯濃茶，興奮的情緒益其向我迫來。不過當時我還只是一個人，偶然聞到室內男男女女的客人，在高聲打鬧時，益其使我興奮。那想到，當時我竟憶起俞平梅來。於是我在暗暗想着，現在我已毅然拋棄這狗屁利祿的官場，又重埋首從事求學，假如她一旦拾得這可貴的消息的話，對於我未來的好感一定更大。

當時我在思索着她，以及她對我未來的態度，我恨不得一下把總捉住，用我渾粗暴的胳膊向她腰間圍去，可是，我不能夠，我們彼此天各一方，每一思及，只有默默回憶而已，奈何奈何！

深夜歸來，再沒有什麼驚擾我的事端了。於是我隨拿出許多俞平梅舊日給我的信札，逐次讀閱。我不只是崇拜她的美麗，而且我更惜重她底年華，她底天資，自然是因為她比柳慕瓊更會領料一些額外的風情呢！

我們雖然相距甚遠，兩顆為青春跳動不寧的心，埋藏在兩個大都市之一角。但是，我們那從來一貫的精神，永久是一塊打合了的鐵。

深夜，我在熟睡之中，作了許多美麗的夢。

翌晨醒來，不論是洗臉，刷牙，以及整理什物，沒有一刻不是在回味那美麗的幻覺呢。

三個小時以後，幸運又重降到我底頭上。

我居然坐在商科專門學校的教室內，靜聽教授高聲講解經濟學！當我在教室裏面，和那裡所有的青年孩子完全一樣，而且他們目視着我，既不陌生，又無刺眼的情形。我努力使我作成一個神氣十足的學生。

後來，只在一周之內，大部的同學對我都已熟稔多了。並且他們和我一起打打鬧鬧，總比其他同學高興得多。我真不知我何時學來

的這般使人歡迎的骨氣！

此外還有一件使我引為快事的，就是在我同班之中，居然還有二位我在M市的舊同學，我們每一談起舊日的事來，就不禁要頌生一種今昔之感了。

第二十二章 作嫁於人

天公賜福於我！

未來的所有的愉快，莫不是由這謀識的心志所博取來的。現在我又重新回到那一幅可貴的青春時代裡去，至對世間一切事理和人情，完全引為學習和保持靜觀。何況我又獲得許多優良的導師，他們告訴我什麼是聲，什麼是色，以及什麼是生活。

從此我對求生的認識，於是更進一步。

像兩天前那樣的生活，現今使我憶起，真是感到滑稽，而且有趣。果然我能在一番利祿場中爭長論短，却是難為了我。想到這裡，如今第二次又重慶起學生生活，對於學生真正的幸福道才有了極深的領悟。

因為現在是學生，所以對娛樂一道，也不像從前那種潦倒在花天酒地之中。每在課餘之暇，我們總有幾位情趣相投的同學，不是到海濱去看一看那活潑的海水，就是到「楞嚴寺」去拜伽藍。所謂拜伽藍，只是到那裡去觀賞一些奇趣而已。

在這一個中外馳名的都市裏，楞嚴寺居然算作名勝之一，自然因為這是一座非同凡響的大寺。這寺院裡有多少伽藍，我不知道。但是寺內却以產葡萄著名，聽說每年只靠出賣葡萄的收入，便可維持他們大半的生活。寺內空氣淨潔，最廣碑塔一切設備逸致，遊人至此，却會頓生一種懷古的幽情了。

於是，天然的美麗和名勝的建築，時時在陶冶我們底情志。致使我們對於環境的認識日益深刻起來。

每天課餘以後，那些有家可歸的人們，總是毫不停留地，快快跑回家去。剩下我們寄居校內的同學，個人只有去尋自己底消遣了。

我在業餘的消遣，只是喜歡讀些小說和詩歌。業餘時，我從來是不太歡迎讀那枯燥無味的教科書，大概這也許是一般學生的通病吧。

因為酷愛文藝的結果，後來我竟買了大批的文藝書，當我把那些東西齊整擺在書櫥裏，不料已被一位志趣相投的同學所注意了。

「你這些書，太珍貴了！」記得這還是一個夜裡，痕青向我這樣說道，我們彼此因為同班的關係，早已熟稔得很。

「爲什麼呢？」
痕青依然帶着一種羨慕的口氣，說道：「這都是目前出版最新的書……」

他居然留心這都是目前出版最新的書，由這一點看來，我知道他對中國的新文藝有些內行，因之使我向他談了許多幼稚的文藝的問題，問題雖然幼稚，可是我們當時談論起來，實在津津有味。

後來，終因志同道合的關係，致使我們中間友誼之道也日見濃厚多了。古人說：「以文會友」，這句話實在不錯。

痕青和我談來談去，經過一相當時期，甚至在他心中那埋藏已久的秘密，也都盡情告訴了我！他說他過去曾有一個愛人，彼此相愛的程度，已經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可是——後來不知爲何，痕青便被那人漸漸冷淡下去。最後慢慢連信也斷絕起來。

其實他把這段羅曼史話告訴了我，自然是有他底用意。因爲他說他底愛人，簡直是一個小說迷，並且——還是一位頗有文藝修養的人。他還感慨向我說過：「假如我們現在的愛情，依然存在的話，能够坐在一起談些有用的文藝，該是多麼快樂的事啊！」

我聽着也很入神。

「她既然不理你，看在往日的情面下，你很有向她寫幾封信，務用這種方法向她進攻，最後的勝利也許是屬於你的，亦未可知。」

我在解勸他，同時也是一種鼓勵。

接着，他把她那舊日的情書，一封封察出給我看，於是，我才知道她底名字叫陳致雲。

又過許多日子，痕青與我因在報紙副刊常常投稿的結果，致使我們對於創作的工作發生一種奇好。在報章上發表出來的作品，自然不少，可是被編輯先生所壁還的却也太多了。由於退稿的數目，漸漸已使我對於郵差走進校門造成一種不良的印象。其實郵差對於我，並無什麼憎惡，只是他把那些心血塗成的作品，都爲我大部的退了回來。

全國文藝刊物介紹

風雨談（柳雨生編，月刊）已出四期

上海風雨談社出版

文藝雜誌（月刊）已出二期

北京藝文社出版

文藝兩週報（雙週刊）

南京金門書店出版

文編（月刊，夏炫主編）已出三期

南京野起書店出版

古黃河（月刊）已出五期

徐州古黃河社出版

華北作家月報（已出七期）

華北作家協會出版

人間（月刊，吳易生編）

上海人間社出版

教師節的一日

王若雲 中學 藝文

中國文藝 教師節的一日

一首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六日，是國民政府訂為教師節的首次，這一天的報紙上都刊登了下面這一段消息：

國府為宣示教師之重大使命，使一般國民對教師愈加景仰與欽敬起見，特擬定每年六月六日為教師節，華北方面教育界及各機關，以今日為首次教師節，奉行國府意旨，實施擴大慶祝。華北各地報紙雜誌，一體徵求教師節紀念文字。各級學校一律懸旗誌賀，分別舉行慶祝儀式。山東省各機關並聯合訪問各校教師，以示尊重之意。

首次教師節在教育首府的北京達到極好的季日：天氣由溫暖漸漸轉趨炎熱，盛夏的脚步已經邁向人間。這是六月以來第一個星期日，從早晨起就浮漾着寧靜的氣息，厭人的「沙漠風」業已停止，太陽展開火熱的威力，天空晴朗得沒有一絲雲，布穀鳥游移而沉着的歌聲偶爾自遠方傳來。萬物都充滿生機，整個人類的生命也彷彿從此得到了許多鼓舞。

這是舊歷端午節的前一日，處處都有忙於過節的人，紅色的葫蘆花，黃色的鐘旗像，綠色的文章，增添了無限生趣。這不是「羣滅英美必勝運動」第一天，寫真漫畫展，話劇表演，「增產之歌」演奏會，散佈在不同的角落，增強了興奮的情緒。

炎熱，喧嘩，奮慨，構成這一日的交響樂。

一一 紀念會

清晨六點鐘，太陽剛剛從遠方聽到這座城市，××中學宿舍裡就充滿高聲的談笑，大家慌慌忙忙洗過臉，預備籌劃這個節日的慶祝儀式。因為今天由各級學生發起了一個歡送畢業同學大會，而會前還得舉行第一次教師節紀念（這固然是學校當局的意思，然而由於同學之熱心，早已自動負起了籌備的責任）所以，七點鐘才敲過不久，大禮堂由同學自己的手已佈置得井井有條。

大禮堂實際並不很大：論座位，平日最多可以容四五百人，今天特別換了成排的「三人椅」，約莫能添加小一半人數。正出的講台上拖了「海昌藍」的幕布，作為更換遊藝節目之用，牆上交叉掛着兩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前面另有一條橫在那裏的布幔，並掛着兩行鮮紅的大字：「第一次教師節紀念大會」與「歡送畢業同學遊藝大會」。此外，講台桌上擺滿了盛開的花株，在濃烈的香氣中，這雙重紀念日的節奏匯在一處。

大會一開場，就是校長梁傑民先生致詞。他從畢業慶祝。說到年與導師，更特別闡明了首次教師節的意義：

一個月以前，也就是五月五日那天，大家都還記得我們在這兒舉行青年節紀念會。我會說過現代青年責任的重大，並且希望從青年節開始，大家整齊步伐，向同一目標前進，爲建設新中國而獻身努力。大家記得民國十年五月五日，是國父在廣州就職大總統的紀念日，也便是負起復興中華民族重大責任的日子。我們現在應該追隨這種精神作下去，而且必須作到底，以求達成國父的心願。

但是，青年是需要領導者的，所以在青年節之後，繼續而教師節。所謂教師節的意義也不由表示慶祝和紀念而已。它乃是確立方針，集中實力，在整個國家建設上的表現。也就是說，教師所負的責任不只限於給青年以書本上的知識，而且要進一步指示他們方針，以期集中力量共同奮鬥。目標就大的方向說，是死裡求生，亡中求存；具體一點說，也就是同心協力，促進新國民運動。這也是今年二月汪主席在全國教育行政會議上所訓示的要點。

這樣看來，我們今天在這裡紀念教師節，並不是表示教師的責任，而是希望各位師長和同學打成一片，扶起國運向上鬥爭的神聖職責。

今天第一次教師節的日子有幾項特殊的意義，更能顯示出這個節日的重要：

第一，今年的教師節是端午節的前一天。舊曆五月初五是屈原自沉於汨羅的日子，春秋戰國時代這位楚大夫爲憂國而自殺了。這雖然是一種極端消極的行爲，但是他那種篤信道義，不爲環境所屈服的精神，都值得我們永垂紀念。汪主席在「五五」青年節的時候說：「一般青年信道要篤，操守

要堅。必要這樣，才能建立自己，改造社會。屈原能不爲惡俗所屈，是值得佩服的。我們還要更進一步，與惡俗奮鬥，戰勝惡俗，改造一個光明純潔的社會。」這一段話，我想再借來說明教師節與意義。

第二，今天是華北各地「擊滅英美必勝運動」開始實踐的第一日，擊滅英美不過是中國參戰後的目標，同時也是我們建立自己，恢復和發展中國固有精神的重要工作。單就教育來說，從前英美在中國所辦學校極多，表面上似乎爲中國造就人材，其實乃是以宗教思想來消滅國家思想，要使中國人根本忘了自己是中國人，不注意國民的訓練，只追求物質的享受。這和我們固有的愛國家，重道義的精神是互相衝突的。我們現在必須建立自己，作一個真正的中國人，排除英美的一切麻醉思想。這才是「擊滅英美必勝運動」在教育上所含的意義。

第三，今天太和門舉行夏季青少年團大檢閱，這告訴我們現在作教師的和一般青年都應該有健全的體格，同時必須養成全體主義的精神。汪主席說過，在全體主義的時代，沒有健全的細胞，就不會有健全的整體。然而任何細胞決不能離開全體而獨立生存，這是每一個青年，每一個國民應該明白認識的。這也含有對於教師節的啓示。

第四，今天還有一個華北增產之歌發表大會，也是我們應該注意的。因爲現在是整個國家以全副精神加強生產的時候，所以每一個人必須努力奮鬥。自教育方面說，不要一味從事當本知識的追求，提倡生產教育，這才切合戰時的目的和需要。

總之，爲加強這一次教師節的意義起見，就要：
一，認識國家的現狀，共同爲建設中國而努力。

二，建立自己，擊滅英美勢力。

三，發揚全體主義的精神。

四，提倡以實踐爲主的生產教育。

希望來年紀念第二次教師節的時候，這四點會有事實上的表現。

這講演繼續了一個多小時之久，聽講人與精神不但並未減少，反而增加了許多的興趣。在熱烈的掌聲中紀念會結束了，接着就開始畢業遊藝會的節目。

三 在教員休息室

十一點鐘，和學校禮堂開始舉行歡送畢業生遊藝大會，同時校長梁傑民在教員休息室招待全體教員，預備一點茶點，算是茶話，也算是對於教師節的慶祝。

教務主任宋乃倫今天特別換上一套淺灰色的西裝，瘦長的身材顯得更高了些。他那乾澀的嗓音早爲同學所恐懼，今天却帶着十分幽默的語調，幫助校長招待大家。

「請隨便坐，杜先生，張先生，吳先生……這地方太小，可是大禮堂開會了，沒法子，大家隨便坐罷。」

但是這十幾個人却擁在四圍沒有動。烟氣繚繞在房間裡，每個人相對着苦笑。

小胖子杜個是初中部主任，被一般頑皮學生叫作「胖杜」的，笑嘻嘻的拍了一下國文教員吳岱的肩膀。

「怎麼樣？」他擠了擠眼，問道。

那個冷不防吓了一跳，嘴裡衝着的香烟幾乎落下地來，幸而另一隻手接了過去。

「怎麼樣？老兄，怎麼樣還不知道嗎？」

教務主任宋乃倫聽了這話，立刻趕忙讓大眾就坐，近五六天以來，他極力避免談到某一方面的問題，而方才兩位教師的對話，竟使他直覺的聯想到一根導水線的危險。

「大家請坐罷，」現在是輪到校長梁傑民下「動員令」，他雖站得遠些，可是國文教員才出口的那三個字，在他却好像三響霹靂，它們所喚起的隱痛固然不足以減低個人對整個教育事業（他以完成這項事業的實踐者自負）的信仰，歸根結底說來，多少是一種無可奈何的不快之感。因此，他也認爲立即宣佈開會，是解除這番隱痛的更有效方策。

大家繼續就坐，從校長首席起始，教務主任宋乃倫，初中部主任杜個，國文教員吳岱，一個個排下去，正好形成一團。這總共是十四個人，但最後一把椅子却空着。梁傑民左右循環了一眼，對正分別替各位先生斟茶的矮個子差役說：

「老李，派人到××胡同××號問問劉先生回來了沒有？快一點兒！」隨着轉過頭去，對教務主任宋乃倫悄悄的說，「怎麼，老劉還不來，難道又變了卦麼？」

「大概也就快來了，」教務主任頗有深意的點點頭，「我不必等他，先開會要緊。」

坐在旁邊的初中部主任杜個似乎也猜到了這幾句話背後的含義。他點上國文教員吳岱遞過來的一隻「郵船牌」，深深的吸一口，又深深的呼出來。

「我猜今天又『黃』啦，」他以一種私人談話的姿式，湊在那一個人耳邊低語道。

萬萬想不到國文教員吳岱也竟然表示同意：「我也只有三四成把握哩。」

國文教員吳岱平素沉默寡言，但舉凡校內行政，經濟，人事等問題，他往往可以事先料到幾分眉目。這倒並非爲了他和校長

梁傑民有同窗關係，大半却是在××中學校執教已經快滿十五年；論資格，此校長本人至少也得加上五六個春秋；論為人，他對校務的熱心早已取得大部分同事的景仰和稱道。

因此，無心人出口的這句話，倒使有心人不由一怔。他們彼此默默的睇了一眼。這時候，校長梁傑民的宏亮的語音，開始在這間擠滿了人的小室內迴旋。

「各位先生，現在開會了。今天是一個盛大的節日，關於它的意義和紀念辦法，剛才在慶祝會上，我已經提綱挈領的說了一個大概。現在，還有許多方面請各位先生指教和補充，這是一個大才的大會固然極為隆重，但有些實際問題，因為時間的限制，尚未獲得相當的解答。而這些問題，譬如畢業考試，教育制度，生活與教育的關係，升學與就業，學生的出路等，確有加以研究的價值，這是二。此外，三十一年度第二學期，隨着盛夏的開始，即將結束，接踵而來的便是三十二年第一學期。在這新舊交替的日子，我們遵照汪主席今年二月在全國教育行政會議上訓示的幾點，認清我們教育工作者當前所負的責任，嚴格的檢討我們所作的一切，而努力展開未來的創造，這是三。

「還有，各位先生別忘了今天是我們大家的節日，學校當局因為經濟的限制，雖不能約請大家共飲三杯，却也準備的一點小意思：幾杯清茶和幾塊粗點心，希望大家坐在一塊兒，有說有笑隨便談談。」大問題也好，小事情也罷，我們是一律歡迎。回頭時間來得及，還要請各位先生到禮堂去指導和參觀歡送畢業生的遊藝會。現在，請隨便發言罷。」

一陣輕微的掌聲過後，大家的心裡反而平靜了許多。坐在西南角上的日語教師馮求實，因為家裡有一位太太和兩個小孩子，而且又逢着明天是舊曆端午，早上就在發愁月薪發得遲所引起起的層層困難，剛剛不知聽了誰傳出的消息，訓育主任劉塗昨天開

始「奉命」去通融一筆款，五月份的薪水或者至遲本日下午有着落。再加上校長梁傑民方才取下的一付「定神丸」，心裡說，「畢竟是小問題，小問題，」頓時釋然了許多，不由自主的端起了茶杯，又不由自主的連吸了二三口。

空氣雖由沉悶漸漸轉趨於舒暢，但起身發言的人却還是寥寥。大家有的只顧吸煙，有的儘管喝茶，有的怯生生取一把瓜子，却先去隣座茶杯旁邊放了些，這才不慌不忙的剝起來。

總之，彼此在觀察別人的動靜。

教務主任宋乃倫得有首先打破這種局面的必要，於是動手理着黑色條紋的領帶；乾咳了一聲，站起來開始道：

「校長既懇請大家發言，就請千萬不要客氣。別忘了我們原是一家人啊！」他攏正了衣衫。「兄弟偶爾被各位先生認為是一個『當家的』，其實個人才疏學淺，那敢虛膺這樣的名號？不過，在梁先生領導之下，以及各位師長同心協力以外，又添上一個『打雜兒的』罷了。……」

「客氣，客氣，客氣！」連最最愛說話的史地教師陳宇光也認為教務主任宋乃倫這段輕鬆的「開場白」很動聽。

宋乃倫三句話不離本行的追述了昨喚教務會議的經過和結果。這又是在多年熱心教育的梁傑民校長提議之下，由訓教主任和六位級任共同研究取得的結論：

一，遵奉國府意旨，全校於六月六日舉辦教師節慶祝會。
二，為響應「擊滅英美必勝運動」起見，決以各種方式消除英美麻醉思想及其在教育方面的毒害。

三，教導學生從事增產教育。

四，自三十二年第一學期起，擴充班次，建立新校舍。

五，保障校職員生活，改善全人待遇。

「這是校長的理想，同時也是大家之理想。俗語說得好，」

三副臭皮匠，合成諸葛亮」，要實現每個理想，就得要大家共同努力。……」教務主任宋乃倫破例講了這樣許多話，那付瘦長臉早已興奮的發了紅。

日新教員嗎求實一向愛說愛道，範圍不外留學時期的見聞和感想，但每次具有新鮮動人的材料，却是一種特色。他說中國教育和日本教育，除有別於「制度」以外，還有下列二點不一致：前者係脫胎自西洋教育，結果往往難免不適於國家實際需要，易犯專注形式的毛病；後者自明治天皇導倡維新以來，雖大量吸收西洋精華，却是吻和於實際的需要，絕無泛泛的流弊。其次，後者含有一種偉大的精神，最值得我們去模倣，便是愛國心的激發，或民族觀念的昂揚。日本國民在世界各地所表現的頂武氣概，委實一部份歸功於普遍的愛國教育。

「不錯，我們是一味看重皮毛，實際精神還得屬於我們的國，」英文教員趙淑貞首先表示同意。

「我們要從友邦學習的地方太多了，」教務主任宋乃倫也加上說，「今天要不是石川教官因病請假！我們怕還可以得到更多的指教呢。」

「我認爲有推廣和提高考試制度的必要，」修身先生胡誠之早就在跟隣座教員范敏開議判，這日不覺得怎樣一來，胡先生的聲音竟越發抬高了。其餘的人們不免有些吃驚。

「問題不在考試不考試，」范敏覺得這時既成爲重目的核心，也就亮一亮嗓子，斬鐵釘的說，「分科方是主要的關鍵。」他的苦衷是，基於多年教書的經驗，預備攻「文」的學生，像一片有刺的荊棘，妨害了許許多多科學人材的進路。

「我覺得文憑不足以表示一個大的真本領，只有嚴格的考試，才可以拔選優秀人材，負起改造國家的使命。」外號「乾脆」的胡誠之平時講書原以「確切」二字見長，現在又明快的表

示了他的見解。

校長梁傑民本不擬發言，鑒於這次的「難解難分」，只好說自「出馬」，算是替兩家和解。

「依個人看來，胡先生和范先生的意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怎麼說是一而二，二而一呢？」他飲了一口茶，這時休息室內一切又安靜下來，人們悄悄的把瓜子皮吐在地上，只有他的聲音像一面銅鑼似的嗚嗚的響。

「考試制度也好，實行分科也好，目的只有一個——造就真正切和中用現時需要的人材。儘管兩位出發點不同，目標却是一致的，畢業證書原是藉以判明一個人的資格，或所受教育的過程和限度。按理說，具有一定資格的人，當然具有一定的能力。然而事實上，這兩重關係往往「脫節」：一個毫無可取的人，憑了一張這樣的「證書」，反而可以「魚目混珠」，妄作非爲。這自然帶得加上很多別的原因，但我們在教育方面求真精神的不是，似乎才是鑄成這項大錯的根源。方才胡先生說廢除文憑普及考試就可以避免這種障害，但今後一切務必遵守「事實求是」的原則，又何必非此不可呢？反過來說，不以認真作事爲出發點，即使水準怎樣高，範圍如何廣，我們難道會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嗎？……」

「有理，有理，」修身教員胡誠之急於找機會分辯，多少默認了剛才的意氣用事。

「至於分科問題，」校長梁傑民一股作氣往下說，「個人也抱有同感。事實極爲明顯，初中姑且不論，高中最後一年的畢業生，想升學的，有些去投考文院，有的去投考理院。這中間的區別很大，不必個人來多說了。但先前既無所謂分科，結局不是落得所學非必欲，就是不欲也得學。這叫作兩下吃力不討好。想解決這個問題，似乎只有一個「分路揚鑿」的辦法。然而，請諸位

不要忘記，此外還有一部分學生，因為經濟原因不能繼續升學，只好找事情作伴。而一旦走出校門，竟束手無策，沒有一樣專長的攻藝。如果這批畢業生可以全部升入大學或專門學校，努力深造，以備將來獻身於國家，豈不是天大的美事？但事實却有（不論多少）一部分成問題。分科之外，這恐怕也是頗為棘手的事呢。總括起來，個人「姑妄言之」，我們多年所缺乏的，是一種認真精神。沒有它，我們才感到今日的危機。當前我們所要求的教育，必須以新國民精神為本位，排除盲目崇拜英美的「形式主義」，腳踏實地務求與生活打成一片……」說到這裡，校長梁傑民忽然聽見一陣整習的是音，門外人影一晃，三脚兩步搶進來的，却正是盼得衆人心焦的訓育主任劉塗。

「對不起，晚來一步，晚來一步。」說着，一面把草帽遞給聽差，一面放手拍擦汗。「真熱，腸腸節沒過，倒像已經暑了伏。國文教員吳岱這時正拿一根香（火柴「代用品」）點烟，眼睛可一個勁的在新來者神氣上下工夫，那根香不但沒點在烟捲上，幾乎碰着了他的鼻子。多虧初中部主任杜個眼明手快，一把奪過去，倒反而吓了吳岱一哆嗦。因為他們的四隻眼又遇在一塊兒，但已不復含有「怎麼樣？」的疑問，而是換了一付暗暗叫苦的模樣。因為，恰巧訓育主任同時湊在校長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這幾句話像符咒似的趕走了梁傑民固有的得意之色，這光景，在吳杜二位眼裡原是清清楚楚的。

四 馮先生的家

馮求實先生有很多好習慣，而據他的夫人陸佩華女士，對吳岱夫人黃靜貞女士說，有些歸之於馮先生早年留學日本時代的「陶冷」，譬如清晨作體操，吃生魚和半熟的蔬菜，飯後必須刷牙等。然而一部分却是地道的國粹，這就譬如像一年四季穿長袍子，

著便鞋。馮先生多年的主張是「中學為體，外學為用」，他的日常生活習慣，就是這個主張的最適宜的註解。此外，還有一個習慣，無分冬夏，每日必睡午覺。時間不算頂長，由四十分鐘到一小時左右，然而最切要的忌諱是，必須沒有絲毫聲音打擾。

馮太太原是女子專門學校的高材生，半年前，當她還不會懷有第三次身孕的時候，在女×中教過一點家政方面的課程。她雖有時難免和吳太太之流暗地發點小小的牢騷，埋怨丈夫吃了「脾氣古怪」的虧，寧願每月一百三十五元「啃粉筆末」，却死在不想到某機關去找同年生託「情面」。「其實這只消一開口，三五百元的差事總還靠得住。」馮太太，似乎早就看定了這着棋。但馮先生畢竟是一位「敝衣陋食」主義者，再加上一絲淡薄的「色即是空」的概念，愛妻的忠告因每每遭受詞嚴義正的拒絕。馮太太呢，除偶爾提出一些「男兒當自強」之類的敦促以外，終於不失為一個溫柔體貼的賢妻良母，而且即使略微有點兒怨言惡語，對於丈夫「養生之道」的午睡，却奉為天經地義一般，決無任何違抗的念頭。

但這一天馮先生醒來的時候，還只有兩點十分多，算來總共不過二十分鐘光景。因為天氣燥熱，加上從學校回家一路上的不快，似乎並未和太太交換一兩句話，胡亂吃了些白面糝玉米粉的「切條兒，倒下便睡，朦朦朧朧好像聽見夫人在刷鞋子，換衣服，此外還有一兩句吩咐孩子們的什麼話，因為一肚子不高興，懶得去過問，也就迷迷糊糊糊糊台上了呢。

「回來告媽媽，唔唔，媽媽打……」於是才恍然大悟，他是被三歲女兒珍珍的哭聲信給醒了的。她的哥哥，五歲的寶寶奪去了她的葫蘆花，想掛在自己身上，怪好玩兒的。結果却弄斷了絲線，一隻五彩絨線好的小粽子，落在地上，而珍珍一着急，沒留

神一閃驟壞了。這就是這場爭鬥的原因。

「寶，你媽呢？」馮先生稍一定神，劈頭就問。

「媽媽上街了，唔唔，得得搶！」珍珍一面噤咽，一面聲訴

「壞啦！爸爸再給珍珍買一串，珍珍頂乖，不哭。」馮先生抽下一條毛巾給女兒擦眼淚。「你媽呢？」他一回頭，發現兒子已經不見。「寶寶！」他厲聲喝道。一股初夏慣有的暑氣開始由窗外襲來，這排三開間「一明兩暗」的北屋破例有點兒熱烘烘。

馮先生的眼光從女兒眼上飄到沒有洗過的餐具，又飄到剛才親自買回的二十斤「配給」面，因為是黃白各十斤，口袋爛腰繫了一條繩，像一隻大葫蘆。最後到女兒臉下，她那兩隻酷似母親的又黑又大的眼睛，一閃一閃的發亮。

寶寶怯生生的溜進來，站在父親的前面犯人預備接受法官裁判似的，不十分自在的咬手指頭。

馮先生原有的怒氣似乎消了些，既動了慈愛之念，少不得語氣也隨著溫和下來。他之對待兒女，雖屬於信奉「打是親，罵是受」的一流，實際却反以打罵為下策。他的具體辦法是訓導，因為他認為每一個兒童，都有一顆赤子的心，過分嚴厲的處置只有引起孩子們的畏懼，而畏懼最有害於，純潔的靈魂。

因此，馮先生硬在咽喉裡的一句申斥的話，變成了五分責備，五分憐惜的三個字：「還不去！」

寶寶早已順手拾起那串紅紅綠綠小物件，重新替妹妹戴在頭上。嘴裡吐吐喃喃，又不知說了些什麼話。雖然這時已經不覺明還有報復與恫嚇的意思。「她媽回家來，打得得……」。

「見鬼，大熱天，究竟上哪兒去了？」馮先生自言自語的說。「珍珍，你媽啦？」這樣一問之後，自己聽着也未免可笑，他竟忘記；女兒不過是一個剛剛在學說話的孩子。

寶寶覺得有機可乘。

「哼，媽回來，早著哪！」

「媽媽打你！」

「媽走啦。媽不要珍珍啦。」寶寶故意逗她。

「爸爸！媽媽要不要珍珍？」

「說不要不要，誰高興騙你！」

「壞！討厭鬼，躲開這兒！」馮先生發現女兒又在抹眼睛，趕緊揮嘴說，「媽媽給珍珍買好吃的去啦。買粽子，買雞蛋，買糖果——」

「買葫蘆，」珍珍說。

「是的，買葫蘆花。」

「買一大轉。」

「對啦，一大串。」

沒得得會兒。」

沒哥哥的份兒。」

馮先生覺得女兒這半年說話進步確實很快，心裏不由一陣高興，正想把珍珍抱起來熱烈的親幾下。這時忽然看見馮太太提了一些大這小件走進來，便摸女兒的頭，跟疑問的飄了夫人一眼。

「這樣熱天，你發瘋了麼？」他問道。

馮夫人不慌不忙把買來的東西解開，好像沒聽見丈夫的問話，仍舊低着頭說，「這是寶寶愛吃的酥糖這是珍珍的草帽，新鞋子，她媽買給珍珍三週歲的禮物。」

「怎麼，佩華，你——？」馮先生略微有點兒見不住氣的叫起來。

馮太太忽然一怔，把一隻小小的新鞋子掉在地上。她惶惶熱熱的看了看丈夫，接着嘆喏一笑，委婉的解釋道：

「求寔，你倒來問我？你忘了，？明天是端陽節，也是小珍的三週歲生日。我看你今天心裏有事，用我自己手裡的錢，先買

了一點兒過節的東西。小珍的鞋子厚打算自己動手，可是這兩天精神不太好，連帽子一塊兒買下算了——」

「不錯，不錯，」馮先生搶着說，「我倒幾乎忘記了明天是她的生日。」

「多添一雙鞋子，究竟所費無幾，你看呢？」馮太太補充道
「很好，很好，」馮先生拾起地上的那一隻，「珍珍，看媽媽給你買來的新鞋子，新帽子快來呀！」

珍珍用長睫毛的大眼睛看了看爸爸，她滿足的笑了。

五 黃昏後

這是燥熱的一天，大地上蒸發着的熱的氣流。沒有一絲風，雖然是日落黃昏的時候，古城的人們還是連呼吸都顯得緊張。

馮求定先生終於和太太發生過差不多一小時的爭論。因為馮夫人把家裡自存的四十塊錢拿來買了過節的東西，小兒的鞋大帽子，結果剩下的五塊錢連這十幾天的煤帳都不夠開銷。她原想丈夫今天一定會領到上月的薪水，但事實却出於她的所料。馮先生呢，既沒拿到錢，眼巴巴明天就過端午節，那幾個債主可怎麼去對付？他本以為月薪已屬今天有着落，結果却不得不在失望之餘，又添上一層失望。看着太太盡管一個勁兒興緻勃勃，心裏就越發的不自在。一陣雜七雜八的閒話，將太太趕進了裡間屋，一聲不響彷彿也在那兒生悶氣。

一直到吃夜飯的時候，倒是馮先生，第一個向太太表示了「屈服」。

「到底怎麼個辦法，佩華，你想起來了沒有？」他認為當前的局勢既如此嚴重，也就沒有什麼吞吞吐吐的必要。

夫人伸長了脖子，好容易才有一點兒笑容。

「哼，慢不多，也得作作臉。否則譬如煤舖拿權的一旦停止

了供給，不說別的，單就這難堪，便受不了。」她直捷了當的說明了，她的音。

「那一共有多少呢？」

「這半個月來，煤大約是叫了四百斤，十來塊；香油二斤，花生油二斤，十幾塊；再加上，零零碎碎的開銷，譬如倒馬桶的節錢！房東的節禮之類，五十元也就夠了。」

「數目有限，去當衣服去，說是銀根緊，不寫價。只有一條路：借。——可是又跟誰去「張嘴」呢？」

「我想一會兒上大姐家裡去看看，」還是太太心眼兒來得快
「飯是已經熟了，菜呢？我買的有新上市的茄子，燻上它兩個，你看怎麼樣？」

「隨便什麼都可以，」馮先生抓起了帽子「我跟劉大炮去通融幾十，此公神通不以，似乎頗有辦法。——飯你們先吃好啦，不必等我。」

劉塗沒在家。他的大兒子說他同着宋乃倫一起出門了，馮求定問他們上什麼地方去，回答是：不一定，也許是校長家裡，也許還有另外的什麼去處。馮求定回身就走，連再見也沒顧得說一聲。

一進學校的大門，成羣的學生蜂擁地走出來，有幾個脫了帽子跟他打招呼。

「馮先生，您上哪兒？」

「您沒看遊藝會嗎，馮先生？」

他點點頭，只顧走他的路，有一個學生跑過來趕上他：

「馮先生，後天我們的日文怎麼考？幾道題？」馮求定有意無意的答應了一句：「唔，很容易的。」

您沒看遊藝會？真可惜！林碧華清唱的「貴妃醉酒」磅極啦
「另一個學生說。」

馮求是想狠狠的罵他兩句，却一心惦及着自己的當前大事，懶得費口舌，竟頭也不回的揚長而去。

留在身後的是一串哄笑。

校長家開門的老媽子只對他淡淡的說了一句：「上天津啦，七點五十五分的火車。」

他吃了一驚，心裡頓時掛上了一塊鉛。頭也不抬的抽身往後就走，却幾乎對面迎上來的兩個人衝了個滿懷。

這兩個人一胖一瘦，正是劉塗與宋乃倫。

「校長沒在家嗎？」教務主任似乎也覺得馮求是臉色不對，上天津啦。」

「天津？」劉塗倒退了一步，從口袋裡掏出一方雪白的手帕來擦着汗，大半天才喘過一口氣來。

馮求是對劉塗說：

「老兄可有什麼辦法麼？聽說您好像週轉頗為靈敏。」

週轉靈敏，我們還找他作什麼？」

宋乃倫看自己筆挺的西裝，聳一下肩膀，說：「教師節！爲什麼偏偏趕上，這麼個日子？」

「而且明天就是午端，眼看著連粽子都吃不上。」天已經慢慢黑下來。三個人一路走，一路你一言我一語訴說自己的困難，心裡也好像罩上了一層暗淡的陰影。

最後，劉塗擬議到公園去參觀演奏會：

「吳素秋，李香蘭不必說還有一個日本女明星表演歌舞，直是機會不可錯過了。」劉大砲到底直爽得多。他認爲事實如此，也只好聽天由命，得歡笑時且歡笑，不愧爲，真正的「樂觀派」。

馮求是却藉口孩子生病，不能奉陪。他一個人走回家，已經是滿院燈火，兩邊上露出一個小月牙兒。但自己的屋子還照舊黑洞洞，原來夫人已經帶着孩子們出去了，他喝了兩碗稀粥，就

坐在寫字台前，沉思起來，

他想寫一篇文章，題目是「從教師節說起」。打算由日本教育開始，說中國教育應有改革，尤其是教員的待遇和保障。今天上午校長梁傑民的演說，茶話會時的說話，使他發生了許多感想，如果把這篇論文投給報館一經發表出來，教育當局說不者定也有同感，而設法改進，甚致暑假以後便會有相當的成績。

署名呢，他也想妥了：一個教書匠。

六 尾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六日，首次教師節的這一天，由清晨，中午，黃昏而至深夜了。

通訊社的辦公室裡聚集了各方歸來的外勤記者，在報告和記錄這一天的見聞，其中有部多關於教師節的消息，最後，油印機印出了下印的一節：

教育乃國家的命脈，教育完善與否，直接影響國家興衰，而教師更爲教育事業之「執舵者」其責任重大，可想而知。教師生活一向清苦，談不到物質享受，而終始毫無懈怠，努力奮鬥者，除此神聖責職外，別無任何解釋，吾等一般國民，處此時宜，確應予領導青年，培植未來民族「生力軍」者以各種可能的慰安。國府有鑑於此，規定每年六月六日爲教師節，以喚起普遍注意。華北各方面本日特展開盛大慶祝，其熱烈情況，非紙筆可以形容於萬一。各級學校均懸旗誌賀，分別舉行紀念儀式。且值「擊滅英美必勝運動」第一日，各地慶祝氣氛濃厚。而各報紙雜誌，亦分別懸賞徵求教師節紀念文字。

這消息以各種傳遞的方式送到各處的報館。各編輯人却回到本日的所見與感觸，把它們排在了重要的地位，希望由明天起始，更能引起一般讀者的注意，而第二次教師節的來年，會有更大的成就。

書報介紹

親和力 歌德作長篇小說楊丙

譯辰

「親和力」是楊丙辰先生在事變後所譯的一部世界名著，這是歌德繼「少年維特之煩惱」一書的續篇，在那裡討論戀愛問題，這書所論為結婚與離婚問題，所寫事事很為動人，開近代歐洲小說之祖，華爾曼在「六十年終結自觀」中特別推事此書，以後研究之專文甚多。譯文為德文名家，更得心應手，使原著生色。原書於三十年九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四〇四頁。

貝殼 袁犀作長篇小說

這是作者所預備寫的長篇的第一部，長十二萬字，作者在前記中說「在這本小說裡，我寫了些知識青年男女的生活，寫着他們怎樣在生活裡沉溺，寫着他們的思想的混亂和迷惑，善變與矛盾。由於他們的教養造成他們的痛苦，由於他們的知識製作的罪惡，並且人性的醜惡的一面是怎樣的被人類的教育程度以及現代生活所掩飾而伸張着」。這就是這本小說的中心思想，在輕鬆的故事中含有一種深刻的意義。書係新民印書館「新進作家集」第一集，一九六頁，售價二元。

良田 雷妍作中篇小說

這是一本八萬字的中篇，作者描寫農村生活，「良田就是萬有之泉源」因為是地習受的鄉村生活，所以寫來特別動人，實在是一本沉默然而結實的作品，非空喊「鄉土文學」者的可比。書由藝術與生活社出版，一三五頁，一元八角。

魚 梅娘作短篇小說集

梅娘小說久為人所重視，她的短篇更令人親切。「魚」是在北方的第一結集，收近幾年來所寫的作品，有侏儒，魚，放，雨

中國文藝 書報介紹

後，一個性等篇。為新民印書館出版「新進作家集」第一種，新近出版，二百頁，價二元。

青龍滾 白峯作短篇小說集

「青龍滾」是作者第一個短篇集，他近來少有作品發表，但對創作很早就努力，這裡面收集的一共有母與子，雪地，小五，棄嬰，老曹，青龍滾六篇，都是從前在各雜誌上發表過的作品，作者文筆平實，善寫一般人民的生活故事，這書最近由作者自印，天津工商學院消費合作社發行，六十八頁，一元六角。

創作（本月刊）

「創作」半月刊是新近由南京「創作社」出版的一個小刊物，用四開報紙的幅面印出。第一期於七月十日出版。前有發刊詞，很坦白的說明了他們的態度，希望量與質並重：

爲了爭取量，創作的產生該不是一個多餘的。我們反對各立門戶，但我們不願踏入有門戶之見者的門戶，也不願與甘與禮拜六派禮拜五派爲伍的人爲伍，看他們爬到鴛鴦蝴蝶的翼上去，我們不得不以爲是五四以來新文學趨向之可恥的現象，可怕的階段爲了爭取量，創作社同人的自我要求是虛心，認真，刻苦。

第一期的文章有傅彥長的「無法避免的現實」，紀果「浴陽紙屢」。散文有章克標，林微音，魯賓，詩有路易士，夏穆天，潘柳黛，文娟等人，可說有王平的「四個吃麵朋友」另外的篇幅則容納劇與影的批評。那很可一讀。「創作」負責人爲王予，通訊處爲蘇州護龍街七百號。

作品（月刊）

「作品」於七月十五日由南京「野草書屋」創刊，主編人爲田野，這是一個純創作的刊物，很像從前新所編的「文叢」，不收理論及批評第一期的小說有東野平的「雪夜」，黃軍的「憂鬱的日子」，王予的「凝戀」及長篇夏穆天「旋風」連載。散文有蕭鳳「全果園」及陸拾「寂寞的院子」，詩有路易士「二月詩抄」。質量均極嚴肅整齊，是可注意的一本新刊物。

吐血是否危險

中西醫士診斷不同

治療方法如出一轍

摩登青年現在有着一種普通病症，就是失血，失血在我國也叫吐血，患的人，十有八九，跳不出死圈兒，其原因不外，療不得當，養不得法。

在十八九歲至二十五六歲的青年，正在情竇已開之時，受着都市的輝煌，金迷紙醉的誘惑，再接近幾個異性，交上幾個朋友，甚或結婚之後，度着每年如蜜月式的生活，最易罹腎虧之症。

按中醫論腎屬水，腎水缺乏，水不能尅心火，心火上炎而尅肺金，成爲虛癆而咳嗽，日久肺金火益，尅肝經之木，肝不能藏血，血無所藏即無經可歸，血不歸經，上逆於肺隨嗽而出，此乃失血之主因。

治療方法，必須先由根本入手，故欲治失血，必先滋陰補腎，清肺化痰同時再健脾開胃，飲食增加，再善爲保養，不則痊癒。

道學研究者，嘗謂腎爲財源，胃爲子利，腎不虧，胃無病，雖有小疾，決不有碍於性命。

西醫主張吐血是肺結核的一種現狀，病因多半爲體的結核菌在肺細胞內，破壞肺部組織，因此而吐血，結核菌所以猖獗之原因，不使人體內白血球減少。抗毒素減低所致，尤以維他命缺乏與荷爾蒙缺乏外其主要原因。

治療失血方法，不外增進白血球，以侵食結核菌，再以維他命荷爾蒙等營養品製劑，以增進體內抗毒素，增進白血球的方法，一面服用無機鹽類等藥品，而強化胃腸。增進食量，以攝食品中之補血成分，如此失血症可以痊癒。

講解雖然不同，其原理則一，按西醫所謂之白血球即中醫所謂之氣，維他命缺乏，即陰虛，荷爾蒙缺乏，即陽衰症，中醫之滋陰補陽，即西醫之增進維他命荷爾蒙，西醫之增進白血球，即中醫之補氣，以此論斷，學說雖然不同，其治療原理，則如出一轍。

由於以上斷定，失血並非不治之症，但因醫士未能澈底明瞭，日因循，才陷於不可救藥，如早服良藥，不但可以先期預防，且可病後治療。

唯今數第一良藥，只有若素，因爲若素是中國珍貴草藥爲君，佐以德國日本最高營養爲臣，本中西醫士之治療原理，以治療吐血，和預防失血，實有特別功效，按中醫論，有滋陰補腎，健脾開胃，清肺化痰之功，按西藥論，成分含有維他命，荷爾蒙，蛋白質，脂肪，炭水化物，無機鹽類，酵素……等，對於以上之某種人體原質缺乏所影響之病症，服用有偉効，此外如腎虧，飲食不進，消化不良，衰弱症，大腸乾燥，痢疾，均有特別功效。

若素效大價廉，小瓶八十四片，定可服用七日，中瓶三百片，可服用八十五日，大瓶一千片，可服用三月，總批發處：北京東單新開路若素公司，各大藥房均售。天津營業所，特別三區西錦路。濟南營業所濟南商埠緯三路。蒙疆營業所：張家口市至善街。

神經衰弱食量減少

服用若素已健康

榆次城內中街劉景然來函

敬啓者鄙人自幼入學，喜用功而不喜運動，終日埋頭案上孜孜不倦，有時竟至疲饋俱忘，以至神經衰弱，精力不足，食糧減少，精神不振，於茲數年矣！現在處身警界。終日公積堆積，更乏活動機會。上述各症，更加嚴重，有時竟頭暈眼黑，棄筆拋紙，昏倒於地，各種中西醫藥補針補丸，均無裨益，做人甚爲憂慮，以爲大病之期恐不遠矣！忽見報載，若素可治百病。吾祇以爲廣告欺人而不之信，後經友人談本人經驗作有效力介紹，故至本地藥房購一中瓶，按法服之僅五日則覺飯量增加，腦筋清醒，面色紅潤精神倍增，一種曩昔多年之沉痾，積病被若素掃除淨盡「去病延年返老還童」此言誠不欺也，鄙人於欣慰之餘，謹奉函鳴謝，專此函謝謹上。 若素製藥公司台照

中國文藝

第八卷·第六期

(第四八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五日出版·

本刊不轉翻 印字得費

編輯人 張 謙 笙

出版者 中國文藝社

北京西長安街三十五號

印刷者 武德報社印刷部

總發行 華北文化書局

北京王府井一一七號

分銷處 各地華北文化書局分局

本刊定價

| 購買辦法 | 零售 | 預定每卷 | 預定全年 |
|------|------|------|------|
| 冊數 | 1 | 6 | 12 |
| 定價 | 0.60 | 3.60 | 7.20 |

每月一冊·五日出版
每卷六冊
全年十二冊
(預定郵費在內)

本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除特約稿件外，並歡迎外稿。
- 二，來稿以純文藝創作翻譯論評文字為限，其他學術文章恕不刊載。
- 三，來稿以五千字以下為標準。
- 四，來稿本刊有修改權，不願修改者請聲明。
- 五，來稿經揭載後，本刊有優先用印單行本欄。
- 六，來稿除認為有必要者外，無論刊登與否，概不退還。
- 七，來稿經揭載後，略致薄酬，每千字由二元至五元，長篇另定。

強國必先強身

強身之道，首重強化呼吸器官之防護壁壘，蓋呼吸器病，又稱亡國疾病，偶一患之，往往纏綿牀第，經年累月，有為青年，等於廢物。維他命A能強化呼吸器之粘膜，防護結核及其他病菌感染為人所舊知之事。有此維他命，即一旦為其所犯亦能賦與抵抗病菌殖之要素。

強力維他命A D劑

「哈利巴」係由北太平洋深海所產之「聖魚」肝臟油塊煉成含有異常濃厚之維他命，其一粒中之A D力價實足與普通魚肝油一酒杯，雞蛋六個，牛奶一斤，牛油一磅豬肝之効力相等。外殼由極易消化之糖衣製成，毫無腥臭難服及妨礙胃腸等弊。

全國各藥房均有代售



聖魚肝粒 哈利巴

總經理處 北京西單 大街一六〇
株式會社 田邊公司

